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

点击上方图片，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禅修指南、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开启智慧，增长福德，成就菩提！

大方廣佛華嚴經淺釋

世界成就品第四

◎唐于闐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
美國萬佛聖城宣化老和尚講述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世」，就是所說的這個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這叫三世。「界」，就是方界，又叫方分。因為有一個界限，有一個方向這個分別，所以它叫方分。

這一個世界的成就，怎麼樣成就的？世界有所成就，就有所毀壞。那麼，總括起來講這個世界，「成」二十個小劫；「住」二十個小劫；「空」又有二十個小劫；「壞」也有二十個小劫。二十個小劫就是一個中劫，這四個中劫合起來謂之一個大劫。這個每一個小劫就是一千個劫合到一起，這叫一個小劫。

那麼，怎麼樣一千個劫呢？就是一增一減這叫一個劫。由人壽八萬四千歲，那麼一百年的生命減去一歲，身量的高度減去一寸，那麼減到人壽到十歲上再增。增也是一百年，身量的高度增加一寸，壽命增加一歲，這增到八萬四千歲。這一減一增這叫一個劫。有一千個這一個劫，叫一個小劫。二十個小劫叫一個中劫。四個中劫合起來這叫一個大劫。這是這個世界的成就，需要這麼長的時間。

「品」，那麼這一品它是在本經上文當第四品。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以佛神力，遍觀察一切世界海，一切眾生海，一切諸佛海，一切法界海，一切眾生業海，一切眾生根欲海，一切諸佛法輪海，一切三世海，一切如來願力海，一切如來神變海。

「爾時」：就是這個世界成就品開始說的時候。在這個時候這個「普賢菩薩摩訶薩」，他是菩薩之中的一個大菩薩。「以佛神力」：普賢菩薩他以法界為身，成就諸佛的功德，成就諸佛的神通變化，一切一切都和佛是無二無別了。可是他還是很自謙地，一切他都說藉著佛的力量，所以說「以佛神力」，藉著佛的神力，憑仗著佛的大威神力，「遍觀察一切世界海」：他普遍來觀察，來研究這一切世界海。這個世界怎麼樣它成就的？怎麼樣它又住？怎麼樣又壞？怎麼樣能空？這一切的問題，一切的道理，他把它研究得清清楚楚的。

「一切眾生海」：這個世界是怎麼樣成就？他明白了。那麼有世界有什麼用呢？這個世界是給眾生預備的，眾生好在這個世界上生存。那麼這個眾生不是一類的眾生，有種種眾生。這個眾生多得是數不盡那麼多，所以叫眾生海。這個眾生各有各的因緣，各有各的果報，所以這眾生海裏邊，也有很多的道理應該要知道的。

「一切諸佛海」：那麼這個世界有眾生了，眾生就有有智慧的；有智慧就要修行，要修行就會成佛。所以一切諸佛是從眾生所成就的。「一切法界海」：那麼這個世界不是單單就這一個世界，有十方的世界，也有十方的法界；盡虛空遍法界，所以叫「一切法界海。」那麼這一切法界海，普賢菩薩他也是普遍觀察；一切諸佛海，普賢菩薩也是普遍觀察；一切眾生海，他也是普遍觀察。

「一切眾生業海」：有了世界，又有了眾生，又有了諸佛，又生出這十方法界。那麼在這十方法界裏邊，眾生更多了。這一切眾生的「業海」：「業」就是所造的業。每一個眾生他所造的業也不同。這一業力，有善業有惡業。善業就是向上升的；惡業就是向下墮落的。

你造善，修五戒十善，就升到天上去。「十善」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這身的這個三惡不犯了；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這是口的四惡沒有了。你再不貪、不瞋、不癡，這意的三惡業也沒有了；三惡業沒有了，就變成三善業。意也變成三善業，是身也變成三善業，口變成四善業，那麼合起來這十善。十善就會升天；你要造十惡，就會下地獄。

這個十惡就是十善的一個反面；反過來就是十善，反過去就是十惡。眾生所造的業，就因為它沒有形相；如果這個業要有形相的話，把這個虛空早都給塞滿了。甚至於把這虛空都可以漲得破碎了，虛空都沒有。就因為它沒有形相，所以這還不需要預備一個地方來裝它。那麼眾生這個業海，是無量無邊的，所以叫「海」。

「一切眾生根欲海」：所有這一切眾生這個根，有的善根深的，有的惡根深的。善根深的人就

願意學習佛法，孝順父母、師長、三寶；這惡根深的就不孝順父母，不恭敬師長、三寶。「欲」，欲就是五欲。這五欲就是財、色、名、食、睡。第一願意要發財；第二願意要美色；第三願意有一個好的名；第四願意吃好的；第五就願意睡覺：這五種欲就是地獄的五條根。那麼這個根和這個欲，這是眾生的一種障礙。那麼你要把它變成善根，那麼就修道就有幫助。所以這根也是不同的，根欲。

「一切諸佛法輪海」：眾生有這多的根欲，這麼多的毛病。一切諸佛就有這麼多的法門，來輾轉教化這一切眾生，轉大法輪，演說八萬四千種的法門。「一切三世海」：那麼前邊所說這個世界海，只說這一個世界。那麼三世海，一切過去的世，一切現在的世，一切未來的世；在過去世有無量諸佛，現在世又有無量諸佛，未來世還是有無量諸佛，那麼即成這三世海。「一切如來願力海」：一切的佛，為什麼成佛呢？就因為他們都發過願，以這個願力來成就的，才成佛了。「一切如來神變海」：那麼佛成佛了，他就遂心如意，有一種神通變化，這種分別也是也多得不得了，所以叫「神變海」。

如是觀察已，普告一切道場眾海諸菩薩言：佛子，諸佛世尊，知一切世界海成壞清淨智不可思議，知一切眾生業海智不可思議，知一切法界安立海智不可思議，說一切無邊佛海智不可思議。

「如是觀察已」：這普賢菩薩，像前邊所說這一切的海，他普遍來觀察之後。「普告一切道場眾海」：他普遍宣說，告訴一切道場眾會，道場這個海會裏邊的大眾。「諸菩薩言」：這個大眾就是指的這一切的諸菩薩說的，說：「佛子，諸佛世尊，知一切世界海成壞清淨智」：告訴這一切的菩薩，他說，諸佛子你們知道嗎？「諸佛世尊」：十方三世一切諸佛世尊。他有這種的智慧能知道一切世界海，這所有的世界，「成」：怎麼樣成？怎麼樣又壞？怎麼樣它這個清淨？有這種的智慧。「不可思議」：這種的智慧是不可思議的，不是你可以用心思，用言來表達的。所以你們各位大菩薩，應該再往前求進步，來研究佛法。

「知一切眾生業海智」：這個諸佛他又能有這種的智慧，知道一切眾生的業、因緣、果報。造什麼業就受什麼報，所謂「如是因就如是果」：你種瓜就得瓜，種豆就得豆；種什麼因，就結什麼果。所以眾生你造什麼業，就受什麼果報。所以這個一切的眾生業海，諸佛世尊才有這種智慧，知道這個眾生這個顛倒相。知道眾生出家了，又要還俗；還俗了，又想出家。知道眾生不想死，他還一定要死。為什麼呢？有這種的業。知道眾生顛顛倒倒地，求名求利這種的顛倒的思想。「不可思議」：這真是不可思議！

「知一切法界安立海智」：他又有一種智慧，能知道一切的法界，怎麼樣地成功安立起來的，有這種的智慧。「不可思議」：這也是不可思議的。「說一切無邊佛海智不可思議」：他又能說「一切無邊」：每一位佛的這種智慧，也是不可思議。那麼普賢菩薩這告訴大眾，佛的這種種種的智慧。

入一切欲解根海智不可思議，一念普知一切三世智不可思議，顯示一切如來無量願海智不可思議，示現一切佛神變海智不可思議，轉法輪智不可思議，建立演說海不可思議，清淨佛身不可思議，無邊色相海普照明不可思議。

這個諸佛世尊，他有「入一切欲解根海智」：「入」也就是瞭解明白，明白一切眾生的種種的欲，種種的解，種種的根，這種的智慧「不可思議。」「一念普知一切三世智不可思議」：那麼在一念之中能知道過去、現在、未來這一切這三世的智慧。三世的這種因緣都知道，也不可思議。

「顯示一切如來無量願海智不可思議」：又能顯示出來十方三世一切如來的無量願海智。「無量」：沒有數量麼多。發的願猶如大海。那種智慧也是不可思議的。「示現一切佛神變海智」：又能示現一切諸佛的這個神變海的智慧，這是諸佛所有的。「不可思議」：也是不可思議的。「轉法輪智不可思議」：諸佛世尊用這種不可思議的智慧來轉妙法輪。「建立演說海不可思議」：那麼諸佛能建法幢，建道場，處處他能建立道場。「演說海」：能演說一切的佛法「不可思議。」「清淨佛身不可思議」：那麼諸佛世尊，他都能清淨佛身，也是不可思議的。「無邊色相海普照明不可思議」：這個無邊色相，現出種種的身來。「海」：現出那個身猶如海那麼多。「普照明」：放光照明一切的諸佛國土，這種的智慧也是不可思議的。

在這一個講堂裏頭，所有來聽經的人，多一分的誠心，就得到多一分的佛法的益處；少一分的誠心，就得到少一分的佛法的好處；沒有誠心的人，就得不到好處。我們每天念經，這都是能表示我們這個心的誠心、不誠心。你以至誠懇切的心來誦經拜佛，一點都不馬虎，那一定會有很大的感應。

有的人在這兒唸經就打妄想。打什麼妄想呢？打這個廚房的妄想：啊！我等一等喝一杯什麼茶呢？我等一等到廚房那兒燒一點開水來喝。這完全是沒有誠心的。你在這兒唸經打這個妄想。

尤其聽經，我看見好幾個人唸完了經，在這兒等著法師上座這個時候，就跑來跑去各處跑。這簡直地一點誠心也沒有，絕對不能接受佛法；你要接受佛法，怎麼可以這麼樣散，跑來跑去的？究竟你為的什麼？不跑可不可以？這是太沒有規矩了。這種習氣，你以為是沒有什麼問題？這要到十方道場去，這是行不通的。就在自己本地的道場，也不可以這麼樣放肆，這麼樣不守規矩。你為什麼不預先把所有的事情都辦好了它？等到唸完經，又跑到廚房去幹什麼？這要有

一分的誠心，也不會這樣子。

相及隨好皆清淨不可思議，無邊色相光明輪海具足清淨不可思議。

這個佛三十二相和這個八十種的隨形好，每一相都是清淨的，每一個好都是光明的，所以說不可思議。「無邊色相光明輪海」：這個佛又有無邊的色相，無邊的身。「光明輪海」，總有這個大光明輪，這光明輪也多得好像海一樣。「具足清淨」：這光明又具足清淨；這清淨又光明。「不可思議」：這也都是不可思議的境界。

種種色相光明雲海不可思議，殊勝寶燄海不可思議，成就言音海不可思議，示現三種自在海調伏成熟一切眾生不可思議，勇猛調伏諸眾生海無空過者不可思議，安住佛地不可思議，入如來境界不可思議，威力護持不可思議，觀察一切佛智所行不可思議，諸力圓滿無能摧伏不可思議。

「種種色相光明雲海不可思議」：現出種種的色相，無量無邊的。又現出種種的光明雲海，也是不可思議的境界。「殊勝寶燄海不可思議」：這種寶貝是都特別名貴的，特別殊勝的，不是一般的寶所能比的。那麼每一種寶都有一種火燄現出來，也是多得不可思議。「成就言音海不可思議」：那麼又有一種「成就言音海」：種種的語言都會說，種種的音聲都會現出來，不可思議。

「示現三種自在海調伏成熟一切眾生不可思議」：「示現三種自在海」，什麼叫「三種自在海」呢？這三種就是身、語、意：身也自在，語也自在，意也自在。這個自在就能調伏一切眾生，能成熟一切眾生。「成熟」：就是令眾生沒有善根的人，令他種善根；已經有善根的人，就令他增長；已經增長的人，就令這個善根來成熟；已經成熟的這個善根，就令他得到解脫。「調伏成熟」：「調伏」就是令這個剛強眾生都不剛強了；儘往那個邪路走的這個眾生，回來到正路上。這個調伏；調伏成熟一切眾生「不可思議。」這種境界也不可思議。

「勇猛調伏諸眾生海」：前邊那個調伏沒有勇猛；這個勇猛來調伏諸眾生。「勇猛」並不是說發脾氣來調伏眾生。勇猛就是用這個忍耐，用布施、愛語、利行、同事。這一切眾生他生來的這個習氣都是很深的，所以你和他要說幾句「愛語」。

愛語，就是令他歡喜聽的話，那麼他也就發菩提心了。你要給他一點什麼東西同他結結緣，他也就發菩提心了。你這做一點事情對他有利益的，他也發菩提心了。你或者在他一起做一樣的事情，他又發菩提心了。所以這勇猛不是說很大的脾氣，令這個眾生都怕了，令眾生一見著就像看見鬼那麼打顫顫；不是那樣子。也就是包括布施，叫他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這用這個六度方法來調伏一切眾生，調伏諸眾生海。「無空過者」：無論見到哪一個人；見著這個眾生對這個眾生就有一點利益，多少令這個眾生都會發菩提心，這叫無空過者。「不可思議」：這種境界也不可思議。

「安住佛地不可思議」：能常常住於佛地，就是修這個種種的佛的法門，來將來成佛，這不可思議。「入如來境界不可思議」：那麼明白如來這種境界，也是不可思議。「威力護持不可思議」：用這個威力護持眾生，護持佛法，這也不可思議。「觀察一切佛智所行不可思議」：觀察一切的佛的智慧，所修行的這個法門也不可思議的。「諸力圓滿無能摧伏不可思議」：這個一切一切的這個力量都圓滿了，就是佛的十力都圓滿。「無能摧伏」，沒有能可以勝得了的，沒有能可以破壞的，這種境界都是不可思議的。

無畏功德無能過者不可思議，住無差別三昧不可思議，神通變化不可思議，清淨自在智不可思議，一切佛法無能毀壞不可思議。如是等一切法，我當承佛神力及一切如來威神力故，具足宣說。

「無畏功德」：就是不怕功德多；功德越多越好。「無能過者」：沒有人能超過他的功德。「不可思議」：這個佛是福足、慧足，功德圓滿，都不可思議，得到這種的法。「住無差別三昧」：住於這沒有分別這種三昧，不可思議。沒有分別三昧就是遍一切處的三昧，不可思議。「神通變化不可思議」：你修行成功了有一切的神通變化，這都不可思議的境界。「清淨自在智不可思議」：你有一種清淨光明又自在這種智慧。你有了這種的清淨自在智慧，就不會顛倒了，不會盡打妄想了，不會盡很多的這種欲心了；沒有欲心了，清淨自在智不可思議。人類為什麼有那麼多貪心呢？就因為你沒有智慧，這個也貪，那個也貪；你要有智慧，把一切都看破了，有什麼可貪的呢？什麼都不需要貪。

「一切佛法無能毀壞不可思議」：你人修行一切佛法；就怕你不真地修行，你要真修行，就旁人怎樣譭謗你，破壞你，也沒有用的。

好像我們金山寺，固然有很多地方說我們這兒好，但是也有很多人說我們不好。不但外邊人，就連裏邊人，那個懶蟲和懶鬼、饞鬼、饞蟲，他都說不好。因為我們這兒事情太多了，沒有睡覺的時候，沒有談話的時候。所以那個好談話的，好睡覺的，懶的人就說我們這兒不好了，這個也不對，那兒也不好。他覺又睡得不夠，得不到這個睡覺的三昧，所以他說不好了。但是這個是他個人的問題。

要是現在向整個世界上來論一論，我們金山寺－－不是說我在這兒領著你們，讚歎自己這個地

方好－－沒有任何的國家，任何的地方，再有金山寺這麼樣子用功修行的，再有這麼樣地去做佛事的。全世界你找不出第二個地方來。所以無論你們哪一個人，你們切記，你不要盡想墮這個拔舌地獄。你走到什麼地方，也不可以破壞金山寺。這金山寺是金剛所造成的，你破壞金山寺將來一定墮拔舌地獄。

你不要以為口輕輕，隨隨便便就亂講話，說他們那個地方都不修行啊，或者那個法師在那兒都不知幹什麼？幹什麼？你是一個凡夫俗子你當然不知道幹什麼了；你要是開悟證果，你一天到晚在這個金山寺叩頭你都來不及了。你們這個自己不怕墮地獄，說金山寺怎麼壞怎麼壞；尤其那種的邪知邪見的人，這真是將來你預備好了這個墮拔舌地獄。不是我希望你墮拔舌地獄，你自己造成的。你盡來破壞道場。這個道場不可以破壞的；誰破壞道場，誰就要墮拔舌地獄。你無論哪一個，有一個算一個，你不怕墮拔舌地獄，不怕將來做啞巴，就破壞囉！但是金山寺你破壞不了的；金山寺這個法師你也破壞不了的。為什麼呢？他是無所求於人，怎麼樣都可以。Everything is
OK，你有什麼辦法？你沒有辦法。好和壞，那沒有關係的，沒有問題。你就信我、不信，信不信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個佛法無能毀壞不可思議。「如是等一切法」：像這樣一切法。「我當承佛神力」：我現在應該「承佛」，仰著佛的神力。「及一切如來威神力故」：和一切佛的大威神力。「具足宣說」：我現在把它詳詳細細地來對你們宣說。

（弟子的問話被剪。）

上人：哪個地方？「無所求於人」？我無所求於人，我無所求；我也不貪，我也不瞋，我也不不癡。你怎麼樣子也沒有辦法我。你就罵我都可以的，殺我也可以的。OK。你求什麼，你想要得到什麼嘛。

為令眾生入佛智慧海故，為令一切菩薩於佛功德海中得安住故。

普賢菩薩，他說要具足宣說這一切的諸法。為什麼要宣說這個諸法呢？就因為想要令一切的眾生「入佛智慧海故」：能以「深入經藏，智慧如海」。那麼智慧和佛無二無別，為這個緣故。又為的「令一切菩薩」：使令一切的菩薩，「於佛功德海中」：那佛所修的一切功德海的裏邊，「得安住故」：也行持佛所行持的功德，修佛所修的功德，圓滿佛所成就的這功德，令一切菩薩也都得到這種的功德。

為令一切世界海，一切佛自在所莊嚴故，為令一切劫海中，如來種性恆不斷故，為令於一切世界海中，顯示諸法真實性故，為令隨一切眾生無量解海而演說故，為令隨一切眾生諸根海方便令生諸佛法故，為令隨一切眾生樂欲海摧破一切障礙山故，為令隨一切眾生心行海，令淨修治出要道故。

這個，說這種法是為令一切世界海，所有的一切的佛「自在所莊嚴故」：他所莊嚴他這個國土，很自然地就莊嚴成功了。「為令一切劫海中」：又使令一切這個劫，長時間這個劫海裏邊，「如來種性恆不斷故」。「如來種性」也就是佛的種性，就令佛這個種子「恆不斷故」，常常地不會斷滅了。

「為令於一切世界海中」：令一切世界海裏邊，「顯示諸法真實性故」：在這個世界，一切都是虛妄的；在這個虛妄的裏邊顯出這個真如實性。這種真如的實性顯出來，顯出來這個不是完全都是虛妄的。「為令隨一切眾生」：又為著使令，隨著一切眾生「無量解海而演說故。」這個眾生「無量解」，就是眾生所明白的，有這種解力。那麼明白得多，他就會說多一點，明白少就會說少一點。「無量解海」：這個是大徹大悟的一種明白。「而演說故」：而演說一切的諸法實相。

「為令隨一切眾生諸根海，方便令生諸佛法故」：那麼又隨順一切眾生，恆順一切眾生，明白一切眾生的這一切的根性，「根性海」；明白他的根性了，然後用種種的方便法門，令他生出一種信仰諸佛這個法門，為這個。「為令隨一切眾生樂欲海，摧破一切障礙山故」：那麼又為的恆順眾生，隨順一切眾生這個「樂欲」，他所願意的，他所歡喜的。你懂得眾生所歡喜什麼了，就可以給他說法。「摧破」：把一切的「障礙山」，就是他這貢高我慢都給他消化了，把這個障礙山也都除掉了。「為令隨一切眾生心行海，令淨修治出要道故」：又為著恆順眾生一切的心，一切的行為這種的海。使令一切眾生都得到清淨修治，修行這個清淨法門。「出要道故」，出世這個要道，出離三界這個要道。

為令一切菩薩，安住普賢願海中故。是時，普賢菩薩，復欲令無量道場眾生歡喜故，令於一切法增長愛樂故，令生廣大真實信解海故，令淨治普門法界藏身故，令安立普賢願海故，令淨治入三世平等智眼故，令增長普照一切世間藏大慧海故，令生陀羅尼力持一切法輪故，令於一切道場中盡佛境界悉開示故，令開闡一切如來法門故，令增長法界廣大甚深一切智性故，即說頌言。

為著令一切菩薩，也都安住在普賢菩薩的願海中，所以要為眾生說法。「是時，普賢菩薩」：在這個時候，普賢王菩薩，「復欲令無量道場眾海」：還要想令無量無邊十方諸佛剎土，這個所有佛的道場大眾海會都生歡喜的緣故，也來說法。

「為令於一切法增長愛樂故」：人呢，你看發脾氣的時候，脾氣很大；要是學佛法有像發脾氣那麼大的那個勇猛心，一定會成佛的。你好修行這個心，好像你那個欲心那麼重，那也一定會成功的。你學佛法的心，有像男女談戀愛這種愛情那麼重要，也早就成佛了。可惜人就對於世間法那麼重，對於出世的佛法總是輕的。那麼，現在令你增長愛樂這個佛法的這種的思想。

「令生廣大真實信解海故」：令一切眾生生這「廣大真實」，實實在在地來信，有一種信心，明白這種海。

「令淨治普門法界藏身故」：令修行這個普門法界這個藏身法，就是盡虛空遍法界都是我這個身體。所以為這個，普賢菩薩來說法。「令安立普賢願海故」：令一切眾生都安位在普賢這個大願海裏邊。「令淨治入三世平等智眼故」：令一切眾生都修行來入這個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那麼都平等這種智慧眼，得到這種智慧眼。「令增長普照一切世間藏大慧海故」：令所有的眾生都增長這個智慧。「普照一切世間藏」：這個世間所有的地方都照到了，這種大智慧海的緣故。「令生陀羅尼力持一切法輪故」：令生出這種總持力；總持力能修持一切的佛法輪，這種緣故。

又使「令一切道場中，盡佛境界悉開示故」：所有一切道場，都得到佛所有的境界，來開示一切眾生。「令開闡一切如來法門故」：令把佛的法門都開開來闡揚，令一切眾生都得到這一切佛法。「令增長法界廣大甚深一切智性故」：令一切眾生都增長，猶如法界那麼廣大甚深那樣的智慧性，得那種的智慧的自性。那麼普賢菩薩，隨著就用偈頌來又說一說這個意思。

（因剪去英語對話，故下面的話又是斷斷續續的。）

上人：……現在可以談，平時我沒有時間談話。平時我每一天，有我自己要做的事情，甚至一秒鐘的時間要浪費了，我這個所做的事情就做不完了，所以我的時間是很忙的。那麼現在大家討論問題的時候，誰要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出來研究研究。願意談話，我們就隨便談話的樣子，什麼都可以說，只要不罵人就可以的。

……他地位並不高，和一般的菩薩是一樣的，但是他願力大；他修行的行力大，叫大行普賢菩薩。願力又大，他發這個十大願王，那麼他所以做諸佛的長子。在一切菩薩之中，他是可以說是最高了。這個普賢菩薩，觀音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地藏菩薩這四位大菩薩，這是菩薩之中的最高的領袖。所以他們這個境界都不可思議的。

他這個力量，也可以說是佛加被他的力量，還要他自己修行的力量——自己修行肯用功，肯發願。他發的願一般菩薩都沒有發過的，都沒有他發的那麼大。那個盡虛空遍法界－－你看看那個《普賢行願品》，也是這《華嚴經》最後那一品，那就是說他這種的修行，這種的願力，你就明白了。他那是沒有其他菩薩可以比得了他的，所以在《華嚴經》他是一個法主。他是諸佛的長子，最大的弟子。

……懂了嗎？……要不太懂，那就研究那個《普賢行願品》就懂了。你這個問題是非常好的，你是替著大家來問的，我相信很多人對這個問題都不懂的。那麼你能以替大家來問這個問題，這是善哉！善哉！……你們每一個人到研究問題的時候，有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問，但是要有意義的，不要七扯八拉地，那麼一點意思都沒有。「哦！師父那個蛤蟆怎麼有兩個眼睛啊？」我怎麼知道牠怎麼有兩個眼睛？

智慧甚深功德海，普現十方無量國，隨諸眾生所應見，光明遍照轉法輪。
十方剎海叵思議，佛無量劫皆嚴淨，為化眾生使成熟，出興一切諸國土。

「智慧甚深功德海」：普賢菩薩說明了為什麼要說法。這是這個佛的智慧是甚深，佛的功德猶如大海，智慧和功德都不可思議。「普現十方無量國」：能以普遍示現到十方一切的諸佛國土去。「隨諸眾生所應見」：這種的因緣，隨著一切眾生所應該見著的，那麼他就見著。「光明遍照轉法輪」：那麼佛這個智慧光明遍照法界，「轉妙法輪」。

「十方剎海叵思議」：這個十方的國土太多了，所以叫剎海。「叵思議」就是你不能來明白它，不可以想像它，就是不可思議。「佛無量劫皆嚴淨」：這個佛在無量劫以前，他令這個剎海諸佛國土都莊嚴清淨。「為化眾生使成熟」：為著教化一切眾生，令這一切眾生這個菩提果都成熟了。「出興一切諸國土」：所以佛才不怕麻煩，不怕辛苦，出興到所有的一切剎海的國土去。

佛境甚深難可思，普示眾生令得入，其心樂小著諸有，不能通達佛所悟，
若有淨信堅固心，常得親近善知識，一切諸佛與其力，此乃能入如來智，
離諸諂誑心清淨，常樂慈悲性歡喜，志欲廣大深信人，彼聞此法生欣悅。

「佛境甚深難可思」：這是說的佛的境界妙不可言，沒有再比佛的境界再妙的，也沒有比佛境界再深的。「難可思」：你就是用思想來想一想都想不到的。「普示眾生令得入」：可是雖然這麼樣子不容易明白，那麼佛還是要把它來普示給一切眾生，令一切眾生都得到明白這個道理。

「其心樂小著諸有」：這所有一切的眾生，他的心裏都是好小乘法，好這個小的境界；大的境界他就不懂了。「著諸有」：著到這個三界二十五有上，著到這一切有上；執著這個諸有不能放下，所以「不能通達佛所悟」。因為他執著這個諸有，所以就不明白佛所演說這種法，他不能領悟，不能明白。「若有淨信堅固心」：假設要有這個眾生，他具足這個清淨的信心。「淨信」，就是沒有懷疑心。「堅固心」就是非常地認真堅固。「常得親近善知識」：那麼有淨信堅固心的這種人，能常常「親近」，就是不離開善知識，親近善知識。

你人修道一定要有善知識。善知識是你的法身慧命，能令你智慧增長，所以你必需要親近善知識；可不要親近惡知識，那惡知識他令你思想顛倒的，令你迷的。這個善知識令你沒有顛倒的思想，令你明白不迷，所以你有正知正見。那個惡知識呢，就叫你有這個惡的知見。那麼什麼叫善知識教化？譬如，教你忍，教你讓，教你不和人鬥爭，這都是善知識教化人的方法。如果他教你和人鬥爭，或者爭名爭利，沒有一種忍耐心，不去實實在在修行，只在這個口頭上講好話，是盡做一些個不正當的行為，這就是惡知識。所以這個善知識、惡知識，人應該要知道的。

還有，這個善知識他是沒有自私心的，那個惡知識他是專門是自私，妒忌人，障礙人，怕人好過自己。這個善知識時時都讚歎其他人，稱讚其他人，恭敬其他的人，不會有一種妒忌障礙。在這個地方，你就能分別出善知識和不善的知識。

「一切諸佛與其力」：那麼一切佛給這一類的眾生的力量，令他能早出輪迴。「此乃能入如來智」：那麼有了這個力量了，才能得到如來的智慧。「離諸諂誑心清淨」：這個修道的人就不諂，離開一切的諂媚。怎麼叫「諂媚」呢？就是向人家去拍馬去，向人家去說好話、諂媚人，現的那種很不莊嚴的那個樣子去迷人去；去迷人呢，令人一見著就迷了。你說什麼他都聽了。迷人，那就叫諂媚。

諂媚是──「啊！你真好啊！」他用那一種語氣和表情這個樣子。「表情」，就是他那個態度，他那個 style
令你，哦！一定要聽他話。就好像去年來的某某人，你說他那個樣子就令你迷，就是就是那樣子，那叫諂媚。

可是諂媚的人呢，到什麼地方就有人歡喜；你不諂媚的人，到什麼地方人都很討厭的。好像我到什麼地方，人人都說我的壞話，說我怎麼樣好、怎麼樣不好；怎麼樣不好這是真的，我不好是真的，不要人家說，我自己也知道。那麼，所以為什麼我不好呢？就因為我不會諂媚，所以沒有法子「好。」

「誑」就是打妄語，盡打妄語。「心清淨」：這個「離諸諂誑心清淨」，心裏就能清淨了。你要是盡來向人拍馬屁諂媚，見人家有錢的就來──哦！甚至於要給人跪下叩個頭。一見著有錢的居士，就走路都邁不動步了，這心裏就不清淨了。好像我們那個果（某人），根本來客人也不需要他陪，他就跑到客堂去和他那個弟弟……。因為我到南美去，他這就橫行起來。來了，他看這人是有錢的，喔！他就跑那兒巴結人家，甚至於給人家幾幾乎就叩頭作揖那個諂媚的樣子，好得到人家幫助他。做什麼，我不知道。

「常樂慈悲性歡喜」：沒有諂媚的這種心的人，他常常快樂的。因為他心裏沒有不滿足的事情。他沒有貪心；沒有貪心他就常常快樂。常常快樂他心裏還慈悲，性還歡喜；時時都有一種歡喜，覺得不會有脾氣。就遇著什麼事情，雖然他－－你看他好像有脾氣，實際上他沒有的。這個他心常常地快樂、慈悲、性歡喜。「志欲廣大深信人」：這個志和這個願力，「廣大」，是最大的。「深信人」：有深信心這種人。「彼聞此法生欣悅」：那一種人聽見這種不諂媚的這種法，他心裡就生出了歡喜心來了。

安住普賢諸願地，修行菩薩清淨道，觀察法界如虛空，此乃能知佛行處。
此諸菩薩獲善利，見佛一切神通力，修餘道者莫能知，普賢行人方得悟。

「安住普賢諸願地」：說這個修行，要住於賢普菩薩這個大願裡邊。「修行菩薩清淨道」：住於普賢菩薩所發的大願，那麼才能修行這個菩薩所修行的這個清淨的道。「觀察法界如虛空」：能觀察這一切的法界，都猶如虛空一樣。「此乃能知佛行處」：像這樣子去修行，你將來一定會知道佛所修行的這個法門，和佛所得到的這個果位。

「此諸菩薩獲善利」：說這一切的菩薩在這個法會裡邊，都得到這個善利，得到好處了。得到什麼好處呢？他能見到佛一切的神通力量。「修餘道者莫能知」：你要是修行其他的法門的，不容易知道這種的境界。「普賢行人方得悟」：唯獨你修行普賢菩薩這個願的才能得到，明白這種的境界才能開悟。

眾生廣大無有邊，如來一切皆護念，轉正法輪靡不至，毗盧遮那境界力。
一切剎土入我身，所住諸佛亦復然，汝應觀我諸毛孔，我今示汝佛境界。
普賢行願無邊際，我已修行得具足，普眼境界廣大身，是佛所行應諦聽。

「眾生廣大無有邊」：所有的眾生也是很多很多的，所以說廣大無有邊。「如來一切皆護念」：可是雖然眾生那麼多，沒有邊那麼多，佛呢，所有的眾生佛都護念，護念一切眾生。「轉正法輪靡不至」：佛所轉的這個法輪是正法輪，所有的地方都到，沒有一個地方不到。就是盡虛

空遍法界，諸佛都是在那兒轉大法輪呢！「毗盧遮那境界力」：這種的境界是毗盧遮那佛的境界，和這個願力所成就的。

「一切剎土入我身」：普賢菩薩他說「一切剎土」，所有十方諸佛剎土皆入我身，到我這一個身體來。「所住諸佛亦復然」：在這個盡虛空遍法界所住的這個諸佛，在那兒轉法輪，也都到我這個身體上來。「汝應觀我諸毛孔」：你們各位，這一切的菩薩，你應該觀察觀察我這個身上這一切的毛孔裡邊。「我今示汝佛境界」：就在我這個每一個毛孔，都有十方諸佛在那兒說法，在那兒轉法輪，所以這是佛的境界，你應該明白。

「普賢行願無邊際」：這個普賢菩薩修行這行門和他這個願力，沒有邊沒有際的。「我已修行得具足」：我普賢菩薩已經修行這種的行願，具足圓滿了。「普眼境界廣大身」：這普遍能觀察一切的境界，這廣大的身。「是佛所行應諦聽」：這是佛所修行的一種行門。你們各位都應該審諦而聽，就是特別注意啊，不要馬馬虎虎地，要好好地聽。

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告諸大眾言：諸佛子，世界海有十種事，過去現在未來諸佛，已說現說當說。何者為十？所謂世界海起具因緣，世界海所依住，世界海形狀，世界海體性，世界海莊嚴，世界海清淨，世界海佛出興，世界海劫住，世界海劫轉變差別，世界海無差別門。諸佛子，略說世界海有此十事，若廣說者，與世界海微塵數等。過去現在未來諸佛，已說現說當說。諸佛子，略說以十種因緣故，一切世界海，已成現成當成。

在這個時候，「普賢菩薩」，這菩薩之中的大菩薩。「告諸大眾」：他告訴一切的在海會的大眾說了。「諸佛子」：你們諸各位佛的弟子。「世界海有十種事」：這世界海有十種的事項，應該要知道的。「過去、現在、未來」：這個諸佛都是已經說過了，或者現在在說，或者當來他再說。

「何者為十」：什麼是十種呢？「所謂世界海起具因緣」：世界海怎麼樣生起的，怎麼樣成就的，這種因緣。「世界海所依住」：世界海它所依住的是什麼？這個「世界海形狀」：這世界海的形狀都有什麼？「世界海的體性」：世界海它以什麼為體性？「世界海莊嚴」：世界海它怎麼樣莊嚴成就的？「世界海清淨」：這個世界海怎麼樣的清淨？「世界海」這個佛怎麼樣出興於世？這個世界海「劫住」，那麼成多少個劫？住多少個劫？壞多少個劫？空多少個劫？「世界海劫轉變差別」：世界海這個劫又怎麼樣能轉變？又怎麼樣有一種的分別性？「世界海無差別門」：世界海和世界海又怎麼樣沒有分別，這種的門。

「諸佛子」：你們各位佛的弟子。「略說世界海」：我略略地說這個世界海「有此十事」：有這個十種的事項。「若廣說者」：假設要詳細說。「與世界海微塵數等」：這個要詳細說，這個世界海與世界海就有微塵數那麼多。「過去現在未來諸佛」已經說，現在說，當來說。「諸佛子」：你們各位佛的弟子。「略說以十種因緣故」：我再說一說有十種的因緣這種的緣故。「一切世界海，已成現成當成」：所有一切的世界海，已經成就的，或者現在成就，或者當來成就的這種因緣，我再給你們說一說。

何者為十？所謂如來神力故，法應如是故，一切眾生行業故，一切菩薩成一切智所得故，一切眾生及諸菩薩同集善根故。

這個世界海成就也是有十種的因緣。什麼叫十種的因緣呢？「所謂如來神力故」：就是一般人所說的，這是佛的神力所成就的這個世界海。「法應如是故」：這個法就應該這樣子。法爾如是，這法就應該是這樣子。這個世界海的法就應該這樣子，所以它成就。「一切眾生行業故」：這個世界海又是一切眾生所做的事情，所造的這個業所成就的，眾生的行業也成就這個世界海。「一切菩薩成一切智所得故」：這一切菩薩他所成就的一切智慧，所應該得到的這種境界，這個世界海也成就。「一切眾生及諸菩薩同集善根故」：這所有的一切眾生和一切的諸菩薩，大家共同集聚這個所有的善根，成就的這個世界海。

一切菩薩嚴淨國土願力故，一切菩薩成就不退行願故，一切菩薩清淨勝解自在故，一切如來善根所流，及一切諸佛成道時自在勢力故，普賢菩薩自在願力故。諸佛子，是為略說十種因緣，若廣說者，有世界海微塵數。爾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承佛威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

「一切菩薩嚴淨國土願力故」：這種的因緣是所有十方三世一切的菩薩，莊嚴而清淨他自己的國土，他發的願力這種的緣故。「一切菩薩」：所有一切的菩薩。「成就不退行願故」：他成就他的念不退，位不退，行不退，這三不退的這種願力的緣故。「一切菩薩」：所有的一切菩薩。「清淨勝解自在故」：他也得到清淨勝解，也得到自在這種緣故。「一切如來善根所流」：這一切的佛他所集聚的善根。「及一切諸佛成道時自在勢力故」：和一切佛成道那個時候，有一種大威神力，有一種自在的勢力的緣故。

「普賢菩薩」，還有普賢菩薩「自在願力」：他自在這種願力的緣故。「諸佛子」：所有這一切佛的弟子。「是為略說十種因緣」：普賢菩薩說，這是略略地說這個十種的因緣。「若廣說者」：假設要詳細來說的話，「有世界海微塵數」：有世界海微塵數那麼多的因緣，說不完那麼多。

「爾時」：當爾之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他願意再把這個義理說它一遍。「承佛威力」：他仰承著諸佛的威神力。「觀察十方」：他仔細觀察十方「而說頌言」：用這個偈頌又把

這個意思說一說。

所說無邊眾剎海，毗盧遮那悉嚴淨，世尊境界不思議，智慧神通力如是。
菩薩修行諸願海，普隨眾生心所欲，眾生心行廣無邊，菩薩國土遍十方。
菩薩趣於一切智，勤修種種自在力，無量願海普出生，廣大剎土皆成就。
修諸行海無有邊，入佛境界亦無量，為淨十方諸國土，一一土經無量劫。

所說的這個「無邊眾剎海」，「無邊」就是沒有窮盡，沒有完這麼多的諸佛剎海。「毗盧遮那悉嚴淨」：這個毗盧遮那佛他嚴淨這一切的諸佛剎土。「世尊境界不思議」：所有佛的境界是不可思議的。「智慧神通力如是」：他的智慧和一切的神通變化，和這個所有的十力，這都是不可思議的。

「菩薩修行諸願海」：那麼菩薩在修道的時候，要修一切的願。發願呢，願多得猶如海一樣。「普隨眾生心所欲」：他隨順一切眾生。眾生心裏所願意什麼，菩薩就滿眾生願。「眾生心行廣無邊」：眾生這個心和他所有的這一切的行為，是廣無邊的。那「菩薩國土遍十方」：眾生廣無邊，菩薩的國土也廣無邊，所以眾生都住於菩薩的國土上。

「菩薩趣於一切智」：這菩薩將來他趣向成就一切的智慧。「勤修種種自在力」：他很勤儉地，不懶惰地來修行一切種種的自在這個力量。「無量願海普出生」：這個所有的一切神通變化，都由這個無量的願海所生出來的。「廣大剎土皆成就」：所有的十方國土，都是由菩薩的願力所成就的。

「修諸行海無有邊」：菩薩所修的這行門，這個行願，沒有邊際。「入佛境界亦無量」：所以他得到佛的境界也是無量無邊的。「為淨十方諸國土」：因為想要清淨莊嚴十方諸佛國土。「一一土經無量劫」：每一個國土都經過有無量劫那麼長的時間。

眾生煩惱所擾濁，分別欲樂非一相，隨心造業不思議，一切剎海斯成立。
佛子剎海莊嚴藏，離垢光明寶所成，斯由廣大勝解心，十方所住咸如是。

這所有一切的眾生，都被這個煩惱所擾濁；眾生如果沒有煩惱，那就和佛是一樣的。就因為這無明煩惱所纏繞著，所以就屬陰，屬染污，變成濁。「分別欲樂非一相」：眾生所貪欲的，所願意這種快樂，不是一種相，是多種，無窮無盡那麼多種。「隨心造業不思議」：那麼眾生他都隨著他自己這種的欲念，隨著欲念就造種種的業；造種種的業就會受種種的果報，所以這都是不可思議的。「一切剎海斯成立」：那麼所有一切十方諸佛國土，諸佛這個剎海，也就因為眾生這種業力所造成的。「佛子剎海莊嚴藏」：普賢菩薩就說，你們各位佛的弟子。

這個有「佛子」的地方，都應該翻譯成「佛的弟子」，不應該翻譯成「佛的兒子」。佛是出世者，只有弟子，沒有兒子。

這個佛的弟子，在諸佛的剎海莊嚴藏，莊嚴這個清淨藏。「離垢光明寶所成」：佛這個剎土是離垢的。「離垢」就離一切染污法，就眾寶所莊嚴，所以就有光明。「寶所成」：這一切眾寶所成就的。「斯由廣大信解心」：這種的剎土是寶所成。這就因為在因地修行的時候，有廣大的信解心；有廣大的信解心，所以這個剎土就有七寶莊嚴。「十方所住咸如是」：這個佛到盡虛空，遍法界這個十方的地方去住去，住這個佛的剎土。「咸如是」，都是這樣子。

菩薩能修普賢行，遊行法界微塵道，塵中悉現無量剎，清淨廣大如虛空。
等虛空界現神通，悉詣道場諸佛所，蓮華座上示眾相，一一身包一切剎。
一念普現於三世，一切剎海皆成立，佛以方便悉入中，此是毗盧所嚴淨。

所有一切的菩薩都，要是如果能修行普賢這個行門，這是最好的。能修行普賢菩薩這種的行門，就能「遊行法界微塵道」，就能在這個盡虛空，遍法界，所有的微塵裡邊都去遊行去。每一粒小的微塵裡邊，都可以在裡邊轉法輪教化眾生，顯現大神通。「塵中悉現無量剎」：在每一粒微塵裡邊，能現出這個十方無盡無盡那麼多的諸佛國土，在每一粒微塵裡頭現出來。「清淨廣大如虛空」：在那一粒微塵裡邊都是清淨莊嚴的，也「廣大」，猶如虛空一樣。

「等虛空界現神通」：在盡虛空遍法界，佛都現出來大神通。「悉詣道場諸佛所」：你修普賢的行，能以遍入微塵去轉大法輪。那麼你所現的神通都和這虛空一樣，你能到每一個諸佛在那兒說法教化眾生那個道場裡邊去，去親近供養那個諸佛。「蓮華座上示眾相」：你能坐於這個蓮華師子座，示現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一一身包一切剎」：在你每一個身都包羅，包括著諸佛一切剎土。

「一念普現於三世」：在這一念之中，可以把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都現出來，現出三世的這種時間。「一切剎海皆成立」：那麼一切諸佛的這個剎海，成就而建立了。「佛以方便悉入中」：佛用這個方便法門到這個佛剎裡邊來。「此是毗盧所嚴淨」：這是毗盧遮那佛他所莊嚴，願力所成就的。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一一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塵數所依住。所謂或依一切莊嚴住，或依虛空住，或依一切寶光明住，或依一切佛光明住，或依一切寶色光明住，或依一切佛音聲住，或依如幻業生大力阿修羅形金剛手住，或依一切世主身住，或依一切菩薩身住，或

依普賢菩薩願所生一切差別莊嚴海住。諸佛子，世界海有如是等世界海微塵數所依住。爾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承佛威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

當爾之時，這「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又對著大眾這海會的菩薩說了。「諸佛子」：說你們這各位佛的弟子。「一一世界海」：每一個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塵數所依住」：每一個世界海又有世界海那麼多的微塵數所依住，依住這個世界海。「所謂」就是所說的。「或依一切莊嚴住」：有這個世界海它依一切的莊嚴而住。「或依虛空住」：有這個世界海或者依空而住，依著虛空住。這都是不可思議的一種境界。「或依一切寶光明住」：或者有這個世界，它依靠著一切的寶所發的光明而住。「或依一切佛光明住」：或者有這個世界，就依靠著佛的光明而住。「或依一切寶色光明住」：或者有這個世界，它依靠著這一切的寶的顏色光明而住。或者有這個世界海，它「依一切佛音聲住」：依著佛所宣說這個法音而住。

或者有這個世界海，「如幻業生大力阿修羅形金剛手住」：或者有這個世界海，以「如幻業」，就好像做戲這種的遊戲神通的業「生大力。」在這其中有這個「大力阿修羅王形」，有這種的形或者金剛手，依這個阿修羅王這個金剛手而住。「或依一切世主身住」：或者有世界海依這個「世主」，世間主，或者佛或者菩薩「身主。」「或依一切菩薩身住」：世主就是佛身；菩薩就是佛的弟子，或依這個菩薩身而住的。「或依普賢菩薩願所生一切差別莊嚴海住」：或者依靠著普賢王菩薩他所發的這個願，生出來的這一切差別莊嚴海住。

「諸佛子」，你們各位佛的弟子。「世界海」：所說的這個世界海「有如是等」：有像前邊所說這一切的世界海那麼多的「微塵數所依住」：微塵數那麼多的世界海所依住。「爾時，普賢菩薩」：當爾之時這普賢王菩薩，他「欲重宣其義」：他願意再說一說這個長行的這個所說的這個道理。「承佛神力」：他仰承著十方諸佛的大威神力，「觀察十方」：他研究這個十方的眾生，這個所應該說的這個法的機宜，「而說頌言」：又說出這個頌言來。

（下面的英語部分被剪。）

有什麼問題？「遊戲」就是各處玩一玩；「神通」就是用神通各處去玩一玩。無所謂什麼是功夫。那就是一種神通。三昧是一種定，遊戲的定。「遊戲三昧」就是雖然遊戲，還是在定裡頭。他就是無所執著，所行所做都是為的教化眾生，沒有一種執著。

遍滿十方虛空界，所有一切諸國土，如來神力之所加，處處現前皆可見。
或有種種諸國土，無非離垢寶所成，清淨摩尼最殊妙，熾然普現光明海。

這個《華嚴經》的境界，都是不可思議的境界，所有這個長行和重頌，都是不可思議的。你要按著你的思想去想，根本就沒有這個道理。怎麼可以在一粒微塵裡頭，又能容下十方盡虛空，遍法界的這個國土，都在這一粒微裡頭容納著？十方法界盡虛空，遍法界是那麼地樣子多，那麼樣地大，一粒微塵是那樣地小，那麼樣子地少；怎麼可以把這麼多，這麼大的東西，容納在這一粒微塵裡邊？這是凡夫的思想所不能相信的，可是這種境界是絕對是真實的。

那麼，我們怎麼沒有見著這樣子？因為我們是凡夫肉眼，凡夫俗子沒有睜開這個五眼，得不到六通，所以對這種境界是絕對不相信的。那麼《華嚴經》這種境界都是以這個佛眼、法眼、慧眼、天眼、肉眼來觀察有這種的境界，所以這都是一種妙境界，不可思議的境界，好像現在這幾句偈頌所說的。

「遍滿十方虛空界」：「遍滿」就是充滿，充滿十方盡虛空遍法界這個地方。「所有一切諸國土」：所有一切的諸佛國土。「如來神力之所加」：這是佛的神通力所加持而成就的。「處處現前皆可見」：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國家，這個現前一切眾生都可以看得見。

「或有種種諸國土」：這國土也是有種種不同的國土，可是雖然不同，有圓有方，有三角的，有四方的，有種種的樣子這個諸國土。「無非離垢寶所成」：可是都是這離棄這個染污法，離棄這一切的污穢不乾淨的這個東西。「寶所成」：這是一切寶所成就的這個國土。「清淨摩尼最殊妙」：有最好的這個寶貝，「清淨摩尼最殊妙」，它最妙好了。「熾然普現光明海」：那每一個世界都熾然普現一種光明。這種光明猶如大海那麼無窮無盡的。

或有清淨光明剎，依止虛空界而住，或在摩尼寶海中，復有安住光明藏。
如來處此眾會海，演說法輪皆巧妙，諸佛境界廣無邊，眾生見者心歡喜。

「或有清淨光明剎」：或有這個世界它依靠這清淨光明而住。「依止虛空界而住」：或者又有這個世界依止虛空界而住。「或在摩尼寶海中」：或者有這個世界，它在摩尼寶海而住。「復有安住光明藏」：又有一種這個世界，它安住在光明藏。

「如來處此眾會海」：這個佛在這一切的國土菩提樹下那個道場，大眾海會的裡邊。「演說法輪皆巧妙」：那麼佛說一切的法，轉大法輪。轉法輪用的這個方法，都是巧妙不可思議的，都是恰對這個所應度的機。「諸佛境界廣無邊」：這個談到佛的境界，是無量無邊的，說不完那麼多的境界。「眾生見者心歡喜」：所有一切眾生，見著佛在那兒轉法輪說一切法，心裏都是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有以摩尼作嚴飾，狀如華燈廣分布，香燄光雲色熾然，覆以妙寶光明網。

或有剎土無邊際，安住蓮華深大海，廣博清淨與世殊，諸佛妙善莊嚴故。
或有剎海隨輪轉，以佛威神得安住，諸菩薩眾遍在中，常見無央廣大寶。
或有住於金剛手，或復有住天主身，毗盧遮那無上尊，常於此處轉法輪。
或依寶樹平均住，香燄雲中亦復然，或有依住大水中，有住堅固金剛海。

有的世界以摩尼寶來作嚴飾，莊嚴著它，這個狀貌「如華燈廣分布」：好像那個蓮華燈廣分布一切的世界上。「香燄光雲色熾然」：又有依著香燄光雲這個色而住的，「覆以妙寶光明網」：在這個上邊又有種種的妙寶光明網來覆蓋著。

「或有剎土無邊際」：這個佛剎沒有邊際，「安住蓮華深大海」：它依著這個蓮華，在那個大海裏而住，「廣博清淨與世殊」：這種的世界又廣博又清淨，與一般的世界是不一樣的，它清淨光明。「諸佛妙善莊嚴故」：諸佛因為他有諸佛的這種神通妙善，這種微妙的善根所莊嚴的。

「或有剎海隨輪轉」：或者有的世界好像一個輪子那麼轉，「以佛威神得安住」：以佛的威神力；所以它那個轉，也是很平安的。「諸菩薩眾遍在中」：所有這很多的菩薩，都在這個世界裡邊。「常見無央廣大寶」：常常地見著無央數那麼多，沒有數量那麼多的廣大的寶。

「或有住於金剛手」：或者有依著這阿修羅形的金剛手而住。「或復有住天主身」：或者又有的世界，住在這個天主的身裡邊。「毗盧遮那無上尊」：毗盧遮那佛這是無上的世尊，「常於此處轉法輪」：常常在前邊所說這種種的處所去轉大法輪。

「或依寶樹平均住」：或者有世界依著這個寶樹平均住的。「香燄雲中亦復然」：或者有這個世界依香燄雲而住的。「或有依諸大水中」：或者有世界又依大水而住的。「有住堅固金剛海」：有的世界就依靠這個堅固金剛海而住的。

（下面英語部分被剪，連帶上人的話也被剪，故錄音帶斷斷續續。）

有什麼問題沒有？……羅睺羅那是佛的兒子，是佛沒有出家時的兒子。（弟子：這個地方是不是講佛有真子、內子和外子？這是不是要翻譯？）

上人：是的，那可以的。這個《華嚴經》上這個諸佛子，翻譯佛的弟子就得了，不需要翻譯佛的真子啊，是內子啊，又是外子的，不需要那麼翻譯。有人又發心要不吃飯，為什麼要發這個心？……點飯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為什麼原因？是不是因為廟上沒有飯吃。……OK!

或有依止金剛幢，或有住於華海中，廣大神變無不周，毗盧遮那此能現。
或修或短無量種，其相旋環亦非一，妙莊嚴藏與世殊，清淨修治乃能見。

（下面英語部分被剪，連帶上人的話也被剪，故錄音帶斷斷續續地。）

好了，今天誰發心替我把這八句偈頌先講一講。你這個翻譯的先講囉。
……那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都不……。

（弟子：……這個長行，佛再說一遍……這個偈頌，是說每一個世界海……「或有依止金剛幢」，有的是依止這種的金剛幢……，「或有住於華海中」，也有的住在這種華裡邊。「廣大神變無不周，毗盧遮那此能現」：這種的很大的神通，妙有的變化……周遍所有的地方，這都是毗盧遮那光明照……所能現出來。「或修或短無量種，其相旋環亦非一」，有的世界……這修……？

上人：我之所以叫你講，就因為這個「修」字。這果修的「修」，你都不會講嗎？嗯？這個修，就當個長字講，長形的。那下邊那不是短嗎？由這個短，你就應該懂得這個修字是怎麼樣講法了。「修者，長也」，不是修行的修。這個修就是修長。再講啊！

（弟子：有的是修，有的不修，是說的有的是長，有的短。「無量種」，不是一種。）

上人：修長，你不能單單講一個修字。這個修就是個長，是個長形的。或依長形而住，或依短形而住。「無量種」，沒有數量那麼多種。嗯！講嘛！講下去。

弟子：「其相旋環亦非一」：這個世界的形像是「旋環」，也不是一種。

上人：「旋環」怎麼樣講？

弟子：不知道。

上人：「旋環」也就是旋轉，也就是那個轉的意思；轉過來，轉過去，那叫旋環。「循環」就是無端，好像轉來轉去也沒有一個頭，那都叫循環。但是這也不是一樣的。再講。這好講了。

弟子：「妙莊嚴藏與世殊，清淨修治乃能見」，這種的妙莊嚴藏……在這個世界……也就是……）

上人：不是在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不同。這個世界和這個世界這個莊嚴不同，就比這個世界

所有一切更莊嚴。

弟子：「清淨修治乃能見」，是因為修這個清淨法，所以會看見。

上人：嗯！好！Very good！你翻英文，詳細翻譯。

上人：……就與這個世界不同，與這個一般的世界不同。……
講得比我講的更好。我知道我講的實在是不行。

如是種種各差別，一切皆依願海住，或有國土常在空，諸佛如雲悉充遍。
或有在空懸覆住，或時而有或無有，或有國土極清淨，住於菩薩寶冠中。
十方諸佛大神通，一切皆於此中見，諸佛音聲咸遍滿，斯由業力之所化。

我們金山寺這兒，和世界上所有的佛教有多少不同。世界的佛教，就是中國、日本、暹羅、緬甸，在講經說法的時候，沒有人像我們這兒這樣請法。我們這兒這個請法的儀式，就連慧僧法師也沒有見過。所以他到這兒看見之後，回去就認為是很奇怪的；不是奇怪，就因為他沒有見過。這種的方法，就是和佛在世的時候一樣的。佛在世，佛說法一定要有人請法；要沒有人請法，佛就不說法，就默然入定。那麼要有人請法呢，佛就說法。

這請法，必須要「右繞三匝」，向右這麼繞三匝，這表示就是繞佛。那麼現在我們這兒這個請法，也就是返古，就是回去到釋迦牟尼佛那個時候。所以有人請法，這個請法這個人必須要鄭重其事地，對這個事情看得很重。那麼，必須要右繞三匝，或者繞四匝也可以；不可以少，只可以多。因為你這個功德是越多越好；你這過錯呢，是越少越好。

那麼來請法這個人，你請人說法，將來你一定會說法的，你一定會辯才無礙的。好像那富樓那善於說法，辯才無礙，他就因為在往昔盡請人說法來著。因為請人說法，所以他自己所得到的果報也就善於說法，辯才無礙。我們在這兒能行這種的儀式，這是很稀有的。所以請法這個人，拿這個香要恭恭敬敬地。這個香，最好用手舉著過到眉毛上邊，這個眼睛看著腳底下往前走路，就恭恭敬敬一心想這個佛就在這個虛空這兒，接受我這個請法。

我現在給你們講經說法，講得好、講得不好也都不是我講的。是誰講的呢？我是替這個諸佛菩薩來傳一傳話，來翻譯這個經典；我替諸佛菩薩來翻譯，你們就替我來翻譯。所以這個講得好、講得不好，不是我講的，可是你要會聽的，比會說的好得多。你要會聽的，「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都是第一義諦。你要不會聽，講得再好你也不懂；你要會聽，就講得不好，你都把那個意思明白得很圓滿了。

「如是種種各差別」：像前邊所說那個種種的情形各有不同。「一切皆以願海住」：這所有的世界，都依靠諸佛菩薩在過去所發的這個願海而住。「或有國土常在空」：或者有一個國土在虛空裏邊。「諸佛如雲悉充遍」：那麼這國土在虛空，這個諸佛就像雲似地悉充遍這個虛空。

「或有在空懸覆住」：或者有這個國土，這個世界在虛空裡頭在那懸著，上邊又有覆蓋著，「住」，在那兒住。「或時而有或無有」：或者有的時候有這個世界，或者有的時候又沒有了；這個沒有一定的，沒有定法。「或有國土極清淨」：或者有一個諸佛國土就很清淨的。「住於菩薩寶冠中」：它住在那個菩薩所戴的那個寶冠那裏邊，這個世界。

「十方諸佛大神通」：這是十方諸佛所顯的大神通妙用。「一切皆於此中見」：所有的這一切佛菩薩，一切的眾生都在這個世界裏互相見著。「諸佛音聲咸遍滿」：諸佛演說妙法音這個音聲「咸遍滿」，全都遍滿一切處。「斯由業力之所化」：這是由眾生的業，佛功德這個力量所化現的。

或有國土周法界，清淨離垢從心起，如影如幻廣無邊，如因陀網各差別。
或現種種莊嚴藏，依止虛空而建立，諸業境界不思議，佛力顯示皆令見。

「或有國土周法界」：或者有國土周遍法界，依法界而住。「清淨離垢從心起」：或者有國土它是清淨離垢的，是從一切諸佛心所生出來的，也是從一切眾生的心生出來的。眾生心裏清淨，能以離垢沒有染污的念頭，得到的國土也就清淨。「如影如幻廣無邊」：這個國土又好像影像似的，又好像幻化出來的，所以廣大無邊。「如因陀網」：就好像帝釋天那個因陀羅網那個樣子。「各差別」：每一個網孔都不同的。

「或現種種莊嚴藏」：或者現出來種種不同的這種莊嚴的法藏。「依止虛空而建立」：它依虛空住，在虛空建立起來的。「諸業境界不思議」：這個一切眾生的業是不可思議的，這個業的境界也是不可思議的。「佛力顯示皆令見」：這一切一切的這種的境界，這都是佛力顯現的，顯示令一切眾生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看得見。誰有什麼問題沒有？

一一國土微塵內，念念示現諸佛剎，數皆無量等眾生，普賢所作恆如是。

「一一國土微塵內」：這一一國土就是每一個國家。在每一個國家裏邊，有佛在那兒轉法輪教化眾生。可是，不單在那個國土有佛轉法輪教化眾生，就是在每一粒的微塵裏邊，也都有諸佛在那兒轉法輪，教化眾生。「念念示現諸佛剎」：在每一粒微塵裏頭，又示現出來一切諸佛的

剎土。

你們各位要知道，這個「示現」就是一種神通的變化，不一定是這個國土有多大，什麼樣子。這個示現的可大可小，可方可圓，它都是一種神通變化的，念念之中神通變化的。

「數皆無量等眾生」：在這個所示現的這個諸佛剎土，它的數目「無量」，沒有數量那麼多。有多少呢？「等眾生」：有多少眾生就有多少國土。眾生你不知道有多少，所以這國土也是無量無數的。「普賢所作恆如是」：這是這個普賢菩薩，他所修行的願力所成就的，常常是這樣子。

為欲成熟眾生故，是中修行經劫海，廣大神變靡不興，法界之中悉周遍。
法界國土一一塵，諸大剎海住其中，佛雲平等悉彌覆，於一切處咸充滿。

「為欲成熟眾生故」：過去的諸佛，過去的菩薩，都是為的想令眾生成熟。成熟就是成佛。眾生沒有善根的令他種善；已經有善根的就令他增長；已經增長的就令他成熟；已經成熟的就令他得到解脫。所以說「為欲成熟眾生故」：諸佛菩薩為教化眾生，令眾生都得到佛果。「是中修行經劫海」：為著想要利益眾生這個緣故，所以在無量劫到現在，這修行經過這個大劫猶如海那麼無量無邊的，那麼長的時間。「廣大神變靡不興」：因為修行時久了，他就有神通，有神變了。

你們各位啊！以後到什麼地方，講話做什麼都要小心一點，不要盡給我添一些個麻煩。那麼，最初五個人到臺灣那兒受戒，也不知道誰和這個老道就講，說我有神通。這個老道氣得肚子都要炸了，都要爆了，說：「他沒有神通！他標榜他有神通！」啊，把他給氣壞了，說他沒有神通，他就說有神通。那麼，我現在告訴你們不要到各處……；因為你一說這個，就引起很多人不高興。不知道為什麼不高興，總而言之，他就不高興。我們這一次到臺灣去，這個老道也更氣壞了，氣得好幾夜睡不著覺。真是可憐！

「廣大神變靡不興」：這個廣大的神通變化。「靡不興」：沒有不興起的。那個中興大學就是這個「興。」「法界之中悉周遍」：在這個法界裏邊，沒有不充滿的，沒有不周遍的。

方才我說這個話，真是這樣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慚愧，也沒有神通，盡想叫人讚歎自己，這是假的；不要說騙旁人，就騙這個三步一拜的都騙不了了！現在啊，因為他們也有神通。

「法界國土一一塵」：前面有一句說「一一國土微塵內」：這說，又「法界國土一塵」，這個都差不多的，這何必又講呢？這你們大家都懂了嘛。

像果某人講經，也不知道他真懂了沒懂，但是就說：「這不要講你們都明白了。」要不講你們都明白，又講它幹什麼呢？這才是啊，我不明白這個妙法了。

「法界」就是盡虛空遍法界。這「國土」就是諸佛國土。這個法界，盡虛空遍法界，和十方諸佛國土都是在眾生的心裏呢！眾生的心也都在這個一粒的微塵裏頭。這一粒微塵容納盡虛空遍法界，那麼盡虛空遍法界呢，又能容納這個每一粒的微塵。可是每一粒微塵雖小能容納下法界；不但能容納一個法界，所有的法界都能容納到裏邊去。

這就是昨天晚間講的，這個境界你必須要開了五眼，你就明白這個境界是真實不虛的；沒有開五眼呢，說了，很多人都不會相信的。因為沒有這個道理。《華嚴經》所講的都是沒有道理的道理。為什麼這樣說呢？它說「不思議」；不可思議，既然不可思議，就是沒有道理；要有道理怎麼連思都不能思，議都不能議呢？「不可思議」就是沒有道理，可是沒有道理那裡邊包含著真道理。

「諸大剎海在其中」：諸大剎海在其中，就是這個沒有道理的道理。諸大剎海怎麼能住在這個一粒微塵裏邊呢？所以我說盡虛空遍法界，都在每一粒的微塵裏邊。所以這一句，這不說「諸大剎海？」諸大剎海就是所有的盡虛空遍法界，十方諸佛國土住「其中」，住在這一粒微塵裏邊。「佛雲平等悉彌覆」：佛所有這個光明雲，是平等遍覆一切剎土的，遍覆一切眾生的，所以說於一切處咸充滿，在每一個一粒微塵裡邊，都充滿這佛的光明雲。

（注：錄音帶裡問話部分被剪了。）

上人：……「標」出來；「榜」就是榜樣。「標榜」就是現出那麼一個；本來沒有神通，欸！現出一個有神通的樣子，就是自己說自己有神通， 這叫標榜。

如一塵中自在用，一切塵內亦復然，諸佛菩薩大神通，毗盧遮那悉能現。
一切廣大諸剎土，如影如幻亦如燄，十方不見從所生，亦復無來無去處。
滅壞生成互循復，於虛空中無暫已，莫不皆由清淨願，廣大業力之所持。

普賢菩薩說這個偈頌，他又說「如一塵中自在用」：就好像這一粒微塵裏頭有這種的妙用，自在所化現這種妙用。這種妙用就是在一粒微塵裏，能容納三千大千世界。那麼「一切塵內亦復然」：不是單單這一粒微塵裏有這種的妙用，每一粒微塵都有這種妙用，都能容納三千大千世界，盡虛空遍法界都在這一粒微塵裏頭所包容著。這是什麼道理呢？就「諸佛菩薩大神通」：

這就是諸佛菩薩那種不可思議的大神通力，那種自在的妙用。「毗盧遮那悉能現」：這種的妙用是毗盧遮那佛他完全都能現出來這種妙用，不可思議的這種境界。

「一切廣大諸剎土」：所有一切這廣大的諸佛剎土。你不要把它認為是實在的，這都是「如影」，就好像一個影子似的，「如幻」，是個幻化的。「亦如燄」：也好像那個陽燄一樣的，不是實有的。它都是幻化而成的。「十方不見所從生」：在這個十方世界，也不見它是從哪一個世界生出來的。「亦復無來無去處」：那麼因為它沒有所生，所以也就沒有來，也就沒有去，也就沒有滅。雖然說這樣子，但是它還宛然存在，還有這麼個境界。

「滅壞生成互循復」：這個世界它有世界的壽命。這個世界到滅的時候它自己就滅；到壞的時候它就壞；到成的時候它又成；到住的時候它又住。成、住、壞、空「互循復」，它是互相循環的，沒有一個停止的時候。成住壞空、成住壞空、成住壞空，總是這樣地循環沒有頭。「於虛空中無塵已」：這種的境界，這種的情形，就是在這個虛空裏邊，沒有暫時停止的時候，成住壞空。「莫不皆由清淨願」：這種的境界都是由毗盧遮那佛，他的清淨願所成就的。「廣大業力之所持」：還有眾生這個廣大的業力，所來支持它；支持它才有這種的成住壞空的情形。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世界海有種種差別形相。所謂或圓或方，或非圓方，無量差別。或如水漩形，或如山燄形，或如樹形，或如華形，或如宮殿形，或如眾生形，或如佛形，如是等有世界海微塵數。爾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承佛神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

當爾之時，就是在說前邊這個偈頌完了這個時候。這個「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他又對著在這個法會大眾這些大菩薩說了。「諸佛子」：說你們各位佛的弟子。「世界海有種種差別形相」：這個世界每一個世界的形相都不同；各有各的形相，也就好像我們這個人面目不同一樣的。那個世界海；世界海也和這每一個人不同，是一樣的。那麼總起來說出十種形相。它不同的這個形相有十種。

「所謂或圓或方」：所說的這個世界，或者有圓形的，或者有世界又是方形的，或者有世界又是三角形的。所以就「或非圓方」：也不是圓的，也不是方的，那麼它或者就是三角的。「無量差別」：沒有數量這麼多的不同的樣子。那麼又「或如水漩形」：或者有這個世界，這個形象像水漩形，像水這麼漩轉那個形相。「或如山燄形」：這個水漩形多數是平的。那麼「或如山燄形」：這個山燄形就多數是尖尖的。那麼水漩形它也不是圓的，也不是方的，像水漩形;;這個山燄形呢，也不是圓的，也不是方的，它是尖尖的，是上邊小下邊大，像這這火燄似的形。「或如樹形」：或者有這個世界又像樹的形相。「或如華形」：樹也有種種的樹，花又有種種的花，所以不是一樣的。「或如宮殿形」：或者這個世界，它長出來就像一個宮殿似那個樣子。

「或如眾生形」：或者又有個世界，這個地球它像一個人的形相，或者像一個馬的形相，就是所有的眾生形相它都……。這叫「相形。」「或如佛形」：或者有這個世界，它生得這個樣子就像一個佛似的。佛又有站著的佛，有坐著的佛，有走的佛，又有臥的佛，所以佛的形相也不一樣。在這個佛形裏邊又分出來很多種，有是三十二相之中的一相，八十種隨形好的那麼一種好，或者多種好。總而言之，這都是一種相形。「如是等」：像這樣子的這個世界，「有世界海微塵數」那麼多。

「爾時，普賢菩薩」：當這個時候，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願意把這個意思再說清楚一點，再說詳細一點。「承佛威力」：他仰承著諸佛的大威神力「觀察」研究「十方」這個世界的形相，「而說頌言」：用這個頌言要來說一說。

（英語部分被剪，也剪了上人答問的部份，故下面是斷斷續續的。）

上人：……平坦，平坦就是equal.

諸國土海種種別，種種莊嚴種種住，殊形共美遍十方，汝等咸應共觀察。
其狀或圓或有方，或復三維及八隅，摩尼輪狀蓮華等，一切皆由業令異。

在這一個國家，佛教是方才是開始，所謂「頭難，頭難」，這就是起頭是很難的。起頭也就是一個開始；開始，因為人人都不願意辛苦，人人都願意安逸。換一句話說也就是懶惰，這是人的，可以說是這種習氣、習性。習性就是「好逸惡勞」，好逸，就是好安逸，果逸這個逸，放逸的逸；惡勞，就是怕勞苦：這是人人所固有的這個本錢。本錢就是這foundation吧。

那麼，我在這個國家提倡佛教，有六、七年接近你們各位。假如要是每一個人都像果逾和果道這麼樣去發菩提心，這不久將來很快就會成就道業。那麼在果逾和果道沒有三步一拜之前，雖然也會說法，但是就沒有那麼動聽，令人不太注意。現在所說出來的道理呢，都很有意義的。你細翫其味，它都有一個道理在他所說的這個短短的這一段的言語裡頭包括著。這就因為有真正的實行，然後就有定力；有定力才會有慧力。這種慧力是真正自己由經驗中得來的。雖然說出來這個話，也人人都會說的，但是你要有實行的人說出來的道理，和沒有實行的人，盡口頭上說出來的那個感化的力量，完全不同的。

假如我所有的出家、在家的弟子，都能像果逾、果道這麼樣子至誠懇切，不怕辛苦去為佛教，

那麼這個佛教在這個國家也很快就會開花結果，放大光明。這個修行，並不是去找玄妙去。在修行上不要注重神通，不要注重玄妙，可是你也不能輕看神通，輕看這個玄妙。你要是有真正的實行，無論修哪一個法門，你實行真到極點，自然就會有感應。可是真到極點這不是那麼容易，不是在口頭上說說就能辦得到的。這是很重要的。

「諸佛國土海種種別」：這所說的諸佛國土太多了；太多了，所以這個國土它也不同，這個國土和那一個國土，那個形相就不同。「種種莊嚴種種住」：它每一個國土那個莊嚴也不同，或依空而住，或依地而住，或依水而住，或依華而住，或依樹而住。那麼這個住也是種種不同的。「殊形共美遍十方」：形相不同，但是可都有它的好處，是利益眾生的，這個國土也是利益眾生。你要是想見著佛的法身，不要到旁的地方去找去，這個山河大地都是如來的法身所在處。並不是在這個什麼其他的地方。這一粒微塵裏頭容納三千大千世界。你想一想這種的境界！那麼，每一粒微塵都可以容納三千大千世界。這個微塵裏邊那麼小的地方，那麼小的空間，又能容納三千大千世界。你想一想這個道理這多妙啊！多不可思議！所以叫「共美遍十方。」這種境界不是凡夫所可明白的。「汝等咸應共觀察」：你們大家各位菩薩，都應該觀察觀察這種的道理，明白這種的境界。

「其狀或圓或有方」：這個國土的形狀或者有圓的，或者又有方的，有四方的。「或復三維及八隅」：三維就是三角形的，或者三尖形的。八隅，這個有四隅，怎麼又變成八隅了呢？那麼只有四隅，怎麼變成八隅了呢？你們大家想一想這個八隅是什意思？這八隅，東、西、南、北這四方；東南、西南、東北、西北，這四隅。那麼四隅每一隅你可以把它分開，上有上隅，下有下隅，這八隅：這也可以這麼講。你又可以說是這個東、西、南、北四方和到四隅裏頭，你都可以謂之隅，因為它不夠一方了嘛；不夠一方了都可以叫隅了，所以這八隅。這個意思就是它形相不同的。「摩尼輪狀蓮華等」：有的好像摩尼輪那麼一個寶輪，又好像一個寶蓮華那個樣子。

「一切皆由業令異」：這種的形狀不同，是為什麼呢？都是因為眾生的業力，佛所修的善業和一切眾生的善惡業夾雜，所共成就的。所以它每一個世界這個形狀也不同。

或有清淨燄莊嚴，真金間錯多殊好，門闥競開無壅滯，斯由業廣意無雜。
剎海無邊差別藏，譬如雲布在虛空，寶輪布地妙莊嚴，諸佛光明照耀中。

「或有清淨燄莊嚴」：或者有這個清淨，像水漩形的，或者有像山燄形的莊嚴。「真金間錯多殊好」：這個世界有的是用真金所成就的。「間錯」：就互相間錯。「門闥競開無壅滯」：有的世界又像一個樓閣形，好像那個樓閣有這個門，有這個戶：有門有窗戶。「競開」：那麼開很多門，很多窗戶。「無壅滯」：那麼裏邊空氣都很新鮮。「斯由業廣意無雜」：這樣子都由眾生這個業所成就的。這個意念裏邊或者有純善業，或者有善惡夾雜的業所成就的。

「剎海無邊差別藏」：這所有的這個世界海，那麼諸佛的剎土無量無邊那麼多「差別藏」：有很多不同的這個樣子。「譬如雲布在虛空」：也就好像那個雲在虛空裏邊，種種的形相不同。「寶輪布地妙莊嚴」：這有這一些個寶輪舖地「妙莊嚴」，很好看的。「諸佛光明照耀中」：諸佛這個智慧光明都常常照耀著。

一切國土心分別，種種光明而照現，佛於如是剎海中，各各示現神通力。
或有染雜或清淨，受苦受樂各差別，斯由業海不思議，諸流轉法恆如是。
一毛孔內難思剎，等微塵數種種住，一一皆有遍照尊，在眾會中宣妙法。

這個你用功，是真心用功？還是敷衍了事──就是隨喜用功；隨喜用功，這叫敷衍了事。就是看人家唸佛我也唸佛，看人家唸經我也唸經；甚至於看人家唸佛我不唸佛，看人家唸經我不唸經；甚至於人家唸佛和唸經，我不叫他唸佛和唸經，障礙他，令他也不修行。

就好像我們這個語言班，我知道有一些個人就障礙這個語言班，就說這個語言班這是十惡不赦的，這是把人都害死的，就因為這語言班；要沒有這語言班嘛，早就開了悟了，早就成了佛了。那麼就因為有這個語言班，就令人不開悟，不成佛；變著方法來毀滅這個語言班，甚至於自己不願意學，也叫其他的人也不要學。這是一種最壞的習慣。甚至於自己不修行，也不叫他人修行；他人修行，就好像如果你修行跑到我前邊去，那我怎麼辦呢？所以就想方法叫人也不修行。

那麼，這個金山寺成立以來，人人都用功修行。那麼就有人不高興，就說這個用功修行是不對的，就應該不修行。還有人修道不修道，怕辛苦。你這個臭皮囊臭得那麼個樣子，那裡邊不是這個黃色的，就是那個，哎！那一個色的很難看的。你愛惜它，愛惜它那麼厲害，又想給它找好吃的東西，又想給它找好穿的，又想要給它找好住的地方，又想要給它找這個種種的欲，種種的這個染污的事情，來叫它造罪業。你說你這要不是愚癡的話，那世間再也沒有愚癡的人了！顛顛倒倒還自己不知道，還覺得：「喔！我是比誰都聰明。我是比誰都好。」其實自己比誰都臭，比誰都壞，比誰都骯髒。自己還不知慚愧，還要為這個臭皮囊去辛辛苦苦，煩煩惱惱，顛顛倒倒，為它做馬做牛。這是是很可憐的！

我們修道的人，要不執著一切。那麼既然不執著一切，又有什麼事情是不得了的？有什事情可以放不下的？我們這個金山寺就是個選佛場，看看哪一個先成佛？哪一個真心用功，實實在在去修行，哪一個就早會成就。哪一個在裏頭混，在裏頭馬馬道虎虎地不認真，那就是始終都不

會有所成的。

在明天，就是九月十五日，紀念我們這個為世界所有的眾生祈禱和平這兩位比丘回來了。他們在去年十月十六開始發這個菩提心，今年八月十七把這個菩提心，這一個階段是圓滿了。那麼，九月十五我們可以訂它是一個圓滿和平日；明天呢，我們做這個紀念。不但今年有這個紀念，年年都可以在這一天舉行一個紀念，來大家紀念在美國這兩位空前未有的，空前沒有的這個修行的人。

那麼，在佛教裡頭，誰有道德，誰有修行，誰就是真正佛的信徒，佛的弟子。我因為見著這兩位能以實行，不怕這種的辛苦來為佛教爭光，為佛教能以影響其他的人。那麼這樣呢，我是特別歡喜的。一切是考驗，看爾怎麼辦？覿面若不識，不要再從頭練；不要從頭練，在半路上再來過，所以這個修行。

「一切國土心分別」：一切的國土都是由你自心的分別，才有一切國土；你心裏要沒有分別，一切國土也都變成虛空了。「種種光明而照現」：所有一切的種種光明，這光明也不是一種。「而照現」，而照耀，現出來。「佛於如是剎海中」：佛在心裏分別這種剎海裏邊。「各各示現神通力」：每一個剎海，世界海他所現的這個神通力都是不同的。

「或有雜染或清淨」：這個世界或有雜染的，好像這娑婆世界就叫「五濁惡世」；琉璃世界，東方淨琉璃世界就是清淨的，莊嚴的；西方極樂世界，也是沒有眾苦但受諸樂，沒有三惡道，也是清淨的。所以說：「或有雜染或清淨」，「受若受樂各差別」：或者娑婆世界就受眾苦交煎，萬惡充滿的。那個極樂世界就是無有眾苦，但受諸樂的。所以「各差別」各有不同。

「斯由業海不思議」：這個是由諸佛所造的善業，和眾生所造的不善不惡的業，都是不可思議的。「諸流轉性」（註：經文是「諸流轉法」）：這個一切流轉性，「恆如是」：常常這麼樣子循環無端，這個來回流轉，像這樣子似的。

「一毛孔內難思剎」：在一個毛孔裏邊就有想不到，思不完那麼多的諸佛剎土。「等微塵數種種住」：好像微塵那麼多的數目，依種種而住。「一一皆有遍照尊」：每一個世界都有這個「遍照尊」；「遍照尊」是誰呢？也就是佛。「在眾會中宣妙法」：在這個大眾海會裏邊，在這兒演說妙法。

於一塵中大小剎，種種差別如塵數，平坦高下各不同，佛悉往詣轉法輪。
一切塵中所現剎，皆是本願神通力，隨其心樂種種殊，於虛空中悉能作。
一切國土所有塵，一一塵中佛皆入，普為眾生起神變，毗盧遮那法如是。

這個修道，有種種的法門都可以開悟。好像古來的人，修人所不能修的法門，行人所不能行的這個道路。今天到我們這兒給講開示這一位慧僧法師，他也是佛教裏頭的老資格，很久以前他就做方丈，在東北慈恩寺。這一位法師是個老修行，現在年紀雖然那麼大了，還是天天念佛、持咒、誦經；一時一刻他也不閒著，時時刻刻都精進用功修行。他就單單這個〈往生咒〉，他一天大約是誦二千遍，是三千遍，誦持這個〈往生咒〉。以前在年紀輕的時候又有胃病，現在年紀老了把胃病也好了。這都是修行的感應。

他今天所說的這很有意思，有一段。他說這個普照（音）法師脾氣最大，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發脾氣，以後就叫這個工人來打他。這工人本來做奴隸的，他是做主人的，這工人也不敢打他；不敢打他呢，他就用錢買這人來打自己。他有發脾氣的時候，就叫這工人打他一頓；打一頓他就給兩塊現洋，當時叫大頭那個銀子做的那個東西。那麼打了不知道多少次，這個工人賺了兩百多塊這個錢，那麼當然就是壹百多次了。最後一次用這麼一個火水桶（汽油桶），把他打得開悟了，以後再不需要打了，因為他脾氣沒有了，把脾氣給打跑了。

各位想一想，這個做善知識，都要從這個困苦艱難裏頭鑽出來。這個普照大師以後他修行，他滿人一切願；誰有什麼願，他就想法子滿你的願。他在這個黃陽山住；黃陽山住很多的師父，無論哪一個師父想要什麼，他就給，滿他們的願。有的這個出家人要一個手錶啊，他就很貴重的這個手錶他就給買，化緣買。有的師父要吃這個高麗蔘，他就給買高麗蔘。無論什麼，他都滿人的願。你只要向他說了，他就一定會滿你的願。

講到這個地方，我就很慚愧了。我沒有法子滿這個一切眾生願。這個普照老和尚，這真是普照。那麼他修這個挨打的行門，從這挨打的行門把這個脾氣打跑了，那麼以後他的成就是很大的。所以這修道用種種的法門來修。你要會修的，無論哪一個法門都可以修成；你不會修的，你盡貪圖享受，貪圖自在不用功，那什麼法門也沒有用的。

「於一塵中大小剎」：這說在一粒微塵裏邊有大的國土，有小的國土，這國土大小也不同。「種種差別如塵數」：在一粒微塵邊，那麼就攝受一切的世界海。所以這一切世界海，種種的差別不同。「如塵數」：就好像這個微塵那麼多的數目。「平坦高下各不同」：這個國土有的是平坦的，就沒有山，沒有河，都是平地；「平坦」，但是又有有高山的，又有有河的，「各不同」，每一個國土都不同的。「佛悉往詣轉法輪」：不論它同不同，不論它是大是小，是高是矮，是平坦的，佛都本著他的願力去到那個地方去轉法輪，去教化眾生去。

「一切塵中所現剎」：這在一切的塵裏頭，所現出來的這個國土，「皆是本願神通力」：這都

是佛的以前的願力神通所成就的。「隨其心樂種種殊」：佛隨著眾生的心理所願意的，所歡喜的種種不同的，他都滿他的願。「於虛空中悉能作」：佛在虛空裏頭，能隨眾生的所求，滿眾生的一切的願力。佛都隨時都可以做這個事情。「一切國土所有塵」：那麼一切的國土裏邊所有的微塵，「一一塵中佛皆入」：每一粒微塵裏邊佛都在那兒轉法輪，教化眾生。「普為眾生起神變」：佛普遍為一切眾生，顯出來這個神通變化。「毗盧遮那法如是」：前邊所說這個種種的形狀，種種的境界，這個是毗盧遮那佛他的法就是這樣子，就像前邊所說這個樣子。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應知世界海有種種體。所謂或以一切寶莊嚴為體，或以一寶種種莊嚴為體，或以一切寶光明為體，或以種種色光明為體，或以一切莊嚴光明為體，或以不可壞金剛為體，或以佛力持為體，或以妙寶相為體，或以佛變化為體，或以日摩尼輪為體。

爾時普賢菩薩又告訴大眾說了，「諸佛子」：說你們各位佛的弟子。「應知世界海」：你們應該明白，知道這個世界海，有種種的體；它體也是不一樣的。所謂「或以一切寶莊嚴為體」：或者以一切的珍寶來莊嚴這個世界，做為這個世界的體。「或以一寶種種莊嚴為體」：或者以一種寶又種種的莊嚴，作為這個世界的體。「或以一切寶光明為體」：或者有的世界常常放光。它有一種珍寶，在那兒常常放光，以這光為它的體。「或以種種色光明為體」：種種的顏色光明為體。

「或以一切莊嚴光明為體」：一切的光明來莊嚴，做這個世界的體。「或以不可壞金剛為體」：或以不可破壞這種金剛，做為這個世界的體。「或以佛力持為體」：或者由佛的這個神通力來攝持著它，做為這個世界的體。「或以妙寶相為體」：或以種種的妙寶相為它的體。「或以佛變化為體」：或者是用佛這個神通變化做為這個世界的體。「或以日摩尼輪為體」：或者有的世界，以這個日摩尼輪做為這世界的體。

誰有什問題沒有？

問：《華嚴經》，在經裡解釋有種種莊嚴的佛剎，有種種的寶相，有種種的不可思議的地方，就在一毛孔中就顯示了。以後就說每一個眾生，個個眾生能看得到佛的這個不可思議的地方，不可思議的事情。具法師要知道，一個人沒有張開那個五眼以前，能不能獲得神力，看得到這麼不可思議的事情？比方說，那個佛的弟子上升天上，下地獄，就依著佛的神力，他也沒張開了五眼。那麼我們普通眾生得得到、得不到？

上人：得得到。要是能遇著佛界的佛的神力，可以的；那麼和佛有緣，這都可以的。但是我們現在生在這個佛後，只可以知道有這個可能。那麼要是真想達到這個境界，一定要修；一定要自己得到五眼六通，你自然就明白這種境界了。這種境界並不是怎麼樣子很妙的，是很普通的。如果你不明白的時候，就以為它是沒有這樣子；或者是有，也不是在這個世界。那麼其實這都是在眼前的，這些個問題，這些個境界。

（問話被剪。）

上人：……在前幾年，我已經說過這個話，所謂修行就是不要有個希望；不要想「我怎麼樣子」，你就拿它這個修行就當吃飯，穿衣服睡覺，行住坐臥這樣子平常的事情。你不要忘了它，也不要想著它。要在這個沒有希望之中，有這麼一個希望；有這麼一個希望，你還不要希望。你修行──我就是修行，至於成不成道業，那不管它，我就盡我的心。

好像你持一個咒，這個咒將來持靈了，有神通；你不管它有沒有神通，你就持這個咒。你一年、十年、二十年，時時刻刻都持這個咒，久而久之，他就會成功了。這個修行不像吸鴉片煙，一吸就過癮了；這不是那麼回事。這要你有忍耐性，就往前去一天一天地修，時時刻刻都不放逸，這才會有相應處、有相應份。

或以一切寶燄為體，或以種種香為體，或以一切寶華冠為體。

世界，它體有種種不同的，也就是種種的差別。好像我們這個世界，這個地球，就有泥土，以這個泥土為體。那麼這個體裏頭就有血，有骨頭，有筋絡。這個地球上有江、河、湖、海這麼多的水，這就是這個世界體的血脈流通。這裏邊又有石頭，又有金銀銅鐵錫鉛種種的礦物，這等於骨頭一樣。硬的就是屬於骨頭；軟的就是屬於肉；那麼流動的這就是血。也就和這個人的身體，有皮血肉筋骨一樣的。

那麼這個世界，不過它是大的，和人類不同。這個地球裡邊有很多熱的東西，也就好像我們肚裏頭裝的這個東西，也是很熱的。不過我不是科學家，沒有細研究那些個巖漿啊，那火山爆發啊，怎麼樣有琉磺質流出來啊；怎麼樣子這個山會爆啊；怎樣這個地會震呢；怎樣子這個海會嘯啊：這都有它的原理。那麼這個山崩海闕了，這都可以說是地球上有病了。

這個地震，這就像人身體上有病一樣的，不過它這個病和我們人這個病，時間不同一點。它時間久了生病；我們人這幾十年之中，就有很多的病痛。那麼這個地球，在幾億年的時候，它其中也有很多的病痛生出來。好像這個地球，有這個太陽的吸力，月光這個星球這個吸力，互相吸收著這個地球。這個地球在這個虛空裏頭這麼轉來轉去，圍著太陽轉一圈這是一年。那麼這個地球本身它轉一圈就是一晝夜。不過這種的道理，你說用這個算數怎麼樣算出來啊？這個都

是很不可思議的。你算來算去算不完這個數；這個數沒有完的時候。除非這個地球也壞了，星球也壞了，月光日光都壞了，把這個地球就散了。這是一個此世界壞了；這個世界壞了，其它世界又會成就。所以「此界壞時，他界成就」，其他的世界就成就了，所以這個體是有種種不同的。

那麼在《華嚴經》上所說這個道理，這都是總起來說的，沒有詳細說。雖然每一種說十個，還是總起來說；要詳細說沒有法子說得完。所以在這個上本《華嚴經》，有十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的品，有這個微塵數那麼多的偈頌。這個數目不要說你算呢，在腦裏頭根本就沒有地方放這麼大一個數目了，所以這所說的都是很簡略的。你不要認為它是：「哦！這說的太煩了。」那麼講這個經，我每一個字，不管我講得好、講得不好，我都大大概概地講一講。

那麼不管人來睡覺不睡覺，聽著他睡著了說：「哎！講來講去都是這個，沒什麼大意思！」但是我們這道場這兒，天龍八部在這兒有無量無邊那麼多，都在這兒聽經。所以，我在這兒講經我不管人多少。人多，也是照講可以；人少呢，還是可以照講。你們有的人聽的不好聽，那麼就只管睡覺去；聽的好聽的呢，就聽一聽。不過，聽不聽都是種菩提種子，就在這坐一坐都有這個因緣了，大家都結這個法緣；共結法緣，將來在成佛的時候早晚都會遇得見的。不論哪一位，「一歷耳根，便成道種」；你聽一次經，那個利益就是無量無邊的，是說不出來那麼多。所以我也就不說了。

「或以極微細寶為體」：這個世界或者有用這個極微細的寶做它。

你不要說旁的；我告訴你們一個你們不相信的消息。就是我們這兒講經的這個道場裡邊，你有的人看見這是aluminum
floor（鋁地板）。不是的！有的看呢，就是黃金為地；有的看又是白銀為地；有的看見我們這兒這個講堂裡，統統都是金光繚繞；有的看見這個天龍八部在這兒擁護。那麼誰看見呢？你不要問。你要看見呢，你自己就看見了；你要沒看見呢，你問誰看見，你管那麼多閒事幹什麼？那說：「那麼法師你講它做什麼？」這個我講這是我講的，誰叫你聽來著呢？你可以不聽啊！你要有本領可以不聽。

那麼說：「法師盡開玩笑。」哎！講真的哪有那麼多呢？在這個講堂裡邊，智者見智，仁者就見仁。有智慧的，就會學出智慧來；有慈悲心的人，就會學出慈悲心來；那麼有善根的人，就越聽越高興──「聽經這真是比打妄想好得多！」又有的人呢，說：「哦！這個聽經是比睡覺還好！」又有的人說：「哦！我這聽經，不吃飯我都願意了。」所以現在就有三個打餓七的，有三個想要不吃飯；不吃飯可以，但是不聽經呢，不可以。是不是這樣子？

「極微細寶為體。」「或以一切寶燄為體」：寶燄是什麼？就寶放出那些火燄為體。「或以種種香為體」：或者又以種種這個香做這個世界的體。這個世界非常香；不是這個世界，是另外一個世界非常香。這個世界五濁惡世，臭得不得了。「或以一切寶華冠為體」：或者以一切的寶華冠為體，做這個世界的體。

或以一切寶影像為體，或以一切莊嚴所示現為體，或以一念心普示現境界為體，或以菩薩形寶為體，或以寶華蕊為體，或以佛言音為體。爾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承佛威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或有諸剎海，妙寶所合成，堅固不可壞，安住寶蓮華。

我們眾生執著「我」這個身體，執著我這個房子，執著我的衣服，執著我吃的好東西，執著這個世界怎樣好：就因為這些個執著，就造出這麼一些個虛妄的世界來。本來佛性是空無一物的，因為這麼多執著，所以就造出這麼多的世界，造出這麼多的星球，造出這麼多的月球，造出這麼多的太陽光來。由這個虛妄執著的業力啊，成就這一切世界的成住壞空。

我說這話，這並不是在什麼經典上看來的。頭先，我講這個世界也像人似的，皮、血、肉、筋、骨，甚至於五臟都具備的，這個都是沒有在什麼經典上看來有這種的道理；就或者經典上有，我也沒有看這個道理，不過以這個妄想來推測它是這樣子的。我們人，因為太渺小了，就好像虛空裡頭一粒微塵似的，所以沒有法子把這個虛空這種境界完全明白了。

就譬如一個螞蟻坐飛機，它不知道這個飛機是怎麼回事，也不知道這個飛機的面積有多大。我們現在都像螞蟻坐飛機似地，在這兒。由這個你們就知道，這個人和一切眾生都是什麼樣子。這不是講笑話，真是這樣子。我們也不知道這個世界究竟有多大，說：「那科學家早就算出來了。」科學家本身，你算算他自己哪一天死，算得出來嗎？啊，算算他一天吃多少東西？說：「那可以的。沒吃之前磅一磅，吃了之後再磅一磅，增加了多少，這個吃的東西，那就知道了嘛！」那不是科學，那只是一些個凡夫的知見。所以各位要深深地了解，這個世界是無常的，那麼就沒有什麼執著，就會好了。

我說這個道理，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自己也不相信，所以你們大家都是不要相信好了；不要跟著我這個無知的人，跑來跑去也不知道什麼。

「或以一切寶影像為體」：這個寶影像怎麼還會為體呢？這是沒有這個道理。這個寶的影子和這個寶的像為體，這就是虛妄的嘛。就是虛妄的這有形而無質；有這麼一個樣子，你到那地方去摸一摸，沒有了，只是一個影像而已。「為體」：可是也能看得見。「或以一切莊嚴所示現為體。」我這些個意見要講起來多得很，不過都是不要講那麼多好；講太多把人都嚇死了。「

一切莊嚴所示現為體。」「或以一念心普示現境界為體」：或者以這一念的心，打這麼個妄想，就能普示現這個境界為體。

這個妄想，我也會打。有的時候我打個妄想，叫他做夢夢見我；夢見我到那兒現個神通，哎！他就夢見了。我到那吃了很多東西，一個人吃十幾個人的東西。他做夢夢見師父就能吃，他就想了，說：「唉呀！這個師父我沒有法子供養囉！吃得太多了！」果然就有人做這麼個夢，嚇得他不敢供養師父。所以這也是個妄想。

「普示現境界」：這「境界」，什麼境界？你能示現呢，都不錯的。「為體。」「或以菩薩形寶為體」：像個菩薩的樣子，但是是個形像，不是一定真的。寶為體。「或以寶華蕊為體」：或者以這個寶蓮花的蕊為這個世界的體。「或以佛言音為體」：或者佛的音聲，做這個世界的一個體，你看！

「爾時普賢菩薩」：當爾之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願意再重覆來說一說這個道理。「承佛威力」：仰仗著佛的大威神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觀察到十方世界眾生，再說出偈頌來。「或有諸剎海」：他說或有一切的諸佛剎海。這「妙寶所合成」：這些個很微妙不可思議的這個珍寶所合成的這個世界。「堅固不可壞」：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破壞的，甚至於包括原子彈、氫氣彈，都沒有法子破壞這個世界，就那麼堅固。「安住寶蓮華」：這個諸佛菩薩都在寶蓮華上邊坐獅子座來說法。

.....我要向我這個兩個弟子：一個沙彌、一個比丘尼，來道一道歉。這道歉就是英文叫什麼？I am sorry？是怎麼說啊？就是Excuse me，我不會這個什麼講。為什麼有這個事情呢？就因為前天果逸要求我，她也要打餓七。我說不行的，最多只是三個人打餓七；那麼昨天這個比丘尼恆持，也要求我要打餓七，我說這不行的，因為最多就是三個人，不能超過三個人。那麼，並且也沒有人做工，不能大家都在一起打餓七。

這我說了這個話，我就忘了。今天呢，這個果逾就對我講，說這個果先也要打餓七。我當時也就糊塗了，就忘了不許可這個果逸和這個果修了。那麼以後沒有好久，這果先也就來，也要求要打餓七。我當時因為把什麼也都忘了，他說想要打餓七我就答應他；答應之後，現在看見這兩個人我想起來，她們要求我沒許可。

所以呢，我現在許可這個果先。你們要知道，這是不同的。因為他是出家好久了，他也很誠心的。那麼又出家以後，就練習坐單，那麼都很肯用功的。現在他想這麼樣子呢，當時我就忘了以前有兩人要求我，要這麼做我不許可，所以我就答應他了。那麼答應他了，現在所以我向這個沙彌恆祿、這個比丘尼恆持，道一道歉，這個做師父不是不公平。你們不要以後像那個果護似地，說我因為給他們拿一點錢，這個他們帶東西多了，拿一點錢。這個錢並且是我自己的，他就說這個師父不公平。你們要等一等，等第二次的；第二次無論誰要打餓七，我先由你們這兩個人，這個名已經先報了。先報名了這是一定的，不過晚一點，所以你們不要發我的脾氣。

或是淨光明，出生不可知，一切光莊嚴，依止虛空住。
或淨光為體，復依光明住，光雲作嚴飾，菩薩共遊處。

「或是淨光明」：或者這個國土是一種清淨光明所莊嚴。「出生不可知」：出生在這個光裡邊，淨光明裡邊所出生的佛、菩薩啊，羅漢，這個數目是不可以知道的。「一切光莊嚴」：一切光，這光有紅光，有白光，有紫光，有黃光，有青光，可是沒有黑光。這黑光是屬於魔道的。魔，你看，你怎麼知道這個是個魔啊？有的時候這個魔它變得和菩薩，佛的相一樣一樣的，絲毫都不錯的，它來擾亂你修道者。你要有這個智慧眼，一觀察它這種光，就知道是什麼了。可是這個魔也會現金光、紫光、紅光、白光、青光，都會現的；它不單單現這黑光。可是你細觀察它那個光的發源處是黑色的，以後它就是變化，也離不了它那個本來的這種樣子，這種光，所以你就知道它是魔王化現的。這在開五眼的人能分別出來。

所以「一切光莊嚴」，很多種的光來莊嚴這個世界。「依止虛空住」：他所居住的這個世界在虛空裡頭。「或淨光為體」：或者以這個淨光為這個世界的體。「復依光明住」：他又依著這個光明來住。「光雲作嚴飾」：又有一種的光雲也是淨光為體，又是依光而住，又有一種光雲來做它的「嚴飾」，莊嚴，來修飾它。「菩薩共遊處」：那麼所有的菩薩，在這個地方，在這個世界，來遊行教化眾生，也在這個世界居住著。

或有諸剎海，從於願力生，猶如影像住，取說不可得。
或以摩尼成，普放日藏光，珠輪以嚴地，菩薩悉充滿。
有剎寶燄成，燄雲覆其上，眾寶光殊妙，皆由業所得。

「或有諸剎海」：這或者有諸佛的剎海、剎土，也或者沒有這樣子的，因為它不同，所以說或者有。或者有，其中就包含一個或者沒有。「從於願力生」：這是從佛菩薩所行道發的願力，生出這種的世界，這種的剎海。「猶如影像住」：為什麼說或者沒有呢？這就說「猶如影像住」。

這個影像本來是虛妄的，可是有影有像在這兒住著。「取說不可得」：你要想把它拿來嘛，取之，不可得，還沒有。那個影像在那兒，你拿不起來。你看著是有個影，你用手一拿這個影，

拿不到的。所以取說不可得。那麼不可得，所以說也可以說沒有。

「或以摩尼成」：或者有這個世界，有種種的寶，以這個摩尼為主，所成就這個世界。「普放日藏光」：它普遍放出日光明藏，這日光明這種的光。「珠輪以嚴地」：用這個珠寶這個輪莊嚴這個地。比我們用這個地毯那更莊嚴，它是用珠寶莊嚴。「菩薩悉充滿」：那麼眾寶為地，菩薩在這個世界是教化眾生，所以菩薩悉充滿。

「有剎寶燄成」：有一種的佛剎，是一種寶燄所成就的。「燄雲覆其上」：這個寶燄雲在這個世界上邊，那麼遮蓋著，令一切眾生都得到清涼。「眾寶光殊妙」：這個種種的寶，不是一種，種種的寶。這個寶有一種寶光，這個寶光也和一般的寶光不同，所以叫殊妙。「皆由業所得」：這是都是由眾生的業和佛的願力，菩薩所發的願力所成就的。

或從妙相生，眾相莊嚴地，如冠共持戴，斯由佛化起。
或從心海生，隨心所解住，如幻無處所，一切是分別。
或以佛光明，摩尼光為體，諸佛於中現，各起神通力。
或普賢菩薩，化現諸剎海，願力所莊嚴，一切皆殊妙。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應知世界海有種種莊嚴，所謂或以一切莊嚴具中，出上妙雲莊嚴。

「或從妙相生」：或者有這世界，從佛的妙相所生出來的。那麼在這個世界，有的山形像菩薩像佛，又像羅漢，這種種的眾相莊嚴這個國土。「如冠共持戴」：或者有這個世界上邊，就好像有一個寶冠似的在這個世界上邊。「斯由佛化起」：這是什麼道理呢？怎麼會有這樣子呢？這都是從佛菩薩的神通變化所生出來的。

「或從心海生」：這或者有這個世界從眾生的心裡頭生出來的，從每一個眾生；這眾生多了，所以眾生這個心的力量所生出這麼個世界。「隨心所解住」：隨眾生的心所明白，而依住這個世界。「如幻無處所」：那麼這個世界是隨心所生的，也就隨心滅。「如幻無處所」：就像虛幻似的，雖然知道有這麼個世界，有這樣子，可是取不得，也捨不得，所以如幻而成「無處所」：沒有一定的地方。「一切是分別」：那麼這個世界由眾生心所生出來的，這個分別心生出來的。

「或以佛光明」：或者有的世界，就是以佛光明為體。「摩尼光為體」：這個摩尼光也就是佛這光明；佛這光明做這個世界的體。「諸佛於中現」：那麼因為是佛光明為體，所以這個世界裡邊就很多諸佛，在這個世界現出來。「各起神通力」：每一位佛都顯現他的神通的力量，來莊嚴這個世界。

「或普賢菩薩」：或者有的世界是普賢菩薩他的神通化現這一切的剎海。因為普賢菩薩他的願力大，他的這修行也深，由這個願力和修行所顯現出來的這個世界。所以「願力所莊嚴」：是由這個願力所莊嚴。「一切皆殊妙」：因為普賢菩薩他的願力最大，他的的修行也最深，所以他一切一切的都是和其他的菩薩不同的，都是特別殊妙的。

「爾時」：就在這個時候。「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又對大眾說了。「諸佛子」：說你們各位佛的弟子，各位菩薩摩訶薩。「應知世界海有種種莊嚴」：還有一個這種的情形，我要對你們講，你們應該知道這個世界海，前邊以種種為體；不單這個，而且有「種種的莊嚴」，種種不同的莊嚴，種種微細殊妙的莊嚴。「所謂」，就所說的。「或以一切莊嚴具中出上妙雲莊嚴」：或者就在這一切的「莊嚴具。」「莊嚴具」：好像佛前這花瓶香爐啊，燭臺啊，這一切一切的這都是莊嚴。在這莊嚴具中出生上妙的這種雲，來莊嚴這個世界。

或以說一切菩薩功德莊嚴，或以說一切眾生業報莊嚴，或以示現一切菩薩願海莊嚴，或以表示一切三世佛影像莊嚴，或以一念頃示現無邊劫神通境界莊嚴。

所說的這個「莊嚴」，為什麼要莊嚴呢？因為一切眾生他見到莊嚴，就會生出菩提心來，受這個莊嚴的影響。好像我們為什麼要造一個佛像呢？這個佛坐到那個地方也不說話，也不吃東西，也不喝水，並且用木頭造的就是個木雕的，用泥造的就是個泥塑的。這又有什麼用呢？用了很多錢造這麼一個佛像，我們又要拜他，這豈不是迷信呢？這並不是。我們拜佛也不是拜這個泥佛，也不是拜這個木佛，也不是拜這個有形有相的；我們拜佛是拜那個真佛。那麼這個有形有相這個地方只是一個莊嚴，一個表法，表現這種境界。這莊嚴。

所以說「或以說一切菩薩功德莊嚴」：講說這一切菩薩的功德莊嚴。或以說一切眾生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的果報不可思議。以這種的眾生的業報來莊嚴這個世界。「或以示現一切菩薩願海莊嚴」：這示現都是本來沒有的，那麼先無後有，這「示現」；示現菩薩的願海，菩薩所發的願海來莊嚴。「或以表示一切三世佛影像莊嚴」：三世佛——過去、現在、未來佛，這些個佛的影像來莊嚴這個世界。「或以一念頃」：在一念之間這很短的時間。「示現無邊劫」：這個縮無邊的這個劫為一念，一念為無邊的這個劫。「神通境界莊嚴」：以長又變短了，短了又變長了。縮無量劫為一念，延伸這一念又為無量劫，這種境界神通來莊嚴這個世界。

或以出現一切佛身莊嚴，或以出現一切寶香雲莊嚴，或以示現一切道場中諸珍妙物光明照耀莊嚴，或以示現一切普賢行願莊嚴，如是等有世界海微塵數。爾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承

佛威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

或者有這個世界，它「出現一切佛身莊嚴。」我們這個世界很多山啦或者是樹木啊，都好像這個佛身似的，以這種的像形來莊嚴這個世界。「或以出現一切寶香雲莊嚴」：或者有的世界，那麼「出現」－－以前沒有，現在有了，這叫出現－－「一切寶香雲」：在這個世界出現一切的珍寶，一切的香雲來莊嚴這個世界。

「或以示現一切道場中諸珍妙物光明照耀莊嚴」：或者以這個「示現」，示現和那個出現的意思是差不多的。不過示現是暫時的；出現呢，出現之後它是常常那樣子。那麼示現呢，這個示現暫時間的，沒有那麼長。「一切道場中」：所有的諸佛道場。「諸珍妙物」：道場有種種的珍寶妙物。這個珍寶妙物會放光明，所以叫「光明照耀莊嚴」：以這珍寶妙物的光明來照耀，做為莊嚴這個世界。

「或以示現一切普賢行願莊嚴」：這個或者有的世界「示現一切普賢」：一切普賢，就是這普賢菩薩，到每一個佛的道場他都做佛的長子，做佛的大弟子。這一切普賢行願，他所修行的這個行也是不可思議的，所發的這個願也是不可思議的。

那麼普賢菩薩是很多很多，盡虛空遍法界所有諸佛道場都有普賢菩薩。那麼普賢菩薩他因為修這一切願、一切行，而成就這個普賢的這種神通變化。所以，以這個普賢菩薩他的行願，來莊嚴這個世界。「如是等」：那麼前邊舉出這十種來，這是簡單地說一說；要是詳細往深了說呢，有世界海微塵數那麼多。

「爾時」：當爾之時。「普賢菩薩」：這個大行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他想把前邊長行這個道理，再詳細說它一遍。那麼他仰承著釋迦摩尼佛這個大威神力。「觀察十方」：他普遍觀察，來研究十方的眾生這種因緣。「而說頌言」：他用偈頌再把這個道理說它一遍。

廣大剎海無有邊，皆由清淨業所成，種種莊嚴種種住，一切十方皆遍滿。
無邊色相寶燄雲，廣大莊嚴非一種，十方剎海常出現，普現妙音而說法。

「廣大剎海無有邊，皆由清淨業所成」：這個諸佛的剎海是無窮無盡的，所以說是「廣大，無有邊」，沒有數量那麼多。那麼這麼多的諸佛國土，是由這個眾生清淨的業所成就的，也是由諸佛的願力所成就的。那麼這個清淨業所成就這個世界，就有無量的莊嚴，所以說「種種莊嚴。」「種種住」：那麼或者依空而住，或者依種種的珍寶而住。「一切十方皆遍滿」：所有的十方世界，盡虛空遍法界，都充滿了這個諸佛的剎土。

「無邊色相寶燄雲」：有的世界，以這個無邊的色相寶燄雲來莊嚴。「廣大莊嚴非一種」：那麼這個莊嚴不是一種的莊嚴，是種種的莊嚴。這種種的莊嚴，都是由菩薩所修的六度萬行所成就的。「十方剎海常出現」：諸佛菩薩在十方的剎海常常出現。「普現妙音而說法」：普現種種的這個妙音而為眾生說法。

今天想起來一個中國道教的這公案，來對你們大家講一講。這個公案雖然不是佛教的，但是也沒有跑到佛教外邊去。因為佛教包括一切的宗教，沒有哪一個宗教是在佛教外邊的，都是在佛教裏邊。就是你罵佛教的宗教，譭謗佛教的宗教，都是在佛教裡邊包括著，沒有跑到佛教這個教義的外邊去。因為佛教的道理是盡虛空遍法界的，十方三世。既然這個樣子，那麼無論你信佛不信佛，都在佛教裡頭包括了。

因為這個道理，所以就道教的道理，我們也可以講，尤其道教這個老子。老子你們各位知道是誰呢？老子就是迦葉祖師來的，來做的老子。因為他願意修頭陀行，願意做一個特別的樣子，所以他化身並不是迦葉祖師自己，他化身來做一個老子。那麼這個孔子呢，他是這個水月童子來的，也是佛的一個弟子。那麼顏回啊，都是。

就他們要到中國來開闢中國這個大乘佛教，所以他們幾位先化身來到中國，提倡這個道教的理論，提倡這個儒教的理論，將來好和這個佛教合而為一。所以有的人說儒釋道三教是一家，這也有一種的這麼個理由，但是他們不完全了解，只知道個皮毛。

那麼現在說這個公案呢，是出在山西。中國的山西，這個地方有一個姓王的，叫王哲。他是個「武舉人」，武舉人就好像讀書讀到master （碩士） 這個degree （學位）；他這個是學武學到master degree了，叫武舉人。他也有太太，也有兒子，家裡很有錢的，在這一方他算有錢的。有一年冬天就下雪，下雪在他門口就有兩個要飯的；這兩個要飯的人就穿得破衣哆嗦的，穿得很破很窮的樣子。

這個王哲一看他們兩個人，就生出一種憐憫的心，說：「你們兩位不要去要飯去了；你們到我家裡我養你。」那麼就請他到家裡；到家裡就很恭敬地。他雖然是要飯的，但是他對他們很恭敬，就請他們在這兒常住；不要走了，他願意養他們這一輩子。這兩個要飯的也很特別很古怪地，就說：「我們窮慣了，不願意在你這兒享福，不願意在你這兒吃現成的。我們願意受苦。那麼暫時在你這兒住幾天可以。」

那麼一住，住了大約有一個月的樣子。因為他們這兩個要飯的，就兩個乞丐天天想要走，他也

不叫他走；天天想要走，他也不叫他們走，叫他再多住幾天。那麼，這一次這兩個要飯的說：「我們一定要走了；你不要留我們了。」那麼這個王哲說：「那你一定要走，好了，我送一送了！」他本來想就送出他大門口，再走多幾步就算了。

可是他往出一送，就好像釋迦牟尼佛用神通攝那個孫陀羅難陀似地，一送就送出二十多里路。這個就覺著邁幾步，就到二十多里路那地方一座橋。在這橋這兒，這兩個要飯的又把他們的酒葫蘆——裝酒的葫蘆拿出來了，就說：「好啦！那你今天，我們走了，我們請你喝一杯酒。在你那兒喝了很多酒，今天我們請你喝一杯酒。」那麼這個王哲：「啊！你們也有酒嗎？好！」拿出一喝，喝了三杯酒。哈！然後這兩個乞丐說：「我們要走了。我們將來來年再見；來年見的時候，是在兩個三，還在這個橋這個地方見。來年我們再見面，在這個兩個三的那一天，還在這個橋這個地方見。」那麼說完了就走了，這兩個乞丐走了。

走了，你說怎麼樣啊？這個王哲就在這個橋上就醉倒了。一醉倒了他家裡的人呢，知道他送兩個乞丐，那麼這麼久還沒回來就叫人各處找；找了一找在那橋那兒把他找回來。抬回來了，等他酒醒了他就想：「哎！這兩個人我出去送他，怎麼送，只走幾步就走到那個橋那個地方去了？這兩個人一定是神仙了！一定是神仙了！」他就有點覺悟：「啊！這神仙我當面不認識，當面錯過了。這可太可惜了！」又一想：「哎！他說來年還可以見面，在來年兩個三那一天見面，還在那個橋上。」哦！他也就明白了：「哦！明年三月三，他在那個地方等我。好！」那麼從此之後在家裡就也不到什麼地方去，因為他太太不準他出門了，說他跟著要飯的走就醉倒在橋上，這個很危險的。那麼不準他出門了，他也就不出囉！

等到第二年三月三，這兩個三麼；三月三日這天又到那個橋上那地方去等。他到那橋，那果然這兩個人又在這兒；他就高興了，上前就跪倒，說：「你們兩個是活神仙啦！你快教我怎麼修行。怎麼樣修行了生死，我這個什麼了。」這兩個人說：「哦！你現在還認識我們。好了！我們就傳給你法了！」就傳給他修行這個方法，教他怎麼樣用功打坐啊，怎麼樣調呼吸啊，怎麼樣鍊這個九轉還陽丹啦，鍊丹啦，那麼就傳給他法了。傳給他法，這兩個人就告訴他了。哦！這個王哲就問這兩要飯的叫什麼名字？這兩個要飯的，一個說是叫「金重」；一個說叫「雙口。」那麼「金重」合起來就是一個「鍾」字；「雙口」就是個「呂」字。這一說他也明白了：「哦！這原來就是鍾、呂二仙！」

在中國，有這個漢鍾離是修道教的方法成了神仙了。還有唐朝這個呂洞賓這個呂祖。那麼他們兩個人就是師徒兩個人；這個呂洞賓是鍾離全的徒弟。那麼他就知道，「哦！這是鍾呂二仙來度他自己了！」於是他回到家裡，家裡又有太太，又有兒子的，修行，要說真修行就不太方便；不太方便，你說他怎麼樣啊？他就假裝瘋了，發狂了，見著人又打又鬧的，又咬又這個什麼。有的時候就笑，哈哈大笑；有的時就哭起來了，就假裝地發狂了，不是真狂。那麼他太太看他這樣子，就把叫人單單用一個房間，就給他裝到那個房間裡，到時候給他送飯。那麼平時誰也不敢接近他；誰一接近他，他就要吃誰，就那麼發狂。在這個房間裡沒有人去，他就自己打坐用功，閉關；在那裡閉關一閉閉了十二年，他修行成了。修行成了就跑到山東去。山東去，因為他有一些個弟子都在山東那邊；他因為他成道業了，他知道他的徒弟都在山東那邊，有他徒弟。

那麼他於是乎就從這個山西，用神通就出了那個房間就走了；走了，到山東這個騰海縣那個地方。他因為這個縣裡頭，有一個有錢的人姓馬叫馬鈺，兩夫婦都四十多歲，也沒有兒子也沒有女，但是就是有錢，錢多得很，那一縣裏頭他是最有錢的。那麼他一觀察因緣，觀察十方這個因緣；一觀察這個因緣，他應該首先度這個馬鈺和這個馬鈺的太太，叫孫淵貞，要先度他。度他怎樣度呢？他在那兒一想：「哦！我師父度我是要飯的，那麼我也做一個要飯的，度徒弟。」所以他也做成一個乞丐的樣子，拎一個黃瓷的瓦罐，那麼天天就到這個馬鈺這條村來要飯。每一天從他門口走一遍，每一天從他門口走一遍那麼要飯，要了半年多；半年多這個馬鈺連一句話也沒有和他講過，天天看是看得見，和這個孫淵貞都天天見面，但是不談話。這兩個徒弟不認師父，見著師父不睬師父；不睬師父，師父也沒有法子睬徒弟啊。這個師父雖然慈悲，也是不好意思啊，還是大約「我相」也沒有空。雖然有神通了，還是有個「我有神通。」

那麼有一天，這個馬鈺回到家裡就哀聲嘆氣，就是very worry，就嘆氣：「唉！」他這個太太就問，說：「你憂愁什麼呢？」他說：「憂愁什麼？我們現在，你說這麼多的錢，我們都四十多歲也沒有兒子，也沒有女；我們要是死了，這些個錢怎麼辦呢？」這孫淵貞就說了：「哦！你說我們這個錢怎麼辦？那有辦法！我現在我看我們應該修道。這個，就有子有女還是一樣受苦。我們有這麼多錢，我們可以找一個名師修道，將來可以修成道業就沒有生死了。」馬鈺說：「你真是作夢啊！那麼容易修道！尤其修道，說是修道，誰修行成過呢？哪一個真成了神仙呢？哎！你這不要想入非非了。」你這想到非非想處天去了，這叫「想入非非。」

這個孫淵貞就說，「不是，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善知識。」馬鈺說：「找到善知識？你看誰是善知識？我們跟誰學道啊？」這個孫淵貞說：「哎！你看天天到我們門口來討飯那個那個人呢，我看他這個相貌和普通人的不同。他就是一個有道的，有道德的善知識。我們要是和他商量商量，請他教我們修行，這個是一定會成功的。」

這個馬鈺聽她這麼樣講，那麼心裡也就活動了；心裡活動了就說「好！等他再來我和他講。」那麼第二天，這個王哲－－這個時候他改名字叫重陽，叫王重陽－－又來了，要飯。這馬鈺就說：「喂！」那個意思就是老頭子，也不很恭敬地這麼，或者說是一個「要飯的！」哎！你不

要要飯了。你到我們家裡來住，我有的是飯給你吃，你不要這麼辛苦要飯了。從今天你就在我這兒住，我有好房子給你住，有好飯給你吃。你不要去要飯去了。這個要飯的你說怎麼樣了？說：「你好房子留你自己住囉！好飯留你自己吃囉！我不願意住你的好房子，也不願意吃你的好飯，我就願意吃我所要的飯，住我這個一個願意住的地方。」

這他以為這個要飯的，他一說他會很歡喜接受他的請；請他在家裡住。想不到這要飯的拒絕了，他就趕快回去就同他太太講，同這個孫淵貞講說：「你說那個要飯的是個善知識，我們跟他學道。我對他講請他在我們家裡住，他不肯，他不願意。」孫淵貞說：「不願意？你當然說得不對了；你說得要對，怎麼會他不願意呢？」馬鈺說：「那妳去說去了！」

那麼他太太就出來對這個要飯的就說了，說：「哎呀！你老真是有道德的一個修行人啦！我們現在知道你是一個真正修道的人，我們想請你到我們家裡來住，教我們怎麼樣修行。這個，請你慈悲啦！」這個人說：「啊？你請我慈悲，你為什麼要跟我修道呢？」這個孫淵貞說：「因為我看你這個樣子是非常自在地，非常逍遙地。你這個是太好了！」這個王重陽就問她，說：「妳既然知道我自在逍遙，你為什麼不要自在逍遙呢？啊？」就問這個孫淵貞。孫淵貞說啊：「我是欲清淨而不得清淨。」我想要清淨也得不到清淨。「欲逍遙而不得逍遙。」我想要也學你這個逍遙自在的這樣子，但是得不到。我不知道怎麼樣修行，所以現在想請師父你到這個我們家裡住，一起修道。我們家裡也做一個道場，這還可以的。這個王重陽一聽她這麼說，就答應在這兒住。

把這一段先翻譯了，恐怕今天講不完。

還繼續昨天所講這個公案。這個時候就是在宋朝的末年的時代。這個王重陽受這個馬鈺的請，到他家裡住。住了一個時期，王重陽一看那個馬鈺也不發菩薩心，為自己夫婦兩個人想要修道。所以有一天，王重陽就叫這個馬鈺到他面前，說是：「你知道我到這個山東這個膠海縣這個地方，是為什麼來的？」馬鈺說：「我不知道啊？那麼師父你是為什麼來的呢？」王重陽說：「我就是為你來的。」馬鈺說：「你為我什麼來的呢？」說：「為你這個財產來的。」馬鈺一聽，「啊！這是個大騙子。這個修道的人要我的財產做什麼呢？我這回上當了！」趕快去告訴他太太，告訴他太太說是：「啊！你說這個師父是個善知識，我看他是個大騙子，來騙我們的財產來了。他頭先對我講他是為我來的，我問他為什麼為我來？他說為我的財產來的。那麼由這幾句話上看來，他不是一個修道的人。」

這個孫淵貞一聽，說：「哎！你弄錯囉！師父這麼說話當然有他的宗旨，有他的用意。你沒問問他要你的財產做什麼呢？」馬鈺說：「這個我就沒有問。」說：「那你去問問去啊！」馬鈺就去問他，「師父，你頭先說為我的財產來的，你當然是要用我的財產了。那麼你做什麼用呢？」王重陽說：「你現在有這麼多的錢，正可以把它拿出來供養十方來修道的人。所有修道的人都可以在這兒吃在這兒住。這麼樣子呢，大家可以安心用功辦道。你做一個功德主。這有多好！我為你的財產來就是為的這個。」馬鈺一聽，啊！原來師父是要用自己的財產做這個道場，說：「那可以的。那沒有問題。」於是乎就大肆宣傳，告訴所有修道的人，誰要到這兒來都不要給錢；這兒這個道不是賣的。那麼有人到這兒修道，供著吃供著住，供著穿供著所有的一切。

那麼當時全中國所有各處的人，都聽到這個消息了，有的就是真心修道的，來親近這個善知識：有的一聽說有的穿，有的吃，有的住，那麼這也跑來了。因為有的家庭很窮的，生活不能維持，那麼就跑來了；有的又是做土匪的沒有地方去了，就犯國家的法律各處都要抓他，那麼他跑到這個地方修道，那麼也就沒有事了；有的有年紀老的，也沒有兒子也沒有女，說那個地方有得吃有得住，又有得穿；這是個好地方，到那地方去。於是乎，就有的真心修行的人也來到這兒修，有的半真不假的這個也來修，有的完全為著生活也來修。一來這個人呢，來了有三、四千人，來了到這兒都是修道，都是報名要在這兒修道。

那麼這個王重陽就教他們修道，怎麼樣用功修鍊啊，天天也給他們講經說法，講開示。那麼這大家都聽得很有興趣的，一個走的也沒，沒有人走；沒有人走，為什麼呢？因為吃得又好，住得又好，穿得又好；什麼都好，到什麼地方也找不著這麼一個好地方。這修道主要要有法、財、侶、地。「法」就是懂得怎麼樣用這個方法去修行，要懂得佛法，懂得修身之法。「財」，就要有養道的財。你單單的一個人，說：「住茅篷，我吃點草根樹葉也可以的。」一個人可以，人多了那麼就要有東西吃，吃得還要好一點。最低限度也要有一點牛奶cheese（起士、乳酪）之類的。那麼這樣子，修道的人這個營養分才夠。這個樣子，在這兒有很久的時間了，大約就是拿十年來講吧；在這兒十年了，有一天這王重陽就要出去旅行，還沒有要出去旅行呢，他就病了。什麼病呢？這個全身都長瘡，這每一個瘡又生很多的蟲子，每一個蟲子在這兒吃這個瘡的膿啊血，在這兒很邋遢的。那個臭味，雖然聞不了這個一mile（哩），大約是一百步都可以聞到這個臭味。

那麼這一些個弟子，三千多個弟子，大約這個時候這個吃的也不太好了，穿的也馬馬虎虎的了。因為這個師父有病了，大家也什麼都馬馬虎虎不注意了。那麼這個三、四千的弟子一看：「哎呀！這個師父，平時給我們講經說法，說是怎麼樣修行，怎麼樣用功，能了生死。你看看他自己，泥菩薩過海自身都難保。啊！自己身上都生那麼多瘡，臭得這個樣子！這如果要有修行的人，怎麼可以有這種的病呢？這一定是很不好的，才生這種病。我們都不要跟這個假的善知識來修行了，我們另外去找一個真的善知識了。」於是乎這三、四千的徒弟一跑就都跑了，就剩下七個。

剩下七個，就一個姓邱的，一個姓劉的；姓邱的就叫邱長春，姓劉的呢，就叫劉長生。姓譚的叫譚長真；姓馬的叫馬丹陽；姓郝的叫郝太古；姓王的叫王玉陽；姓孫的叫孫淵貞，就是孫不二。這七個人不走，怎樣都要親近師父；師父就是臭也不怕，還在這兒等著。那麼這個邱、劉、譚、馬、郝、王、孫這七個人在這兒等著，等這個師父這個病又好了，瘡也都好了，又不臭了；不臭了，就告訴他們七個人，說我們要到南方去旅行。那時候在這個山東的地方，到南邊去旅行帶了七個徒弟。這七個徒弟輪流著出去化緣，化飯回來吃。那麼所有的人化來的飯這個王重陽都吃，就是這個邱長春他化來的東西，這個王重陽不吃。他出去化了很多饅頭，回來以為供養師父，這是師父一定會歡喜，師父平時歡喜吃饅頭。那麼拿來給師父，用一個盤子裝到師父這個地方了；這個師父發起脾氣，把這個盤子拿起給灑，揚到那個山上。這個邱長春自己又慢慢地把這饅頭去撿回來，那麼慢慢地吃，也不發脾氣。

那麼晚間住，在一個房裡住，同師父在一個房裡住。住，怕師父冷，他們晚間就燒起火來，弄了一堆火來烤火。啊！這個王重陽大發脾氣，用這個袍袖一煽，把這個火就都給煽滅了；煽熄了就有煙出。這一出煙呢，就把這個七個徒弟都給燻得咳嗽；燻得咳嗽了在裡邊不能打坐了，都跑到房子外邊去打坐。那麼到外邊一用功，這不冷了。這麼樣子，第二天說，「我們不去旅行去了。回去了。」

回來，到這個馬鈺家裡，又在這兒住。馬鈺也修行了；他太太也修行，所以自己就單住。單住，有一天這個師父就跑到孫淵貞這個房裡去了，就對她說一些個不正經的話，就說：「你一個人太孤獨了，在這very
lonely啊，你怎麼受得了啊」，說一些個好像很不守規矩的話。那麼這個孫淵貞一聽這個話就氣得大發脾氣，「啊！原來我以為你是個善知識，你原來是一個這麼下流的一個人！這個太不守規矩了！」哦！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到他丈夫房裡就對他丈夫說：「哎呀！我們認錯師父了！這個師父啊，不是個好師父，我們這回可上當了。」馬鈺說：「怎麼？怎麼回事情？」她說：「方才我在那修行用功打坐，這個師父到那地方去就引誘我，就和我說一些個不正經的話，又說我長得怎麼漂亮啊，不應該一個人修行啊，應該找一個男人啦，啊！怎麼樣怎麼樣子。這個講得太難聽了！」馬鈺就笑了說：「真的嗎？我們去看。」說：「你不信，我們到房裡去看看。」

她就帶著她丈夫到她房裡去一看，房裡什麼也沒有。孫淵貞說：「當然囉！我一跑出來，他怕我告訴你，他當然跑了嘛。這還有什可說的！」馬鈺說：「哎！妳方才到我這個房裡；我方才從這個師父的房裡回來。他叫我回來，說有人來找我。原來就是妳來找我。我方才同師父講話呢，師父怎會到妳房裡去呢？這是不對的！」孫淵貞說：「你真糊塗！這麼你都不相信」；不相信也沒法子了！那麼這個丈夫信師父，她不相信；說什麼丈夫也不聽，也不相信，就又回去了。

回去，過了幾天，這回這個師父又來了，還是和以前那麼樣講話，還是那麼不守規矩的樣子。這個眼睛也不守規矩；口也不守規矩；手也不守規矩。啊！這個身口意三業都不清淨了。那麼這樣子呢，這孫淵貞這回就說了，說：「師父你坐一坐，等一等，我到一到廁所去。我現在要出去出去。」那麼到外邊就把這個門，在外邊就給用一個木頭就給頂上了。甚至於在外邊就給鎖上了。「這一回看你往哪兒跑！」又去跑到告訴她丈夫了。她丈夫說：「哦！妳又來說師父到妳房裡去了是不是啊？這個老實對妳講，我也是方才從師父房裡回來的；師父說妳又來找我來了。」她：「找不找，你現在去看看啦！」馬鈺就同她去，把外邊頂門的棍子拿開來，把銷也打開來，到裡邊一看還是什麼也沒有。這回這個孫淵貞知道自己是錯了。啊！這個師父，是個不可思議的境界，來試驗她來。

這個孫淵貞明白她師父是身外有身，有化身，那麼對這個王重陽就深信不疑了。那麼有一天，她就到她師父王重陽的房裡去，請求她怎麼樣修行？王重陽就告訴她，說是這修行要有「聖處」，就是要一個有靈感的地方；在河南洛陽應該出一真仙，真正的神仙，妳能不能到那個地方去修行？孫淵貞說：「可以的。我可以到那邊去修行。」王重陽說：「妳自己可以了，妳認為妳可以；我認為妳不可以。因為妳生得太漂亮了，那麼在這一路上有幾百里路，妳這走路一定會遇著不正當的人，這時候妳怎麼辦呢？」孫淵貞說：「那師父你不要擔心，我有辦法。」

她就回到她房裡去，到廚房把鍋洗乾淨了，倒上一些個油，就把這個油燒滾了；這個油燒滾了，她就用一些個水就倒到這個油裡，這個油就爆出很多的油點子，她把她的臉接近油鍋。雖然沒有放到油裡頭，但是在這個油上邊，這油點子蹦到她面上，把面就都燙出很多的泡。這樣子，她回去見她師父說：「現在我這樣去可不可以？」她師父說：「啊！妳真是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人了！可以的！妳現在這樣去，那是絕對沒有問題了。」那麼這個孫淵貞從此改名字叫孫不二。「不二」，就修這個不二法門，也不修第二條路了，就是專一其心來修這個她師父教她的法。

那麼就到河南洛陽，在一個破窯裡頭，燒磚燒瓦的地方她在那個地方住；一住住了十二年，修成了。那麼這時候她師父在馬鈺的家裡又生病了；生病，病得很厲害，說話也顛顛倒倒地，也就好像發神經病似地。那麼有一天對他這個六個徒弟就說了，說是：「我現要開齋了，不吃齋了。你們去給我買幾斤肉回來，我要吃。」那麼這個徒弟孝順師父，師父開齋，雖然不願意，也就去買肉囉；去買肉，把肉買回來了，王重陽說：「我今天先不吃，你把它給我掛到我房裡頭。」把這個肉就掛到房裡了；掛到房裡，天氣熱這個肉都壞了，又都生蛆、下渣（音）啊，這很多的蟲子都生出來了，千千萬萬的那個蟲在這個肉上鑽進去，鑽出來；鑽出來，又鑽進去

，這麼樣子好像游泳似地，好像在這個肉裡頭游水的一樣，swim。

那麼這樣子呢，這個臭味也就；不單這個一個房裡臭，這整個家裡都臭了。臭了，這天這王重陽坐起來，叫他六個徒弟說：「你們大家也都來開齋好了。我這個肉我一個人吃不了，你們大家來幫著我吃。誰願意吃就拿著吃，就這麼吃。」那麼叫這個六個弟子吃。那五個誰也都不吃；不單不吃，眼睛都不睜，閉著眼睛裝老修行。這個邱長春啊，上去把這個肉就拿了一半就吃；一吃這個，「哎呀！難怪師父叫它是生蛆下渣，臭得這樣！這真比什麼都好吃，從來就沒有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那麼很快就吃完了；吃完了他還想把那塊也拿來吃，王重陽說：「你不要拿囉！那個留著給我吃囉！那一個天仙狀元被你搶去已經夠了，不要再吃了！」那麼邱長春還沒吃夠；這五個弟子呢，始終也不知道是那麼好吃。

那麼以後王重陽把那一份自己吃了；吃了之後，沒有多久就死了。這個師父就死了；死了，這弟子就把他裝到棺材裡了，向他家裡送。他在山東啊，向山西送；送，很奇怪的，這個棺材也很輕很輕的，不重。他們兩個人就抬動了，所以時時都可以換。到吃飯的時候呢，就有人把飯都給預備好了，他們就吃，也不用費神，也不要唸這個吃飯的咒。也不要，好像我們這三步一拜的，到吃飯的時候要唸「密斯鵬（pang2）」；那麼這也不用唸「密斯鵬」，就來了這個飯。那麼，每一天都是到吃飯的時候就有飯來，吃幾餐就有幾餐來。邱長春就，「哎！奇怪了！怎麼到吃飯的時候就有人給送飯。什麼道理？」

這一天離山西大約有一百多里路了，離這個王重陽的家。他就對他幾個師兄打妄語了，說：「師兄！師兄！我肚子疼了。」就像那個基辛吉在巴基斯坦說肚子痛一樣的病，說：「我肚子痛囉！我要到前邊走，找個地方大便去。」那麼，他幾個師兄說：「好啊！」那麼他就往前邊走，一走走到前邊這條村裡頭，一看，啊！他師父穿著黃袍，正在那兒向一個家庭裡頭化緣呢！說是啊：「我後邊有幾個人抬著一個棺材，他們沒吃飯呢。你們發發慈悲心，供養供養他們，結結緣。那麼你們以後就什麼事情都好，吉祥如意，能以一順百順。」這麼樣子說著呢，這個邱長春一看他師父在那兒給他們化緣，哦！就高興得不得了！說：「師父原來你沒有死啊！」上去跪倒就抱著師父這個腿就不鬆開，說：「師父啊！你真把我們騙苦囉！我們以為你死了；原來你還沒有死！」這麼樣子抱著師父腿就不放手了；不放手，這師父說：「你這個孽障啊！你盡用你的聰明；你有聰明你不把聰明收起來，你盡聰明外露。你現在不要緊啊，你又要多三年練磨的功夫。你又要多受苦受三年，然後才能成道業，就因為你盡用你這個小聰明。」

因為他這幾個徒弟裡頭，最聰明就是這個邱長春。他什麼事情人家不告訴他，他就明白了，也懂得他師父的意思。他師父雖然不吃他的饅頭，他知道他師父這是試驗他，一切一切他都明白！不論師父怎麼發脾氣他也忍受著，也忍耐。那麼這麼樣子，他這回抱著師父了，以為這回師父可跑不了啦！想不到師父說完這幾句話就沒有了，化一陣風就沒有了。從此再沒有人給送飯了，就他們自己到時候餓了的找「密斯鵬」也找不著了。那麼以後這一百多里路，盡是這個很麻煩的了。那麼為吃飯的問題也麻煩，所以；就到這兒了。

這幾個弟子，把師父這個棺材送到家裡去了，在這兒住了幾天，大家就都分散開來；有的兩個在一起的，有的就一個人單單去參訪。這個郝太古就到華山去做洞，做石頭洞。做一個洞呢，就有一個老修行來了；來了就和他化緣。化什麼呢？就化這個洞，化他造的這個石頭洞，說：「你會造洞，你把這個洞布施給我囉，你再另做一個囉。」唉！郝太古一想，這個修道的人是慈悲為本，方便為門，要利益其他的人。好了！說：「那就你住囉！」一打，打一個洞，就來一個人和他化緣；打一個洞，就來一個老道和他化緣。他因為是個石匠，在這個山上造了七十二個石頭洞，就來了七十二個人把他這個洞都給他化緣化去了。他這回想辦法了，說：「我在這個人能到的地方打洞，這個洞都被人給化緣化去了。哎！我到那個最高的地方造一個洞，就是人到不了，我在那兒就可以長住了，沒有人和我化緣了。」於是乎他到這個山上，最高的。這個華山就是在中國五嶽它是西嶽；西嶽華山，這個山上竹子很多。

這個謝冰瑩到過華山，她到過那個地方。那麼究竟看見這郝太古那麼多的洞；看見沒看見，不知道。

那麼他又到一個最高的地方造了一個洞，這回可沒有人來和他化緣了；沒有人來要這個洞，因為上下很困難，沒有旁人和他化緣呢，可是另外來一個人要拜他做師父。他收了一個老實徒弟；這個徒弟最老實，就和他在這兒修道。他上這個山，在那個上邊掛著一個鐵鍊子，那麼上山下山要抓著這個鎖鍊子往上上，所以普通人沒有法子到他那個地方。沒有法子到的了，他在這兒修行，這個老實徒弟就跟著他，服侍他來給他做一點工作。

有一天他就下去了，下去了這個老實徒弟你說怎麼樣？就不老實了。等他下到一半的時候，這個老實徒弟在上邊把那個鎖鍊子就給弄斷了，就把他跌到下邊去了，把這個師父跌到萬丈懸崖裡頭去。這個老實徒弟以為這個師父一定跌死了，這師父所有的財產這回都是他的了，就把師父所有的東西，值錢的和不值錢的東西都給收拾收拾；收拾到一起，揹著就要下山了。他以為他師父一定會跌死了，正在想法子下山，欸！看見師父從那邊來了，又回來了。師父問他說：「你到什麼地方去？」他說：「師父，你跌，跌到山下去了。我以為你永遠都不能回來，我一個人在這也不行了，那麼，所以我，我就要走了。」郝太古說：「不要走，還回去。我們還在一起修行。」這個徒弟說：「怎麼這個師父摔不死？」那麼回來又和這個師父在一起修行。這個修行以後，他把這個老實徒弟度得不那麼老實了，然後兩個人都修行成了，這是這郝太古。

那麼這個邱長春呢？這個劉長生；先講這個劉長生。這個劉長生你說他修行到什麼地方修行去

呢？他到這個妓女的地方去，妓女就是在無論中國外國，以前都有這個賣婬的女人，單單在這一條街一起住。這麼樣子呢，他就到這個妓女這一條街去修行。這個妓女就是不守規矩的女人，可是他就到這個不守規矩的女人這地方來修道。這一修道，這個妓女每一天，每一個人就給他用一朵花戴到這個道士的帽子上；戴到這個道士帽子上這個妓女這一天呢，她生意就很好的，賺了很多錢。那麼每一天都是這樣子，他就和這一些個不正當的女人在一起來修行。修得有一天他這個師兄弟有一個人就聽說他和這個不守規矩的女人一起，以為他一定墮落了，就想法子去度一度他去。這師兄弟看他墮落，也自己心裡也不安樂啊，所以就要想法子去度他去；要想法子去度他，到這個地方一看他這兒坐著修道。這個女人給他戴一朵花，那個女人給他戴朵花的，他就在那地方和這個女人講講笑笑地，嘻嘻哈哈地那麼很好玩的樣子。

「哎！」這個師兄弟就說了，說：「哎呀！師兄你啊！應該好好修行啊！在這個地方，這怎麼能修行？和這些個爛女人在一起，你到旁的地方去修行去了。」他說：「好！我到旁的地方。什麼地方可以修行呢？你告訴我啊？」他說：「什麼地方？哎！這個到山上哪個地方都可以修行嘛！」「那好，我現在給你燒一壺茶；你在這兒喝一壺茶再走吧！」這個師兄弟說：「哦！你這兒還有茶，這個太享受囉！我住山，連一杯生水我都還有的時候都喝不著啊！」

上人問弟子：「你們現在都想要喝水是不是？啊？」果逾第一個說是。啊！Good！那麼，好了就等他燒茶。他這個燒茶怎麼樣呢？就把他這個衣服打開來，把這個肚子散開，用一壺水放到這個肚子上用肚子來燒水；用肚子來燒水，哦！這麼一燒這個水就燒滾了。這個師兄一看，說，「喔！原來他道業已經成就了，用三昧真火就可以燒茶。這我還是不行喔！」於是乎就知道這個師兄沒有墮落，就走了。這個劉長生叫「插花老祖」；「插花老祖」就是這個女人都給他插一朵花。他在這地方修行，那麼這是劉長生，就這樣修行。

等這個邱長春呢，你說他怎麼樣啊？見到他師父一次，師父說他要有多三年練磨的功夫，於是乎他也出去各處這麼遊走。遊走到一個這個河；這個河也沒有橋，來回過人也不容易過，有的時候就把人就淹死了在那兒。那麼邱祖他就發心在這兒來做人的橋樑。怎樣做橋樑呢？那兩邊來人，這一邊的人，他就揹到那邊去，令他得到波羅蜜；那邊人呢，他就揹到這邊來，也得到波羅蜜了。那麼這樣子在這個河裏揹來揹去，這個河水有毒，把他這個腿都給毒得成黑色了；就那麼樣子，他還是那做這種工作。做這種工作以後，就遇著一個會相面的，這相面的人說：「嗨！你在這兒揹人啦，揹來揹去你做好事啊；你雖然是做好事，但是你將來死還是要餓死的。」他說：「怎麼要餓死呢？」他說：「你聽沒聽說過這個有螣蛇紋鎖口？就會餓死的。你這個相貌上，你這個臉上就有螣蛇紋鎖口，所以將來你一定會餓死的。」先翻譯。

方才那個插花老祖，不是茶花；不是tea flower。「插」，就是這個花往那個花瓶裏一插這個插。插花，日本有這個插花；花道學院這個插花，怎麼樣插這個花。那是插，不是茶。這個「螣蛇紋鎖口」：螣蛇是一種蛇，在這個口的兩邊一邊一條把這個口鎖住了。有這種的東西的這個人就應餓死。蛇就是snake。snake那「螣蛇。」「螣蛇」是這麼一種；另外有這麼一種蛇，snake。有這種紋的人都應該餓死。那麼這個邱長春他聰明是很聰明的，可惜就是德行不夠一點；德行差一點，所以要受很多苦。要受很多苦，他聽見有人說他應該餓死，他自己就想不通了，就不明白，就stupid了；stupid，他就想：「啊！早晚也要餓死，我這個命運呢，我這個生命是應該餓死的，那麼我就早一點餓死囉！」

怎麼樣餓死呢？自己走到一個地方，看見一塊石頭；在也沒有人到的地方有這麼一塊石頭，他就：「啊！我在這個石頭上坐著，躺著，我不離開這塊石頭，就在這塊石頭上餓死就算了！」於是乎他也不去化緣啦，也不去乞食去了，那麼就在這個石頭上坐著；坐不住就躺著；餓得不能動彈就躺到這個石頭上。看看就要餓死了，譬如再過一兩天會餓死了，那麼在這時候他這個地方就有了水了；漲了水，這河裏的水漲起來很高，這個水漲到這個石頭上邊，那麼在這個水裏頭嘛，就漂漂搖搖漂了一個桃。這一個桃是很大的，就流到他嘴裏這兒，他想不吃呢；也不知道是他想吃啊，是想不吃啊，這個嘴自己就張開了。不知道是他叫它張開啊，是它自己要張開這個嘴，這就沒有法子研究得清楚。因為這個嘴一張開，這個桃就跑到口裡，就吃了；把這個桃吃了之後這個精神也又充足了，就不死了。

不死了，他又：「啊！你真討厭！我在這個石頭上能流來桃可以吃。哎！我跑到山上去。」到山上去是沒有水到的地方，買一條鎖鍊子；買一條很粗的鎖鍊子，就把自己這個脖子鎖到這個樹上；把這個脖子鎖到樹上，坐到這個樹底下，這麼坐著。「這回我看你死不死？這回沒有水來了，也沒桃來了，看你怎樣再有東西吃！」把這鎖鍊子鎖到脖子上，把這個鑰匙就用力往遠遠這一丟；遠遠一丟，自己也沒有法子找得到這個鎖匙了。那麼這個一定是餓死這兒了，就在這個地方這麼等著死。等著死呢，又看看要餓死了；要餓死了，這時候就來一個採藥的人在山上找這個草藥。Find this medicine。

那麼這個人到這兒一看，就非常驚奇，啊！very surprised。他說：「哎！你在這犯了什麼罪了？他們怎麼把你鎖到這個樹上了？啊？你這是犯了什麼法啊？國家有這個法律把你鎖在這個樹上了嗎？啊？你這個太可憐了，你這個……你犯的什麼罪啊？」他就說：「我不是犯罪了。」那麼說：「你不是犯罪，誰把你鎖到這個樹上啊？」他說：「我自己把我自己鎖到這個樹上。」「哎！你怎麼這麼聰明把你自己鎖到樹上啦？」他說：「唉！老先生你不知道，我因為有人給我相面，說我螣蛇紋鎖口，一定會餓死。那麼我一想，唉！什麼時候都是要餓死，所以我就自己想把我自己餓死他算了。餓死他算了！」說：「你自己，你是一個出家道士，你為什麼要出家啊？」他說：「我出家的時候，我想要修道了

生死，求這個長生不老，得到永生，永遠都不死了。」哦！他說：「哦！你麼可以不死呢？」他說：「我修行就會不死了。」「哦！你修行就會不死了；那你餓死，你就不會不餓死嗎？」

哎！這麼一講，這個邱祖明白了：「哦！我，我修行都可以不死。那麼我命也應該餓死，我也可以轉變我的命運嘛！我可以change我的life嘛！啊！」這麼樣一想，說：「你說得這個是很對的，可以不餓死；可以不餓死，那麼我現在也沒辦法不餓死啦。我把我自己鎖到這個樹上，現在也沒有地方找這個鎖匙，來開我這個鎖匙了。那我這有什麼辦法再可以活呢？」這個採藥的說：「不要緊，我去給你找鎖匙去。」那麼到那個地方就把鎖匙給拿來，就好像他這個賣藥的放的鎖匙一樣。那麼拿來了把他鎖匙給開開了；開開他就苦修了，從此就是苦修。

怎麼樣苦修法呢？他也不要一個茅篷，也不要一個碗，也不要一個筷子，就穿的這都是糞掃衣，在人家不要那個糞堆裏撿出來這個破布，他補到一起來穿。是穿的也破，吃的盡是各處去乞食；人家吃剩下那個菜飯，給他來吃。住呢，也沒有有一個地方住。那麼有的時候在樹下住一宿，有的時候在河邊住一宿，有的時候，總而言之隨遇而安了。哎！到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住，也不需要一個帳篷；什麼都沒有的；也沒有一個碗，也沒有筷，就帶著一個什麼呢？一個葫蘆瓢。這個葫蘆瓢他喝水也是它，吃飯也是它，又用它來當帽子戴。

所以有一天這個天下雪；天下雪他就找一個糞堆，把人家那個馬糞弄一個坑，他就坐到那個馬糞的坑裡頭，馬糞那個糞堆旁邊，這個身上靠著這個糞堆在那兒打坐。打坐，他就作起詩來了，他說：「身靠糞堆頭頂瓢，遇著老天下鵝毛。」另外有一個人在旁邊，在路那邊往這兒走，一聽這個糞堆有人講話，在那個地方還有熱氣冒。「啊！這是個什麼？」就拿起一塊半塊磚照著他頭上這個葫蘆瓢就打下來；一打把這個葫蘆瓢就給打破了，打成兩半了。他就說：「哎！一家飽暖千家怨」，「半磚打破葫蘆瓢。」他說，我這兒一家，我這兒吃的也飽了，穿的也暖了，啊！這一家飽暖了。「千家怨」，就有很多人都怨了，都不高興了；不願意我這兒飽暖，所以拿著半塊磚，把我葫蘆瓢也給打破了。你看！這真是家破人亡語難開啊！家破人亡了。

唉！所以修道是要吃得苦，受得苦，忍得苦，耐得苦，這才行呢！所以你們這個幾個人不吃飯，今天就有這個果道就要向我遞降書順表了，就要無條件投降了，說是今天可不可以喝水？你們昨天喝水都可以的，不要說今天。在我這兒是沒有問題；在你們自己呢，照著辦。

菩薩無邊功德海，種種大願所莊嚴，此土俱時出妙音，普震十方諸剎網。
眾生業海廣無量，隨其感報各不同，於一切處莊嚴中，皆由諸佛能演說。
三世所有諸如來，神通普現諸剎海，一一事中一切佛，如是嚴淨汝應觀。

每一位菩薩，他在往昔都是修六度萬行，利益眾生，所以說「菩薩無邊功德海。」因為他利益眾生利益得多了，所以所積的功德猶如大海一樣，所以叫「無邊功德海。」「種種大願所莊嚴」：這個功德海，也就是菩薩所發的大願來莊嚴這個功德海。「此土俱時出妙音」：那麼在這個國土上，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菩薩他的大願所莊嚴的這個剎土。「俱時出妙音」：在同時都演說妙音。這個妙音不是單單就在這一個世界，「普震十方諸剎網」：普遍來教化十方諸佛剎土的這一切的眾生。這個剎土多了，也就好像一個網羅一樣。

「眾生業海廣無量」：這個眾生所造的業有善業，有惡業。無論是善業、惡業都沒有形相；如果要有形相，就一個人的業也把虛空充滿了。因為它沒有形相，所以只是有這麼一個名詞，沒有形相，所以叫業海。眾生的這個業力雖然沒有形相，可是並不是沒有，並不是就是空的，所以說「業海廣無量」：沒有數量那麼多。「隨其感報各不同」：眾生起惑造業受報，起惑造業受報，那麼個人所造的這種業不同，受的果報也不同。種善因就結善果，種惡因就結惡果，那麼善惡的果報每一個人的都不同。「於一切處莊嚴中」：在一切的這個諸佛剎土所莊嚴這個裡邊。「皆由諸佛能演說」：這種的果報，不可思議的果報，那麼只有諸佛才能把它說明白了。

「三世所有諸如來」：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所有一切的諸佛如來。「神通普現諸剎海」：他們的神通變化普現於所有的這個諸佛國土裡邊。「一一事中一切佛」：在每一粒微塵裡邊，每一個國土裡邊，這所有的一切佛。「如是嚴淨汝應觀」：像前邊所說的這種的莊嚴和清淨，你應該要看一看，了解這諸佛的境界。

過去未來現在劫，十方一切諸國土，於彼所有大莊嚴，一一皆於剎中見。
一切事中無量佛，數等眾生遍世間，為令調伏起神通，以此莊嚴國土海。
一切莊嚴吐妙雲，種種華雲香燄雲，摩尼寶雲常出現，剎海以此為嚴飾。
十方所有成道處，種種莊嚴皆具足，流光布向若彩雲，於此剎海咸令見。
普賢願行諸佛子，等眾生劫勤修習，無邊國土悉莊嚴，一切處中皆顯現。

普賢菩薩又說，說過去劫和未來劫、現在劫，這「十方一切諸國土」，所有十方這一切諸佛國土。「於彼所有大莊嚴」：在每一個國土都有它不同的大莊嚴。「一一皆於剎中見」：這每一個國土，這個不同的莊嚴都在它這個剎土裡邊現出來，你可以看得見。「一切事中無量佛」：在這個一切國土裡邊，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諸佛。「數等眾生遍世間」：這個諸佛，也就有多少眾生就有多少佛，所以說「數等眾生遍世間。」「為令調伏起神通」：為著使令這個剛強眾生，難調難伏的剛強眾生，能以調伏他，所以諸佛就用一種神通來調伏這一切眾生。「以此莊嚴國土海」：也用這個神通變化調伏眾生，來莊嚴諸佛國土。

「一切莊嚴吐妙雲」：那麼這個世界海，一切諸佛國土的這種莊嚴，又都現出來一種妙雲，流露出來一種妙雲。「種種華雲香燄雲」：那麼這種莊嚴雲也不是一種，有種種的華雲，種種大寶蓮華的雲，種種的香燄雲，又有種種的摩尼寶雲。「常出現」，常常出現出來。「剎海以此為嚴飾」：所有諸佛的國土和這一切的剎海，都以這種種的這個寶雲來做為莊嚴，一種修飾。「十方所有成道處」：在十方世界，每一個世界都有諸佛成道的地方。「種種莊嚴皆具足」：在這個佛成道的地方，都有種種的莊嚴具足。在這個《法華經》上，就「三變土田」，把這個娑婆世界變成一種莊嚴的世界。那麼這就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

那麼這個世界，就是我們這個娑婆世界，我們眾生看著它是有泥啊，有土啊，這是五濁惡世啊。在諸佛份上看來也都是黃金為地的地方。我們各眾生的業障，障著它，雖然就是黃金為地，我們也看不見。我們看它就是泥土的世界。這個在佛住世的時候，所喝的水都比我們現在的牛奶有營養。佛入涅槃了一百年的時候，這阿育王供養這一些個大阿羅漢這個牛奶，然後他就告訴這個證果的阿羅漢就說：「你們各位上座，喝牛奶的時候要少喝一點；喝多了這個牛奶就會不消化。」這阿羅漢說：「哎！這個牛奶還有什麼不消化？你真是不懂！在佛住世的時候，喝的那個水都比現在牛奶有營養。現在佛入涅槃一百多年了，這牛奶也沒有營養了，連佛住世的時候水都不如，還說吃多了不行。有什麼不行的？」

那麼阿育王就說：「那你能不能把佛住世的時候的水給我嚐一嚐，和現在的牛奶怎麼樣呀？」這大阿羅說：「可以的。」因他能把過去移到現在，未來也移到現在，未來做為過去，過去做為未來，互相把這時間都搬了，能把時間都來回搬。所以他就把佛住世的時候的水，搬回來一點給這個阿育王喝；阿育王一喝：「啊！果然是比牛奶這個味道都好啊！」這是說什麼呢？這就是說佛住世的時候，眾生都有福報，所吃的東西都好吃，營養份也好。那麼現在去佛時間久了，眾生的福報都薄了，所以一切的東西，都沒有佛住世的那時候那麼好了。

我記得在很小的時候，吃這個米或者吃這個麵，在這個地方吃這個飯的時候，隔著一個部落就聞到這股香味了，這香得啊不知多香！你就不要說沒吃飯；吃飽了飯還想要吃，吃飽了飯還想要吃，因它太香了！你說要是你們沒吃飯的幾個人在那個時候，一定忍不住不吃飯。我們現在因為這個飯和麵，味道都沒那麼好了，所以你們不吃飯可以忍得了；要在那個時候啊，那不容易忍了。那麼現在不吃飯可以，不喝水就不可以了。你看！有人就一定要喝水；喝水喝多了就會有麻煩。那麼這個眾生福報沒有了，所以這個吃的東西味道也都不香了，這隨眾生的業來這個什麼。

那麼在古來，人不要種地的，不要像現在這麼忙得不得了，又去種田啊，說現在種田有機器了，用機器種田呢，又省力啊，是又可以打穀啊又打得多。唉！這個你以為是不得了，在古來這個種一次的穀，就可以收七次的糧，種一次就收七次。你把它割了；割了它又出來，又出來又生穀，又打糧，不用種那麼多次，一次就收七次。那為什麼呢？就是眾生的福報，有那麼大的福報。他就有那麼大的感應；現在福報沒有了，所以也就沒有感應了。我們自己還不知慚愧，還覺得：「哦！這機器作工」；機器作工怎麼樣？把人都餓死他。

「流光布向若彩雲」：這個所有的莊嚴，有一種光，這種光非常莊嚴的。「布向」：向哪一個地方去莊嚴，都像彩雲一樣似地。「於此剎海咸令見」：這一個剎土，就能看見那一個剎土的這個莊嚴；那一個剎土又可以看見這一個剎土的這個莊嚴，所以「咸令見」，都令眾生一起見著。「普賢願行諸佛子」：這是什麼道理有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呢？這都是普賢菩薩的願力，普賢菩薩的行力所莊嚴的。你們各位佛的弟子，「等眾生劫勤修習」啊！你們要修習啊，發長遠心，要發等眾生那麼多的劫數，來勤修習不退轉，才可以的。「無邊國土悉莊嚴」：所有無邊的諸佛國土，完全都莊嚴妙。「一切處中皆顯現」：在一切諸佛國土裡邊，都顯現出來這種境界。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應知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塵數清淨方便海，所謂諸菩薩親近一切善知識同善根故，增長廣大功德雲遍法界故，淨修廣大諸勝解故，觀察一切菩薩境界而安住故，修治一切諸波羅蜜悉圓滿故，觀察一切菩薩諸地而入住故，出生一切淨願海故，修習一切出要行故，入於一切莊嚴海故，成就清淨方便力故，如是等有世界海微塵數。爾時普賢菩薩，欲重宣此義，承佛威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

「爾時」：當爾之時，這普賢菩薩又告訴大眾說了，說你們知道嗎？各位佛的弟子，那麼前邊所說的這是很簡單的這個佛的境界，你們還應該知道這個「世界海有世界微塵數。」這個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塵數那麼多的世界海，那麼多世界海裏邊又有「清淨方便海」：這個清淨方便的這種法門海，就是所說的「諸菩薩親近一切善知識。」這所有的菩薩，他各有他的同參、善友，有他的所親近的這個善知識。「同善根故」：為什麼他親近善知識呢？因為彼此大家這善根都互相同的緣故，所以互相親近。「增長廣大功德雲」：增長他們的廣大的功德雲。「遍法界故」：為什麼增長廣大功德雲呢？因為這個功德雲增長可以遍滿法界。「淨修廣大諸勝解故」：那麼大家在一起共同修行，這個一切的殊勝的法門，解脫的法門的緣故。「觀察一切菩薩境界而安住故」：那麼普遍觀察所有的這個菩薩的境界，那麼大家都互相安住故，安住在這個菩薩的境界上。

「修治一切諸波羅蜜悉圓滿故」：大家都修行這個六度萬行一切的波羅蜜，所有的到這個彼岸的這方法。「悉圓滿故」：令這種六度萬行的這種行門都圓滿。「觀察一切菩薩諸地而入住故」：又觀察由初地乃至於到等覺這一切的諸地菩薩，而入這個十地，等覺這種的地位來居住。「出生一切淨願海故」：又大家能互相勉勵，互相發願，你幫助我發什麼願，我幫助你發的什

麼願，互相鼓勵。你說：「哦！你發這個願真好啊！」那位菩薩說：「哦！你發的也不錯啊！大家共同往前去精進囉！」這麼互相就發這個清淨的大願。「修習一切出要行故」：修習所有一切的，出三界的這種的最要緊的行門，超出三界的。「入於一切莊嚴海故」：能入到菩薩這個莊嚴的這海裡邊來。「成就清淨方便力故」：能成就一切的清淨方便這個力量，這種緣故。「清淨方便力」就是成佛了。「如是等有世界海」：像這樣子有世界海微塵數那麼多。

「爾時，普賢菩薩」：當爾之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願意把這個長行的義理再重覆說它一遍。「承佛威力」：他仰承佛的大威神力；他不是說：「哦！這我自己有這個能力」那麼貢高我慢地。「哎！這是我說的。這是我做的啊！這是我辦的啊！」什麼都有個我。他這因為什麼都歸功於佛，自己沒有我相。仰承佛的大威神力「觀察十方」：意思呢，如果不是佛來加被幫助他，他也就不能說這個偈頌，沒有這種智慧。因為佛加被幫助他，所以他才能觀察十方，「而說頌言」：說出這個偈頌來。那麼金山寺，前幾天果照（音）的父親到這兒來看我們各位，今天她的母親也來了，所以我今天給大家介紹你們各位認識認識，這一位是果照的媽媽。因為她有這麼好個媽媽，才生出這麼好個女，來在這兒修道，很誠心地。過去是打禪七十四個禮拜，和這個果修是老同參。但是妳要果修，不要果不修；果不修就糟糕了。

一切剎海諸莊嚴，無數方便願力生，一切剎海常光耀，無量清淨業力起。
久遠親近善知識，同修善業皆清淨，慈悲廣大遍眾生，以此莊嚴諸剎海。
一切法門三昧等，禪定解脫方便地，於諸佛所悉淨治，以此出生諸剎海。
發生無量決定解，能解如來等無異，忍海方便已修治，故能嚴淨無邊剎。

「一切剎海諸莊嚴」：這「一切」就包括盡虛空遍法界，所有的諸佛國土。因為諸佛國土很多很廣大，所以就譬如海。那麼在這個世界海，每一個世界都有它的莊嚴。這個莊嚴是由這個「無數方便願力生」：是由諸佛菩薩這種方便的願力所成就的。「一切剎海常光耀」：這所有的一切諸佛國土常常地放光，照耀其他的這個世界。這是什麼所成就的呢？這是「無量清淨業力起」：這是由這個諸佛菩薩，無量無邊的這種清淨業力所成就的，所造成的。「久遠親近善知識」：這個修道的人要發願時時刻刻都要親近善知識。在自己沒有證果以前，一定要親近善知識，遠離惡知識。所以說「久遠」：這個久遠包括無量劫無量劫這麼長的時間。可是親近善知識，這麼長的時間也不覺得這個時間長，還是好像方才親近善知識似地。為什麼呢？就因為這個求法這種的欲念，求法的這種願力，是非常地懇切至誠。雖然親近善知識，很久也不覺得是久。

「同修善業皆清淨」：那麼親近善知識，自己就有所依靠。那麼同修善業。不會造惡業，所以「皆清淨。」親近善知識，和自己都得到這種清淨業。「慈悲廣大遍眾生」：這個佛的慈悲是廣大的，遍及一切眾生。「以此莊嚴諸剎海」：諸佛就是用這個慈悲普度這種的願力，來莊嚴這一切諸佛的剎海。「一切法門三昧等」：所有的這個八萬四千法門，和這個所有的三昧等，這個就是所有的一切的定，好像禪定啊，解脫啊，方便啊，這種種的三昧。禪定三昧、解脫三昧、方便三昧，這種種的三昧。「於諸佛所悉淨治」：這個所有的菩薩，在一切諸佛的道場。「悉已淨治」：那麼完全都修治了，把這一切的三昧，一切的法門，都修行圓滿了。

這個「治」，就是把這個惡習氣治除了，那麼善業就增長了，所以去惡增善這都叫「治。」就好像人有病，那麼用藥給他治病。那麼一切眾生這習氣毛病，我們用這個法門，種種法來治這個毛病。

「以此出生諸剎海」：以這種的修行的功德，出生一切諸佛的剎土。「發生無量決定解」：那麼修道，你要得到智慧；你得到智慧了，才能有選擇的法眼，擇法眼。那麼選擇一個法門是對自己相應；哪一個法門是對其他人相應。那麼「發生無量決定解」：「決定解」就是不懷疑，認得很清楚。我修什麼法門都認得很清楚，不是似是而非或者將信將疑；不是那樣的，那樣的就沒有決定解了。「能解如來等無異」：他的這種的知見、智慧、正知正見，雖然沒有成佛，可是這個見解和如來「等無異」，都不會錯的，和如來所見的都是一樣的。「等無異」就是和如來的知見是一樣的，可是沒有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

「忍海方便已修治」：修道的人最要緊的就是這個忍，你無論修什麼法門，你要能有忍都會有成就的；你要沒有忍就不會有所成就。這個一切法門都是很困難的，都是不容易修的。你不要說旁的，就拿這個打餓七，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的人忍耐力不夠呢，他就做不到了，就半途而廢了。那麼要有忍耐的力量，你就會圓圓滿滿地成功了。你成功，然後你這個定力也會增加了，你這個欲念也會減少了。所以這個功不唐捐，你用什麼功都會有它的功德存在的，但是就要有一個忍耐。這個忍，就是不能受的要受，不能忍的要忍，就是在這個地方，你自然忍多一秒鐘，就把這個關打破了，就過去了，就成就了，所差的就差一秒鐘。這一秒鐘要忍了，那秒秒鐘都忍了；這一秒鐘你要不忍呢，那就所有的時間都忍不了了。所以就在這一秒鐘你要忍，忍這一秒鐘，說，Wait a minute. Wait a minute。那麼你常常能修這個忍，一切都會成就的。

今天，我看見我們這個大具餓得倒那兒了，餓得躺那個地方蓋著被休息了。我去看一看，他大約沒有睡著，可是他也沒有動彈。等我出來了，他轉過頭看看。我就問他：「你怎麼樣啊？」他說：「沒有氣了。」我說：「那沒有氣是最好啊！沒有氣就沒有脾氣了；這把脾氣餓跑了，這再好都沒有了！這就是要修這個忍辱了。沒有氣就沒有脾氣。那個脾氣，那個temper，就是由氣來支持它；你要餓的不能動彈了，誰罵他也不知道了。你看！為什麼餓得沒有氣力了，不能和人打架了？甚至連這個找這個「密斯鵬」的時間都沒有了。那麼這樣子都要一個忍，這就

叫「忍海」；「忍海」這是方便。「已修治」：和這個方便法門，我們現在所修的都是方便法門。

譬如我們唸經，做早晚課，這都是修方便法；這不是這個一修就成佛了，都是方便法。可是這個方便法，我們在沒有成佛之前，必須要從這個方便路上走。所以過去諸佛菩薩都是對這個「忍海方便已修治」：已經都修行成功了，修行圓滿了。「故能嚴淨無邊剎」：所以這個諸佛神通的力量，它能莊嚴清淨，令所有的諸佛剎土都莊嚴清淨了。

為利眾生修勝行，福德廣大常增長，譬如雲布等虛空，一切剎海皆成就。
諸度無量等剎塵，悉已修行令具足，願波羅蜜無有盡，清淨剎海從此生。
淨修無等一切法，生起無邊出要行，種種方便化群生，如是莊嚴國土海。
修習莊嚴方便地，入佛功德法門海，普使眾生竭苦源，廣大淨剎皆成就。
力海廣大無與等，普使眾生種善根，供養一切諸如來，國土無邊悉清淨。

佛、菩薩為著利益眾生，教化眾生，令眾生離苦得樂，所以菩薩、佛才忍苦，修種種的這個難行的苦行。他想修成道業好救度眾生。因為這個，所以他修福修慧，修得「福德廣大常增長」，這個福慧雙圓。「譬如雲布等虛空」：就比方說好像那個雲在虛空裡頭那麼充滿一樣。「一切剎海皆成就」：所有的諸佛剎土都莊嚴成就。「諸土無量等剎塵」：所謂修這個六度萬行；本來這個「度」是沒有量那麼多。不只六度、十度，有無量諸度，有無量諸波羅蜜等這個諸佛國土微塵那麼多的度。「悉已修行令具足」：那麼完全把這一切的波羅蜜，一切的度都修行圓滿了。「令具足」：具足也就是圓滿。「願波羅蜜無有盡」：這個菩薩修行的時候就要發願，發願這是願波羅蜜。「無有盡」：發的這個願，這種波羅蜜是不應該有窮盡的，是無窮無盡的。

那麼你不要把這願停止了，你不要這個觀不自在菩薩，停止在這個深的般若波羅蜜那個地方，這不能停止的；你一停止就不自在了。這個觀自在菩薩，你變成觀不自在了。「行深般若波羅蜜」：你不要這個行深般若波羅蜜，要在這兒停止了；你停止，停止就過不去，就到不了彼岸。那麼這個願波羅蜜「無有盡」，沒有盡的。「清淨剎海從此生」：所有一切的清淨剎海，都從這個願波羅蜜生出來的。

「淨修無等一切法」：那麼你「淨修」，專一地修行。「淨」就是專一的意思，就是沒有雜的，純一。那麼專門修行這個沒有數量那麼多的法門，就是八萬四千法門你都一起修。「生起無邊出要行」：你能在這個法門裏頭，你修行，選擇出離三界最要緊的這個行門去修行。「種種方便化群生」：諸佛菩薩是用種種的方便法門來教化一切眾生的。「如是莊嚴國土海」：像這樣子，為什麼佛要教化眾生呢？教化眾生也就是莊嚴國土，教化出來有眾生成佛，這國土又都莊嚴了。所以「修習莊嚴方便地」：那麼修習這個教化一切眾生，莊嚴諸佛國土這種方便法門。「入佛功德法門海」：能得到佛這個功德，成就佛這個法門海。「普使眾生竭苦源」：那麼成佛了，然後再令一切眾生都離苦得樂，把他那個苦的源頭乾了，沒有了。「竭」就是竭盡了；竭盡那個苦的源頭。

「廣大淨剎皆成就」：那麼離苦得樂，就是沒有眾苦但受諸樂，所以叫「廣大淨剎皆成就。」「力海廣大無與等」：還有要修這個力，這個像大海那麼多這個力量，修有大神通力，有大威德力，有大智慧力，有大辯才力，有一切一切的這個力量。「廣大無與等」：沒有再可以比的了。「普使眾生種善根」，為什麼要這個力呢？就因為願意令一切的眾生都廣種善根，發菩提心早成佛道。「供養一切諸如來」：那麼又要發願供養一切諸如來。「國土無邊悉清淨」：莊嚴無邊的國土，令一切的國土，無邊的國土都得到清淨莊嚴。

那麼現在有這四位不吃飯，因為知道金山寺這個米也不太多了，菜也很少的，所以要節省一點飲食。可是不吃飯的人，到街上去必須要兩個人一起去：兩個人有一個吃飯的，有一個不吃飯的。那麼要三個人呢，也要有一個吃飯的；四個人也要有一個吃飯的。三個人也要有一個吃飯的，四個人也要有一個吃飯的，五個人也要有一個吃飯的。因為這有一個吃飯的，他有力量，可以幫助這個不吃飯的。那麼單單不吃飯的人，無論有什麼事情，不要單獨地到外邊去；單獨地到外邊去，第一的有嫌疑，人家說，「他在廟上不吃飯，到外邊又買蘋果派去吃了。」所以，這個我們修行就要往真的修，不要叫人有一種懷疑。並且不吃飯的人有的時後或者頭暈眼花啊，在這個街上看不見車就和車去碰頭去，和這個車去握手去，這是不可以的。

雖然說我們修道不怕死，但是也不能硬用這個腦袋去和這個正跑著的火車來碰一碰：不可以的。所以這一切一切都要小心，要謹慎，不可以馬馬虎虎地。這個是我對你們有一個建議。不過我說了，你們聽就聽；不聽還沒有關係。因為這個話是由我說，那麼信不信由你們各位。我不知道你們這四個人將來誰是第一。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應知一一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塵數佛出現差別，所謂或現小身，或現大身，或現短壽，或現長壽，或唯嚴淨一佛國土，或有嚴淨無量佛土。

「爾時普賢菩薩」：在這個時候，這普賢菩薩又對大眾說了，說你們各位佛的弟子。「應知一一世界海」：你們應該知道，每一個世界海又有「世界海微塵數」，在一個世界海裡邊又包括微塵數那麼多的世界海。「佛出現差別」：這個佛出現於世，他每一個佛出現不同，所以說「出現差別。」「所謂或現小身」：有的佛出世現這個丈六老比丘相，這「小身。」「或現大身」：或者現千丈盧舍那身，這個現的大身。「或現短壽」：或者這個佛出世沒有多久，很短的

時間他就入涅槃了。「或者現長壽」：或者有佛出世現長壽，無量劫那麼多的壽命。「或唯嚴淨一佛國土」：或者有的佛，只是莊嚴他自己這一個佛的國土。或者又有的佛「嚴淨濕量佛土」，嚴淨無量諸佛國土，那麼種種的不同的。

或唯顯示一乘法輪，或有顯示不可思議諸乘法輪，或現調伏少分眾生，或示調伏無邊眾生，如是等有世界海微塵數。爾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承佛威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

或者有這個佛出世，是單單地顯示他這個一乘的法輪。「一乘」就是「唯一佛乘，更無餘乘」，就是說的佛乘法輪。或者有佛出世，他要顯示的不可思議那麼多的這個乘的法輪，就是大乘、中乘、小乘、聲聞、緣覺、菩薩，這個一切乘的法輪。或者有佛出世，他又示現調伏，來教化調伏這個少分的眾生，度眾生度得很少他就入涅槃了。或者有佛出世，他又示現調伏這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眾生，教化眾生教化的多。「如是等」：像前邊所舉出來的等等這個「世界海微塵數」，有微塵數那麼多。這只是簡單地說幾個而已。「爾時」：在這個時候。這個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他願意再把這意思說的比較明白一點，所以他仰承佛的大威神力，觀察這個十方一切的世界眾生，「而說頌言」：又用偈頌說出幾句話來。

諸佛種種方便門，出興一切諸剎海，皆隨眾生心所樂，此是如來善權力。
諸佛法身不思議，無色無形無影像，能為眾生現眾相，隨其心樂悉令見。
或為眾生現短壽，或現住壽無量劫，法身十方普現前，隨宜出現於世間。
或有嚴淨不思議，十方所有諸剎海，或唯嚴淨一國土，於一示現悉無餘。
或隨眾生心所樂，示現難思種種乘，或有唯宣一乘法，一中方便現無量。

「諸佛種種方便門」：這諸佛、菩薩，對我們一切眾生，可以說是慈悲到極點了。為什麼證明佛慈悲到極點來攝化眾生呢？因為他用種種方便門來教化一切眾生。「出興一切諸剎海」：那麼佛出現一切諸佛的剎海，諸佛的國土。「皆隨眾生心所樂」：他是隨著一切眾生心所歡喜的。「此是如來善權力」：這就是諸佛如來用這個方便權巧來教化眾生。「諸佛法身不思議」：諸佛的法身是你心也不能思，言也不能議的。所謂「口欲言而辭喪」：口想說，這沒有什麼話可說的；「心欲緣而慮亡」：心裡想想一想，這個念力也沒有了。「無色無形無影相」：這個法身，他是離一切相的，所以也無色也無形，也連一個影相也沒有。可是「能為眾生現眾相」：眾生應以何身得度的，他就現出來何身而為說法。譬如應以佛身得度的，佛就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菩薩身得度，佛就現菩薩身而為說法：所以現出種種的相。「隨其心樂悉令見」：隨眾生的心裡所歡喜的，令眾生得見。

「或為眾生現短壽」：或者這個佛，示現很短的壽命來教化眾生，令一切眾生都知道這一切都是無常的。「或現住壽無量劫」：或者有佛又出世，現常住在世，住到無量劫那麼長的時間。「法身十方普現前」：佛的法身普現於十方。「隨宜出現於世間」：隨眾生的機緣，隨眾生的機宜，出現在這世間上。「或有嚴淨不思議」：或者有佛出世，他嚴淨有不可思議那麼多的國土。「十方所有諸剎海」：十方所有的這個諸佛國土，他都莊嚴而清淨它。「或唯嚴淨一國土」：或者有的佛只嚴淨一個國土。「於一示現悉無餘」：在這一個世界示現，那麼其餘的世界他就沒有去示現，沒有去莊嚴。「或隨眾生心所樂」：或者隨眾生的心所歡喜的。「示現難思種種乘」：示現不可思議那麼多的乘：大乘、小乘，這麼無量無邊那麼多的乘。「或有唯宣一乘法」：或者有佛出世他就單單說一乘法。「一中方便現無量」：在這一乘法裡頭，也包括著著這個方便法，無量無邊那麼多的方便法門。

或有自然成正覺，令少眾生住於道，或有能於一念中，開悟群迷無有數。
或於毛孔出化雲，示現無量無邊佛，一切世間皆現睹，種種方便度群生。
或有言音普周遍，隨其心樂而說法，不可思議大劫中，調伏無量眾生海。
或有無量莊嚴國，眾會清淨儼然坐，佛如雲布在其中，十方剎海靡不充。
諸佛方便不思議，隨眾生心悉現前，普住種種莊嚴剎，一切國土皆周遍。

或者有佛出世就成正覺了。「令少眾生住於道」：使令很少的眾生成就道業了。「或有能於一念中」：或者有佛出世，能於一念之間，一念的裏邊，「開悟群迷無有數。」就在這一念之中，教化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眾生。「或於毛孔出化雲」：或者有的這個佛出世，在毛孔出很多的這個變化的寶雲。「示現無量無邊佛」：又在這個寶雲裡邊現出無量無邊地那麼多的佛。「一切世間皆現睹」：所有十方世界一切的眾生，都看得見這個佛。「種種方便度群生」：佛用種種的方便來教化一切的眾生。「或有言音普周遍」：或者有佛出世，他這個法音宣流周遍法界。「隨其心樂而說法」：隨眾生心所歡喜的，而佛就給他說這種法門。「不可思議大劫中」：在這個不可思議這麼多的大劫裡邊。「調伏無量眾生海」：調伏教化無量無邊那麼多的眾生，猶如海那麼多。

「或有無量莊嚴國」：或者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莊嚴諸佛國土。「眾會清淨儼然坐」：在每一個諸佛國土，都有一位佛在那兒教化眾生，轉大法輪，儼然坐於菩提樹下而成道業。「佛如雲布在其中」：佛就像虛空的雲，遍布虛空似的。「十方剎海靡不充」：到這個十方諸佛國土的剎海，沒有不充滿的。「諸佛方便不思議」：諸佛所有的方便是不可思議的。「隨眾生心悉現前」：隨眾生心裡所歡喜的，他就現在眾生的前邊。「普住種種莊嚴剎」：他普遍住於無量無邊那麼多的莊嚴國土。「一切國土皆周遍」：所有盡虛空遍法界的國土，都有佛在那兒說法。

誰有什麼問題嗎？……你不出聲，我不等了。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應知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塵數劫住，所謂或有阿僧祇劫住，或有無量劫住，或有無邊劫住，或有無等劫住，或有不可數劫住，或有不可稱劫住，或有不可思劫住，或有不可量劫住，或有不可說劫住，或有不可說不可說劫住，如是等有世界海微塵數。爾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承佛威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

這一段經文是說，這個世界海的長遠最少都是有阿僧祇劫住。「阿僧祇」是梵語，翻譯成中文叫無量數。「爾時」：就是當爾之時，在這個時候。「普賢菩薩」：這個大行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他又對大眾說了。說什麼呢？他說：「諸佛子」：說所有你們各位佛的弟子。「應知世界海」：你們應該知道這個世界，深廣猶如大海。「有世界海微塵數劫住」：有的這個世界海無量無邊地那麼多「微塵數劫住」，那麼長遠的劫在這個世界上，它沒有壞。「所謂或有阿僧祇劫住」：就是所說的那個大數目，這是最大的數目。「阿僧祇」：印度有很多個大數目，恆河沙、那由他，不可思議、無量數，這都是這些個大數目。所以有的大數目像恆河沙那麼多。那麼這個微塵比那恆河更多了。「那由他」：說是這數目也是不知道多少了。「不可思議」也是一個大數目，「無量數」都是大數目，所以說「或有阿僧祇劫住。」

或者有的世界，就有這個阿僧祇劫那個無量數劫那麼長的時間，它沒有壞。或者有這個世界，就有無量劫那麼長的時間，它存在著沒有壞，沒有空。或者有這個世界有無邊那麼長的時間的劫存在，沒有破壞。或者有的世界「無等劫住」，有沒有可以比的那麼長的時間的劫存在，而不破壞。「或有不可數劫住」：或者有這個世界，它有不可數那麼長的劫存在著，而沒有壞沒有空。或者有這個世界「不可稱劫住」：有這個世界它「不可稱」，不可以「稱謂」，也就是不可以稱說了；不可以說它有多長的時間這個大劫存在著。或者「或有不可思劫住」：或者有這個世界，你就想都想不出來那麼大一個數目，那麼長的時間來存在它也沒有壞，也沒有空。或者「或有不可量劫住」：或者有這個世界，它的時間的長遠「不可量」：你不可以度量那麼長的劫久住。「或有不可說劫住」：或者有這個世界，它在這個世界上有「不可說」那麼長的時間，劫存在著。「或有不可說不可說劫住」：或者有這世界，就是不可說都不可說了，那麼長的時間劫存在而沒有壞，也沒有空。

「如是等」：像前邊所說這等等。「有世界海」：有這個世界海「微塵數」那麼多的世界海。「爾時普賢菩薩」：當爾之時這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願意再重覆地來說一說這個義理，這個道理。「承佛威力」：他仰承著釋迦牟尼佛這個大威神力，「普遍觀察」十方所有的眾生，「而說頌言」：而說出這個偈頌，來再把它解釋一下。

世界海中種種劫，廣大方便所莊嚴，十方國土咸觀見，數量差別悉明了。
我見十方世界海，劫數無量等眾生，或長或短或無邊，以佛音聲今演說。
我見十方諸剎海，或住國土微塵劫，或有一劫或無數，以願種種各不同。
或有純淨或純染，或復染淨二俱雜，願海安立種種殊，住於眾生心想中。
往昔修行剎塵劫，獲大清淨世界海，諸佛境界具莊嚴，永住無邊廣大劫。

「世界海中種種劫，廣大方便所莊嚴」：每一個世界海經過種種不同的這個劫，這是諸佛廣大方便的願力，所莊嚴而成就的。「十方國土咸觀見」：那麼十方國土同時都可以看得見。「數量差別悉明了」：每一個世界海，或長或短，有多少個劫，不同的地方，「悉明了」：完全看得清清楚楚。「我見十方世界海」：普賢菩薩說，我看見十方所有的世界海。「劫數無量等眾生」：這個世界的劫數有的無量的，猶如眾生那麼多。「或長或短或無邊」：或者有的長劫，或者有的短劫。長劫也不離一念，短劫也不離一念；在這一念就可以成為無量劫，無量劫又可以作為一念。所以「或長或短」是隨心如意的。「或無邊」：或無量無邊。「以佛音聲今演說」：雖然那麼多的世界海，這個佛的音聲，在每一個世界海都有佛在那說法。

「我見十方諸剎海」：普賢菩薩又說，我看見十方諸佛剎土，「或住國土微塵劫」：或者存在那個國土，有微塵那麼長的時間，那麼多的劫數。「或有一劫或無數」：或者這個世界存在一劫的，或者有無數劫的。「以願種種各不同」：這都是諸佛的願，諸菩薩的願，眾生的願，種種各不同，各不相同。「或有純淨或純染」：或者有這個世界就是清淨的，完全是清淨的，純一不雜的，這個是清淨的。或者就有純染，有只是染。「或復染淨二俱雜」：或者有染，有淨，這二種摻雜著，夾雜在一起。

在這個《維摩經》上說：「隨其心淨，而佛土淨。」這時候舍利弗就生了一種懷疑心，說菩薩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他成佛那國土也就清淨。那麼現在這個釋迦牟尼世尊，他是在行菩薩道的時候，難道說他的心就不清淨嗎？為什麼他成佛這個國土不清淨，像這個五濁惡世這麼邋遢呢？啊？這個舍利弗打這麼個妄想；釋迦摩尼佛知道他這個妄想，就告訴大眾說了，說我這個世界本來是最清淨的，但是你們都看不見那又怨誰呢？說完了這話，就用足趾按地，用這個腳趾頭按到地上，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同時就都改變了；改變這個世界是眾寶莊嚴，就像那個眾寶莊嚴這個佛土。那麼大家一看呢，都「歎未曾有」，說：「啊！這真是稀有的！」那麼同時又都看見自己坐在這個大寶蓮花裏頭。所以這個「染淨」：有的染的眾生就不能見淨；淨，你看不見。有的淨的眾生，他也就沒有染了；那個染他沒有了，所以這是隨眾生的心意。

「願海安立種種殊」：這個諸佛菩薩這個願海，安立，這個世界種種的不同。「住於眾生心想中」：這種的或長或短，或多或少，都是由眾生這個心想所造成的。

「往昔修行剎塵劫」：這個佛，在往昔修行無量無數那麼多微塵那麼多的劫數。「獲大清淨世界海」：那麼他成就這個大清淨的世界。「諸佛境界具莊嚴」：那麼這個大清淨的世界海裏邊

，「諸佛的境界具莊嚴」，盡都具足了莊嚴。「永住無邊廣大劫」：永遠都住這無邊又廣大這麼長的大劫裡邊。

現在是這個末法時代，所以到處你找不著善知識，到處也沒有人宏揚佛法。好像我們這麼樣笨的人天天在這研究佛法，可以說是整個世界的聰明人，都不會拿出這麼大的忍耐心來研究佛法。所以難怪在這我們這兒研究佛法的人，研究一個時期就生了厭倦了。「厭倦」就是tired。那麼一生了tired
就打起來妄想了。這妄想就是覺得這麼辛辛苦苦地，沒有什麼大意思。也就好像打餓七似地，餓得這個妄想總生出來。等一等打個妄想說：「哦！這多笨呢！一個人不吃飯，這有什麼用呢？」還是吃飯好，喝水啊那麼水也很甜的。沒打餓七的時候喝那個juice（果汁），juice也不太好喝；現在不吃飯，餓了五天、六天的時候，「啊！就是水也比juice好喝了。這要不喝，你說這個這人真是stupid（笨）！」就打這個妄想。那麼，可是人吃飯吃多少也不討厭，天天吃也不嫌麻煩；吃完了又要往外搬家，送到廁所裏頭去也不覺得討厭。

那麼研究佛法呢，就覺得辛苦。可是，頭難頭難，在這西方佛教是一個開始的時候，一定是很困難的。很困難，從這困苦艱難裏頭才能造就出來人才。所以我常說，我到這個國家我是造就活佛的，造就活菩薩的，造就活祖師的。那麼你們誰是祖師，就一定會成功！誰是菩薩，一定會成功！誰是佛，那更容易成功！只要依照佛法修行，就可以成功的。

那麼，還要有最要緊的，無論哪一個人，到任何地方都應該擁護金山寺，不應該破壞金山寺。不應該做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這獅子身上的蟲子，牠就吃獅子身上的肉。你不要做一個佛教徒，吃佛教的飯，穿佛教的衣服，完了在往那個佛教裡頭，飯鍋裏頭扇大便，這個樣子一定會墮地獄的。金山寺是西方佛教的一個母親，我們無論如何不孝順這個母親，也不能殺這個母親。金山寺是西方佛教的母體，我們每一個佛教徒都應該擁護這個金山寺。不要像，有某某的居士，或者有某某的法師，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優婆塞、優婆夷，專門就想把金山寺來毀滅了它。甚至這兒有講經的道場，也各處去做麥克風，在街上做麥克風，告訴所有的人不要來聽經，說是金山寺講經，那兒盡小孩子連吵帶鬧地聽也聽不清楚，都要不去了。那不是天天有小孩子，也不是盡小孩子吵。所以，各位要注意這一點。有小孩子的時候他說不要人去；沒小孩子他也不來。你看，奇怪！

有名種種寶光明，或名等音燄眼藏，離塵光明及賢劫，此清淨劫攝一切。
有清淨劫一佛興，或一劫中無量現，無盡方便大願力，入於一切種種劫。

「有名種種寶光明」：有的世界和這個劫，叫種種寶光明。「或名等音燄眼藏」：或者有的世界海的名字，它的劫叫等音燄眼藏劫。「離塵光明及賢劫」：有這個世界海叫離塵光明劫，和這個賢劫。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賢劫之中，賢劫裏頭有千佛出世。「此清淨劫攝一切」：又有這個清淨劫，那麼包括一切劫。「有清淨劫一佛興」：有的世界這個劫，有一位佛出世。「或一劫中無量現」：或者有這個世界，在這一劫裏邊有無量佛出現於世。「無盡方便大願力」：這一些世界海這些個劫，都是諸佛無盡的方便大願力所成就的。「入於一切種種劫」：那麼因為佛的大願力，所以才成就種種的這個劫。

或無量劫入一劫，或復一劫入多劫，一切劫海種種門，十方國土皆明現。
或一切劫莊嚴事，於一劫中皆現睹，或一劫內所莊嚴，普入一切無邊劫。
始從一念終成劫，悉依眾生心想生，一切剎海劫無邊，以一方便皆清淨。

這個「劫」，或者有這無量劫變成一劫，或者有這個無量劫的時間只在一念之中，或者有這無量劫的時間連一念的短的時間都超過去了。「或復一劫入多劫」：或者有這個一劫裡邊，又好像很多劫那麼長的時間，或者在這個一念之中，就做為無量劫那麼長的時間，這種的境界就是說沒有定法；一切一切都是沒有一定的，所以說「一切劫海種種門。」在這一切的劫海裏邊，有種種的不同的門，分別。「十方國土皆明現」：在十方諸佛國土裏邊，都很明白示現出來。「或一切劫莊嚴事」：這個就說這個劫的莊嚴。前邊是說那個劫的時間長短；這個是說這個劫的莊嚴。這個劫，這個世界有用金莊嚴的，有用銀莊嚴的，有用七寶來莊嚴。所以「或一切劫莊嚴事」，或者這一切劫裏頭都莊嚴的這種情形，這種境界。「於一劫中皆現睹」：在這個一個劫裏邊，就現出種種莊嚴的這個境界。「或一劫內所莊嚴」：或者在這個一個劫內所莊嚴的。「普入一切無邊劫」：又到這個無邊劫都是這樣莊嚴，所以這也是沒有一定的。

「始從一念終成劫」：這個劫是怎麼成的呢？劫也就是從眾生這一念生出來的。一念可以變為無量劫；無量劫又可以收歸一念。所以，一開始只是從一念所生出來的。「終成劫」：那麼慢慢地就成了一個大劫。「悉依眾生心想生」：這都是從眾生的心裏頭這種妄想生出來的，生出這種的妄的，不定的這個境界。「一切剎海劫無邊」：一切所有的剎海，這個劫也是無量無邊的。「以一方便皆清淨」：那麼諸佛用一個方便法門，令這一切劫都清淨了。

這個世界的劫，成住壞空，都是從眾生這個妄想所造成的。不但這個成住壞空這個劫是從妄想造成的，所有一切一切的，沒有不是從這個眾生的妄想所造成的。因為眾生的妄想很多，那麼，於是乎就造成一個世界，造成一個地球、星球、月球、太陽光，都是從眾生的妄想所造成的。有的人就不相信這個道理，說是，「這不是的。那科學家發明的是有種種的原因，不是從眾生的妄想所成的。」那你說不是，我也就不要說是了。

我們就講一講這個小雞子和雞蛋。這個雞蛋本來不是個小雞子，那麼你把十五個或者二十個雞

蛋放到一起，那個母雞就打了個妄想了，說：「這麼多雞蛋，我可以菢出一幫小雞子啦！」牠就有這個妄想了。因為要一個雞蛋呢，牠不會菢窩的；那麼有多了，這個母雞連蛋也不下了，牠就要再造多幾個小雞子。於是乎，牠就天天在這個雞蛋上趴著趴著，來孵這個雞蛋。也不知道誰告訴牠的，牠就自己天然就會用牠那個嘴，就把那個雞蛋每一天翻它十幾次。隔一個鐘頭牠把它每一個翻一翻。那麼為什麼它要翻呢？因為這個雞蛋裏頭有一種黏質的東西，如果牠要不把底下翻到上邊，上邊翻到底下來；不做一做這個工作，這個雞生出來就會黏到那個雞蛋殼上，不會和那個蛋殼離開。所以牠必需要把它底下翻到上邊來，上邊翻到底下來。你說那個母雞的那個嘴是尖的，本來它翻那個雞蛋很容易就把它弄破了。但是牠很科學化地，牠用這個嘴不往那個雞蛋上去碰，牠往那個雞蛋底下來碰。由其底下再翻到上邊，上邊翻叫它到底下去。那麼把它翻得很平均地，每一個都翻過來。這樣子呢，等到二十一、二天的時候，這個小雞子就菢出來。那麼這個小雞子出來是怎麼出來的呢？就是從這個老母雞的這個妄想生出來的。牠這個妄想想生這個小雞子。那麼結果牠就成功了。

所以在《楞嚴經》上說：「胎因情有，卵因想生，濕以合感，化以離應」，這個道理說得很清楚。由這個這個母雞菢雞蛋這一點點看，你看看這個雞的世界，也是由妄想造成的。

那麼雞的世界是這樣子，其餘的世界：馬的世界，牛的世界，這狗的世界，人的世界，種種世界都是由這個想來造成的。牠那個母雞菢小雞的那個時候就是專一了。那時候就是入那個三昧了，入那個孵卵的三昧。那麼牠菢出來了，欸！牠又出那個三昧了；從三昧又出來了。那個小雞子一成小雞子的時候，牠也知道就用那個嘴，把那個雞蛋就叼開它，牠就跑出來。跑出來，你看原來牠那個肚皮，那個肚子就是那個蛋黃所變的，裏邊五臟也有了。你看這是不是由想而成的呢？由那個雞，你可以推想到其它的這種生物，都是這樣子，都是由這一個妄想所成的。

這個母雞，牠這一念的妄想；這個妄想就是從這個無明生出來。生出這個無明，無明緣行，牠就有了行為了，有了孵這個卵的行為。有這種行為就生出來識了。那個小雞子在雞蛋裡頭就有一種識生出來。有這個識然後就有了名色。名色，這個名色不是人，就是小雞子的這名色。名色緣六入，就有了六入了。這個雞的眼睛，雞的耳朵，雞的鼻子，雞的舌頭，雞的身體，雞的意；眼、耳、鼻、舌、身、意，都生出來了。六入，由這個六入牠在這個雞蛋裏頭就會動彈了，就長毛了。這個毛就有了觸了，有了觸牠就有了受用了。有受用，牠又生出愛來。愛，牠又想取了，要作為自己所有的；取緣有，有緣生。由這個有，牠就又有了生；有生就有老死了。

好像這個母雞孵雞的時候，這是個成劫。那麼雞生出來了在這個世界上活著的時候，這是個住劫。那麼等這個雞或者被人殺了，或者有病病死了，這壞了；壞了，然後就沒有了，這是空了。成、住、壞、空。可是牠這個妄想，是continue的，是繼續不斷的。好像牠生出來了，牠就想：「哎！我得到什麼地方去找點吃的東西？」牠就打這吃的妄想。那麼吃飽了呢？吃飽了：「哎！得到什麼地方找一個房子住一住，睡一睡」，打這個睡覺的妄想了。

你看那麼小的東西，牠都明白這個道理。睡覺睡醒了，又餓了；餓了，又要去找東西吃，都有牠的工作，有牠這種貪心。貪心，見到吃的東西，要有其他的雞來了，牠就和這個雞打架了，就攆其他的雞，不準牠在這兒吃。那麼其它的雞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你想自己吃，那是不行的，我見一面我要分一半」，那麼就打起來。牠就咬牠一口，牠就踢它一腳，牠用膀子又搧它一下，那麼互相就戰鬥起來了。你看那個雞，就因為要爭奪那個食，牠就要互相鬥爭了，何況人呢？

這個人，難怪你想侵略我，我想侵略你，都是因為這個想要吃東西，為著利第一。「利」，這個利能幹什麼呢？就能買東西吃，能可以買一切的自己所需要的這種物質，所以就鬥爭。這個是……（錄音帶斷）。小而雞，再甚至於連蚊子；蚊子牠互相飛著，你看牠那一飛，就叫牠……，那也是你想把我打跑了，我想把你打跑了；遇著吃的東西，牠互相爭著吃。這麼小的東西都這麼作戰，貪心這麼大！難怪在人類裡頭，做和尚的要貪多幾個施主，就怕「我的這個功德主可不要被旁人給拉去！」這個真是stupid（笨）！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就弄壞了。每個人都有自私自利的心，他沒有利人的心。他想：「我怎麼樣我怎麼樣；我如何；我要怎麼樣子；我要怎麼樣子。」哎！這一個「我」就搞得得天翻地覆，把這個世界就搞亂了。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應知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塵數劫轉變差別，所謂法如是故；世界海無量成壞劫轉變，染汙眾生住故；世界海成染汙劫轉變，修廣大福眾生住故；世界海成染淨劫轉變，信解菩薩住故。

在這個時候，「普賢菩薩」：這個大行普賢菩薩。怎麼叫「大行」呢？他就是修一般人所不能修的這個行門，所以叫大行；又叫大願，因為他所發的這個願，也是一般人所想不到發的這個願，所以又叫大行普賢菩薩，又叫大願普賢菩薩。這個「普」就是普遍；「賢」就是賢聖。那麼這個普賢菩薩，他行也大，是願也大，發心也大。那麼在無量劫他就發菩提心了，在每一位佛成佛的時候他都做佛的長子。這是他發的願，做佛最高的那個弟子，所以現在釋迦牟尼佛成佛了，他還是做釋迦牟尼佛的大弟子。那麼他「復告大眾言」：「復」，他又普遍告訴大眾這個眾生，就說了。這個「復告大眾言」就是連你我現在這一切的你我他，現在這個一切眾生都包括在內了。這個大眾，並不是說只有當時的大眾，而沒有未來的大眾；或者只有過去的大眾，而沒有未來的大眾。這個大眾包括過去的大眾，現在的大眾，和未來的大眾；就是過去現在未來這一切的眾生，所以叫一切的大眾。那麼大眾裡邊也包括你我他在內了。我們是當時的未

來，現在的現在。「諸佛子」：他告訴這一切的佛的弟子。那麼佛的弟子，也就包括信佛的人和沒有信佛的人，包括這個所有的眾生。所以這個大眾裡邊就是包括一切眾生。諸佛子就是已經做佛的弟子，和沒有做佛的弟子，可是過去的佛子，現在的佛子，未來的佛子都包括在內了。

這個「佛」字，有的人聽經聽得時間久了，當然是明白怎麼叫佛了；有的沒有聽過經的人呢，說佛教，「這個佛教究竟什麼叫個佛呢？」還不知道。那麼今天我們把這個佛字略微講一講。已經聽過的，不妨再多聽一遍，熟一熟；沒有聽過的呢，那麼就可以知道這個佛的意義。這個聽經聞法，不一定要聽這個會講經的人來講；就是那個不會講經的人講經，你也都應該聽。為什麼呢？不會講經的人，偶而他也會講出來這合乎佛心的道理。你聽經的時候不能選擇，不能說，「哦！那個講得好的我就聽多一點；講得不好我就不要聽了。」這個，不是一個學佛法的人所應該有的。學佛法的人，你「是道則進，非道則退」；合乎法你就往前去進步，不合乎法你可以改。那麼在這個聽經的時間，必須要有忍耐心，坐到那個地方有一點定力。

有這麼幾句話說得很好，說是「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粗言」就是講得很淺的，很粗的這種話；「細語」就是講得很詳細的，很深的這種道理：都是第一義諦。你會聽的都是第一義；你要不會聽的，就都沒有意思了。所以，你看這個人有沒有修行，有沒有功夫，你就看他這個聽經就看出來。那麼不歡喜聽經的人，聽經那個時候就要睡覺了。歡喜聽經的人，那麼聽經也要睡覺；但是他無論如何想辦法控制自己，令他不睡覺，管著他自己不那麼隨便。所以，由聽經這種的情形，你就能看出這個人是不是一個真正想要求佛法的人。

那麼佛，方才說解釋這個「佛」字。這個「佛字」是半梵語，具足了就叫「佛陀耶」；佛陀耶也就是Buddha，那麼半梵語單單就說一個佛字。這個因為亞洲人大約願意簡略，所以把這個佛陀耶就只說一個「佛」字。這個「佛」字是梵語，那麼翻譯過來成中文，就叫一個覺者。怎麼叫覺者呢？就是一個覺悟的人。怎麼又叫覺悟的人呢？就是不糊塗了。怎麼叫不糊塗了？就是斷了無明了；無明斷了，破了無明了。那麼要是有無明的呢，就談不到是一個覺悟者。那只可以算一個世間上的有智慧的人，談不到真正的智慧，談不到究竟覺。那麼這個覺悟了，就把這個無明斷了，破無明了；無明破，這個佛性就現出來：他叫「覺。」那麼覺，拿覺悟來講有三種。這三種是總起來說的；要是詳細說，大悟、小悟，還有不悟：那很多很多的種。

這三種的覺，第一是自覺；第二就是覺他；第三是覺行圓滿。「自覺」是異於凡夫；凡夫是不覺。那麼你能以自覺了，就是自己明白了；自己明白，那什麼樣人是自己明白呢？這個二乘人。二乘的人就是阿羅漢和辟支佛，這叫二乘人。凡夫做事情只有自私自利，沒有能利人；可是自私自利他也不想明白，天天都是這麼糊裡糊塗地只為我這個自身做著想，只為我自己的家庭做著想。那麼由生到死也不覺悟，也不追求人生的真正的道理，就所謂「糊塗而來，糊塗而去。」所謂「來時糊塗去時迷」：來的時候也糊塗，去的時候也更迷，沒有明白。「空在人間走一回」，就白在人間走這一趟了。

那麼這個自覺的人他是二乘，他覺得這一般人，從生到死也沒有真明白人生的真理，他就研究了，研究這個苦集滅道的道理。這個苦有三苦、八苦，有無量諸苦；這個集，煩惱集聚到一起也是不好的；滅，那麼寂滅無為，這是一個涅槃的別名，是一個好的境界，好的地位，那麼，但是要修道，所以他就知苦，斷集，慕滅，修道：修這四諦法。這是這個聲聞，聲聞修四諦法而悟道，斷了這個見惑，八十八品的見惑，那麼證初果阿羅漢，名字叫入流，入流果。他就是入了聖人法性流了，逆了凡夫六塵流了。那麼聖人和凡夫都是眾生；不但人是眾生，一切有氣有血的都叫眾生，一切有情和無情，將來都會同圓種智。

我常常講，說是「不管你信佛不信佛，都有機會成佛。」這是什麼道理？這就是根據佛所說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那麼既然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皆堪作佛，我問一問你，你怎麼能跑到這個外邊去？你怎麼能跑到這個法界外邊去？你怎麼能到這個佛教的外邊去？跑不了的！早成晚成，早晚你是要成佛。你就是不承認，說：「我不成佛，不成佛，不成佛，不成佛。」欸！到時還是一樣要成佛，那時候你自己也說了不算了。你看，就有這麼妙的！這個佛法所以高過一切，超過一切，那麼妙過一切，深過一切，它因為沒有一個界限，沒有一個邊際，沒有一個它自己劃成一個界限，說：「哦！這是我的佛教，那不是我的佛教。」沒有的！盡虛空遍法界所有的微塵剎土，這個無量無邊那麼多的世界，所有的眾生，都是要成佛的。你看佛教的偉大處，也就是這個地方。不論你說：「哦！我墮地獄了，大約不能成佛吧？」墮地獄？那個地獄受苦受完了，你能發菩提心也是會成佛的。

這個菩提達多他謗佛，現在在地獄呢；等他在地獄出來的時候，還是一樣會成佛的。他那時候一覺悟了，說，「哦！原來佛法是對的。」那麼他一覺悟了，就會成佛的。不論你是天主教、耶穌教，是回教，是道教是什麼；什麼教都包括在內，跑不出佛教之外的。因為佛教它是整個的，它沒有一個小圈子，沒有一個圈圈；它是全體大用的。因為這個樣子，所以人信佛不信佛，我都不著急的，我不替這個不信佛的人著急。

有的時候，有人勸人信佛；我叫他不要勸，到時候他自然就會相信了。好像那個徐儀君，喔！熱心得不得了，就希望她這個摩門教的兒子趕快來信佛。這就是她的大願了；她的欲望就希望她兒子信佛。那麼我就告訴她：「他信摩門教是一樣的，多要幾個太太，沒有關係嘛！」他那個女朋友在旁邊聽著是不高興了。那麼，所以人信什麼宗教，我不著急他叫他趕快信佛教的；到時候他自然就信了，你何必替他著急？沒有到時候，你替他著急也不行；到時候你不著急，他就自然而然就信了。所以，人呢，「天下本無事」：這個世界上沒有事的。「庸人自擾之」

：那個愚癡的人就自己給自己麻煩。一個家庭裡一天到晚fighting、fighting（爭）。 啊！too much trouble
（太多麻煩）！誰給你的trouble？你自己給自己的麻煩。你就是太愚癡了；你要聰明一點，為什麼一樣的人，他喘他的氣，你喘你的氣，怎麼他就會被你氣著了呢？那麼，這也就是凡夫的不覺。二乘人修這個苦集滅道，他覺悟了；可他雖然覺悟了，他還只覺悟自己，不能幫助他人覺悟。

那麼菩薩就不同了，菩薩是自覺覺他，所以他和二乘人又不同了。二乘人是「摩訶薩不管他；彌陀佛各顧各」，自己吃飽了飯，不管他人餓死不餓死。這是二乘人的宗旨；那菩薩就不同了。菩薩自己覺悟了：「哦！我也應該叫其他的人覺悟。我應該自度度他，自覺覺他，自利利他；未成佛道，先結人緣；我知道多少我就教其他人也知道多少。那麼大家攜手互相勉勵，來向前去精進去。」這個菩薩就是不是單單有我，而且還有他，那麼這叫自覺覺他。

那麼佛呢，當初就是既自覺了，又覺他；自覺也圓滿，覺他也圓滿了，這叫覺行圓滿。覺也圓滿了，行為也圓滿行，所謂「三覺圓」：這個三覺都圓滿了，就是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萬德備」：萬德都具備了，那麼他才叫佛。這個佛就是世界最明白的一個人，他是人成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從地下生出來的，是人成的。那麼人成的，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做佛，只要你肯修行。不是說：「我信天主，主啊！你在我的心裡，我在你的懷裡」這麼要哭的樣子。「啊！你可只愛我，不要愛旁人。」這簡直是罵人的嘛！不要說那個神，就是人，他都要講一個博愛，要講一個普遍，不要自私。所以你學佛法學什麼？都要不要有自私心；沒有自私心，沒有自利的心，那就是利他，那就是大公無私。所以佛呢，要是往詳細來講，真是很多的意思，不是單單這麼一說這個意思就說完了，說不完的。

佛，就單一個佛字講它幾個大劫都講不完。你看這個現在講這個經，就是講這個佛字。佛怎樣成的佛？佛是「三祇修福慧，百劫種相好。」一個阿僧祇劫就叫一個無量數，佛修過三個無量數這麼長的時間。這是對這小乘來說；要對大乘來說怎麼樣啊？佛啊，三個阿僧祇劫、三十個阿僧祇劫、三百個阿僧祇劫、三千個阿僧祇劫、三萬個阿僧祇劫、三萬萬個阿僧祇劫，也沒有修完，就都是修福修慧，就這麼長的時間。那麼他為什麼只說三大阿僧祇劫，對小乘那麼說呢？就因為怕一說長了把小乘人嚇得都跑了：「啊！這樣子怎麼可以修成佛？我沒有這麼多時間，我不修了，不幹囉！我修了三、四年了，還連這個佛的鼻子我都沒有摸著！哎！這我不要修了。」你看看！

所以，怕小乘人嚇跑了，所以佛也不得不說一個方便妄語：「說是啊三大阿僧祇劫就可以修成一個佛。」其實，這怎麼有一定呢？沒有一定的；無有定法，所以又說或長或短，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啊。那麼在《華嚴經》，你看這《華嚴經》的道理，沒有長沒有短，沒有大沒有小，沒有多沒有少；你有這個執著了，那你就不明白《華嚴》的道理了。你也不要「這一句怎麼講？」那一句講不講都可以的；我這個講經就是這樣子。我講經講得是要往淺了講，不往深了講；講得人人都明白，人人都懂了：這是我的宗旨。我不要七扯八拉，拉出一大堆，完了好像那個人的腸子似的，有二十多尺長，裏邊完全都是大糞。你看那又有什麼意思！啊？所以啊，這個人不明白，你說得多少都沒有用；人要明白了，那麼你不說，就說一句人都懂了，那也都好的。所以，這是我講經的宗旨。哦！講得時間都忘了。

還有五分鐘，我就說說這個劫的變遷。在中國都知道有這個渤海，在中國和印度的邊界都知道有個喜馬拉雅山。這個喜馬拉雅山，在或者五百億阿僧祇劫以前它是個平地；這個渤海呢，那時候也是個平地。那麼這個喜馬拉雅山不單它是個平地，而且也是一個海，在海裏。可是因為要給釋迦牟尼佛預備一個挨凍的地方，這個海就被這個一股氣吹起來，變成一個山。那麼這個平地呢，這個地方這個眾生業障，大約是不願意見佛，所以，那麼這個造化者，不知道是天主啊是地主，或者是人主，那麼就把這個平地這個老百姓都給沉到地裏邊變成海。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大轉變？

那麼說：「哦！因為給釋迦牟尼佛預備受凍的地方，就死了這麼多眾生。」這不是因為釋迦牟尼佛的這個關係，這是眾生的業障，「如是因，如是果。」所以，這個向後這一段文說：「法如是故」：這個法就是這樣子。你看這地方是個高山，在幾百個阿僧祇劫以前，它或者就是個海；你看這地方是個平地，那麼或者以前就是高山。這都我們這個地球也沒有定法。所以《華嚴經》所說的道理，也都沒有定法。那麼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講這麼少少；多了講人都記不住的。

昨天講這一段經文到這個「諸佛子」，「應知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塵數」：這個世界海，每一個世界是十方世界海之一。每一個世界的本身又分出來有十方世界海，所以這個世界海和世界海都是重重無盡的。雖然是重重無盡的，可是在諸佛的佛眼看來，還是很清清楚楚的，可以數的，可以知道有多少。那麼菩薩呢，就不能知道了；菩薩所知道的就不究竟。那麼這又看哪一位菩薩。初發心菩薩是不知道；初地菩薩不知二地菩薩的境界；二地菩薩不知道三地菩薩的境界；三地不知道四地；四地不知道五地；五地不知道六地；六地不知道七地；七地不知道八地；八地就不知道九地；九地也不知道十地菩薩的境界；那麼十地菩薩又不知道等覺菩薩的境界；等覺菩薩又不知道妙覺的佛的境界：所以這是不同的。雖然說不知道，但是一切的境界都沒有出眾生的一念心，都在眾生這一念的真心裏頭包括著，所以說有世界海微塵數那麼多。

「劫轉變差別」：世界海有長有短，有多有少，所以這個劫「轉變差別」，每一個世界它這個壽命，是不同的，到時候就會有轉變的。「轉變」這種情形，這個世界轉變也就好像我們人有

了病痛似的。我們生出來一種病痛，等病好了，這和以前這個人就有所轉變；性情也有所轉變，這種習氣也有轉變，行為也有轉變。不過我們人是一個小部分，這個世界是個大部分，是個大一點的境界。所以「差別」，差別就是不同。所謂「法如是故」：就所說的那個法就是應該這個樣子。「法爾如是」：「法爾」，是這樣子的。這就是那本來的法的樣子，就是應該這樣子。

前幾天說眾生的妄想造成這世界。這個妄想就是起惑；起惑然後就造業；造業就受報：就是這樣子。所以說「世界海無量成壞劫轉變」：這個世界海，在一個世界海裏頭又有十方的世界海在這安立著，十方世界海也有這一個世界海在這兒安立著。那麼世界海與世界海還不會互相衝突，這世界海與世界海各安其位。「無量成」：這個世界海成二十個小劫，住二十個小劫，壞二十個小劫，空二十個小劫。那麼成、住、壞、空才八十個小劫；八十個小劫就是四個中劫；四個中劫這合起來這是一個大劫。那麼這個經文上說「無量成壞」，就是包括無量無量那麼多的成住壞空。這個劫的轉變，有的時候轉變一點。譬如「成」，這個是二十個小劫，但是在這二十個小劫裡頭又有成、住、壞、空，或者成一個世間，又住一個世間，壞一個世間，又空一個世間。這二十個小劫裏邊呢，本來這二十個小劫裏邊又分出成住壞空。在這個每一個劫裏邊，又可以分出來成住壞空，所以這都是活動的，不是死死板板的，所以都有這個成住壞空這樣轉變，所以才說無量。因為法是這樣子，所以這個世界海就有無量成住壞空這樣的轉變。

「染汙眾生住故」：因為這個世界是這個有染圬的眾生在這個世界海裏邊住的緣故，所以這個世界海就成染污劫轉變。這個世界海裏邊，就有很多很多的這種染污的境界現前，這染污的劫轉變。「修廣大福眾生住故」：這世界海裏邊有修廣大的福報的眾生，在這個世界海裏邊住，所以這個世界海「成染淨劫轉變」：就成就這個有染又有淨，因為有眾生有廣大福，所以也就有這個淨劫轉變。那麼在這個染淨劫裏邊，也包括著無量成住壞空在裏邊。

信解菩薩住故。世界海成染淨劫轉變，無量眾生發菩提心故。世界海純清淨劫轉變，諸菩薩各各遊諸世界故。世界海無邊莊嚴劫轉變，十方一切世界海諸菩薩雲集故。世界海無量大莊嚴劫轉變。

這個「信解行證」這是《華嚴經》的四個階段。你由信然後才能解；由解然後才能行；由行然後才能證。這個信解行證，信是第一個階段。說是：「佛法如大海，唯信能入。」「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你有深信不疑，對佛法你就會有明白的一天，這是研究佛法。你要參禪呢，還要生疑心，所以這不能「同日而語」，不能在一天說這兩種的法。你要研究經教就一定要「信」來研究；你要參禪呢，就一定要生疑情。「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你不疑就不悟。」那麼現在這個信是研究教理的信，研究這個《華嚴經》的這個信。你有信心，然後就會有明白的時候，所以這「信解菩薩」：「信解菩薩」只要你有信，有解，這都叫菩薩。「住故」：在這個世界住的緣故。這個信解菩薩，和這個修廣大福的這個眾生是一樣的。修廣大福，他有了福了就會有了信心，就會明白。所以這兩種眾生，修廣大福的眾生和這個信解的菩薩，他在這個世界海裏邊，都是有這個染淨劫轉變。

「染淨」，由染轉變成淨，由淨又轉變成染，那麼染染淨淨，淨淨染染。為什麼呢？因為這兩種的眾生這個心，沒有到那個純清淨的這種境界上，沒有把這個染完全放下了，也沒有把這個淨完全拿起來，所以染淨夾雜著，有染有淨，有淨有染。這一類的眾生，就是我們這個發心忽進忽退；精進的時候這是淨了，那麼退的時候就染污了。好像前一個念頭說：「哦！我要出家修道，證果成佛。」後一個念頭又想了：「啊！我要去結婚，生個小孩子，叫小孩子出家修行不也一樣嗎？」那麼這個就是染淨夾雜著，忽然而天，忽然而地，忽然而餓鬼，忽然而畜生，忽然而天人；這個就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一念佛國，一念人間。那麼這樣子這就叫「染淨劫轉變。」

什麼叫「劫轉變」呢？就是由你這個一念來轉變。你這個念為什麼忽然間它就想要修行？為什忽然間它又想要還俗？為什麼忽然間又想去看電影？為什麼忽然間又想要打餓七？為什麼打餓七，打一打又受不了了？這就是染淨劫轉變。你這個前一念要修行，就是淨；後一念要不修行就是染，這「染淨劫轉變」；不要說在這個世界上，就在你這個本人的心裡頭，你說這有多少個大劫在這兒轉變？你們各位善知識，深深地要了解這種的道理。為什麼我這個人就是這麼樣子懶惰？為什麼我這個人就這麼樣沒有志氣？為什麼我這個人就不做一個正信的佛的弟子？為什麼我這個人要生出一些個邪知邪見？這都是劫轉變了。

「無量眾生發菩提心故」：這個世界海裏邊，有沒有數量那麼多的眾生同發菩提心，同修無上道，同證菩提果。所以這個世界海就純清淨劫轉變了，完全清淨了；五濁惡世都沒有了，變成這個清淨劫轉變了。清淨劫轉變，就是越清淨越清淨。今天精進一點，明天比今天更精進；一天比一天精進，這就一天比一天清淨。這個清淨就是表示你一天比一天明白了，一天比一天不糊塗了。那個無明一天比一天少，智慧一天比一天多，這就是清淨劫轉變。這個劫轉變都是在自己心裡頭，不是在外邊；你要在外邊，這個劫轉變不轉變與我們沒有什麼關係。這個經文都是要向自性上來研究，自性成住壞空，自性染污，自性清淨，都在這個地方來用功夫，這個轉變。

「諸菩薩各各遊諸世界故」：你看這個菩薩也常常去旅行，常常去度假；要不然的時候，他怎麼各各遊諸世界呢？「遊」就是遊歷去，就是從這個地方跑到那個地方去看一看；到那個地方看夠了，又到那個地方。「各各」，每一個都「遊諸世界」，到十方世界海去遊歷去，遊歷諸佛的道場。這諸菩薩他到各處去當參學，到各處去看這個佛的道場，是有多少大眾在那聽法，

到那一個道場去看有沒有認識的菩薩。這菩薩也有很多的這個朋友，不退菩薩為伴侶，那都是朋友嘛！那麼「各各遊諸世界。」

這個「世界海無邊莊嚴劫轉變」：你看！難怪我們現在這個每一個國家的元首到另外一個國家去，又要舖上紅地毯，又要把那個市面都粉飾好了它，都做得很漂亮，好歡迎國賓。這個貴賓來到這兒增光。你看這個佛也是這樣子。那個菩薩到各處去遊歷，這個佛也要用這個無邊的莊嚴來歡迎這個菩薩。那麼無邊莊嚴是什麼呢？這個無邊莊嚴就是正知正見。你有正知正見就是莊嚴劫了；你沒有正知正見，你要邪知邪見那就是染污了。那麼這「無邊莊嚴」就是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的正知正見。本來有這個邪知邪見了，但是都變過來，都轉成正知正見了。正知正見這就是無邊莊嚴；無邊莊嚴也就是正知正見。我是這麼講，是不是這樣子不管它，就是這麼說了。

「十方一切世界海，諸菩薩雲集故」：在十方世界海有無量無邊的這個菩薩，都來到這兒雲集來了，到這個道場來了。十方的菩薩也就是我們所有發的菩提心；我們所發的菩提心就是十方一切世界海的菩薩。那麼來「雲集」，就是到我們這個正知正見這個「心王」這個地方來了。「世界海無量大莊嚴劫轉變」：那麼大莊嚴劫就是我們這個定力。我們這個正知正見變成正定正受，就是大莊嚴劫轉變。莊嚴來，莊嚴去，把你這個菩提心莊嚴成功了，就結菩提果了，所以這叫大莊嚴劫轉變。

諸佛世尊入涅槃故，世界海莊嚴滅劫轉變，諸佛出現於世故，一切世界海廣博嚴淨劫轉變，如來神通變化故，世界海普清淨劫轉變，如是等有世界海微塵數。爾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承佛威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

一切諸國土，皆隨業力生，汝等應觀察，轉變相如是。
染汙諸眾生，業惑纏可怖，彼心令剎海，一切成染汙。

現在這空氣染圬，這空氣染圬也就是眾生的業，造成這個染圬的空氣。

「諸佛世尊入涅槃故」：佛出現於世，又入涅槃；因為有佛出世入涅槃的緣故，所以這「世界海莊嚴滅劫轉變」，世界海就都寂靜了。這個莊嚴寂靜了，這麼就成了常寂光淨土了。「諸佛出現於世故」：等到諸佛出現於世的時候，「一切世界海廣博嚴淨劫轉變。」這個世界海就都廣博嚴淨。莊嚴劫轉變了那麼廣博嚴淨劫，也就是世界上大菩薩都出現於世了。這個大菩薩出現於世，所以這個世界上才廣博嚴淨劫轉變。這個道理說出來是無窮無盡的。

「如來神通變化故」：因為佛出現於世，就有神通變化，這個世界海就「普清淨劫轉變」：這世界海就都變成清淨了。那麼不單菩薩出現於世，十方諸佛也都現身說法了，這叫清淨劫轉變了。就是我們這個心已經得到正等正覺了；無上正等正覺得到了，這個梵語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等有世界海」：像這樣有這個世界海「微塵數」，無量無邊那麼多。也就好像人的心念這個妄想，無量無邊那麼多。那麼，因為沒有成佛的時候，就有無量無邊的妄想；要是成佛了之後呢，有無量無邊的神通了。

「爾時普賢菩薩」：當爾之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願意把這個長行的意思再說一說。「承佛威力」：他仰承著佛的大威神力。「觀察十方」：以佛的威神力，再加上自己這個智慧力，他就觀察十方。「而說頌言」：說出一些個偈頌來。「一切諸國土」：所有一切的諸佛國土。「皆隨業力生」：都是跟這個業力生出來的。「汝等應觀察」：你們各位佛的弟子，應該觀察觀察，看一看。「轉變相如是」：這個轉變的劫相就像這樣子的。什麼樣呢？「染汙諸眾生」：這所有的眾生，都是貪瞋癡慢疑在心裡很多的染圬。「業惑纏可怖」：起惑就造業；造業就受果報。這個果報就纏綿可怖脫離不了，很可怕的。「彼心令剎海」：這個就是，一切眾生這個起惑造業這個心，使令這個剎海「一切成染污」：一切都變成了染污的。這個環境也染污了；空氣也染污了；世界也染污了；人的思想也是染圬了：都由這個業力，起惑造業受報這種的染圬法，所成就這種染圬的世界，染圬的劫。

有什麼問題沒有？快點說。

若有清淨心，修諸福德行，彼心令剎海，雜染及清淨。
信解諸菩薩，於彼劫中生，隨其心所有，雜染清淨見。
無量諸眾生，悉發菩提心，彼心令剎海，住劫恆清淨。
無量億菩薩，往詣於十方，莊嚴無有殊，劫中差別見。
一一微塵內，佛剎如塵數，菩薩共雲集，國土皆清淨。

「若有」：是本來沒有，假設它有。「清淨心」：假設有這個清淨心的眾生，想要修這個菩提道，「修諸福德行」：那麼以清淨心來「修諸福德」：「諸福德」就包括一切利他的行門；所有利他的行門都是修諸福德。所以修道的人「內則成己，外則成人。」「內」就是修智慧，也就是修清淨心；「外」就是修諸福德，也就是修這個一切的利他的行門。這個利他的行門裏邊，就包括著有的時候就有染圬法，就不清淨。所以說「彼心令剎海」：這個修福修慧，修福的人因為他福報太大了，令這個剎海就「雜染及清淨。」所以這個世界海，這個劫海，那麼就有多少染圬，又有清淨，這個染圬夾雜著。「夾雜」就是不純一，不是單單一樣的；也不是單染，也不是單淨：就是染淨。染又有淨；淨又有染。

你研究研究這所有一切有福的人：有福的人他也就有很多的執著，有很多的染圬法。好像那個有錢的人，一天到晚都想跳舞，想去開party（派對）。party
裏邊就有男有女；有男有女又要跳舞，這個跳舞就是染淨夾雜著。你看現在的人，你要是說跳舞不對，那誰都反對你。他說：「那是人生最快樂的一種娛樂，跳舞很好玩的。」這個染，這個很好玩這裏頭就包括染圬法了。

還有，有錢的人就願意看TV（電視）。所有這一些個世俗人，現在沒有一個不被這個TV迷的。為什麼我知道呢？我最低限度，我們這兒的出家人，有的被TV迷的；我們這兒的居士，有的被TV迷的。你看看！果奎就告訴我，說：「唉呀！這TV比女人都壞！」你看這個TV變成first（第一）了！你們這一些個女人，趕快把TV都打爛了它。家裡有TV你就趕快把它打爛了它；你要不打爛了它，那你那個丈夫就是愛TV不愛妳了。你看，就這麼大的魔力！所以果宗趕快把TV送到廟上來，叫和尚看清楚一點，看看那個TV上那個古靈精怪那些個妖精在那邊怎樣子，如何如何。如果你要不送到廟上來呢，就送回去給你爸爸媽媽。他們老的不要緊，老的看一點開開眼界；年輕的人不可以看的。那一看呢，就迷了。那個老的，他因為經驗地多了，不足為奇了。這個青年的人沒有見過什麼世面，哦！一看見TV就好像那個；你看那個果芳那麼小她都歡喜看TV，把糖都不要了。寧可不要糖要TV，這是什麼？這就是染污法。

那麼TV上也有的時候放光，放大光明；什麼也沒有那是淨法。（弟子笑）。是啊！那是淨法，那就清淨了，什麼都沒有。你看什麼也沒有，就是光。有的時候就出來那個妖魔鬼怪，它不穿著衣服，怎麼樣表演，模特兒都在那上面。所以，我們凡是修道的人不可以看
TV的。說：「那我看師父那個房裡還有個
TV。」不錯！前天三個人給我抬上去的，不過我那是沒收。我那個
TV的面子是對著那個牆，只有那個牆可以看；不是牆不能看那個TV，是倒過來的。為什麼那樣子呢？我因為看它在下邊，把人引誘得好多人開開這個TV來看。所以無論哪一個好看
TV的，現在這有TV都要沒收了。連居士的帶出家人的，是凡覺得
TV可以迷人，那麼要沒收這個TV。
那麼不可以迷人的呢，也要沒收。因為我以前說過，我說：「某某出家人一天到晚看TV。」那麼現在要輪到我們金山寺了，所以這無論如何我要把這個
TV都沒收了它。這是，我因為前幾天就找有一個小
TV，沒有找著，但是我知道是在哪呢；我知道在哪，那麼慢慢它會回來的。

這個修道的人生死沒有了，不可以看這個；尤其看這個很容易就犯戒了。沙彌律上說：「不歌舞倡妓，及故往觀聽」，這就是。那時候因為沒有TV，所以那個律上也沒有指明了說那「歌舞倡妓，故往觀聽。」這故往觀聽就是觀聽這個 TV啊！那個
TV，因為上面也有一些個做戲的，有一些個跳舞的，有一些個很染圬法。所以這個，我們大家都要保持佛的戒律，我們不要被這種世間的東西來誘惑，那個心裡儘打妄想，這是很要緊的。

「彼心令剎海」：你看看這個「彼心令剎海，雜染及清淨」：剎海都可以令它雜染了，何況其它的東西呢？所以這一點要特別認清楚了，不要被這個物質所迷。這個都叫一種物質；物質，就是有形相的東西迷惑住了。那麼有的人就說：「我看我不會被它所迷，我只是看而已。我是『眼觀聲色內無有，耳聽塵事心不知。』我是視而不見。」那何如不視呢？所以各位都要特別注意這一點。

「信解諸菩薩」：這個有信心有智慧，能明了一切法的這個諸菩薩。「於彼劫中生」：在它那個劫裏邊生出來的。「隨其心所有」：隨這個心所有。「雜染清淨見」：這個因為心裡有淨有染，所以這個世界也就有了淨有了染。

同時能見著「無量諸眾生」：所有無量的一切一切的諸眾生。「悉發菩提心」：都要發這個菩提心。「彼心令剎海」：發菩提心這一類的眾生，令他這個剎海「住劫恆清淨。」因為他發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個覺悟的心；能覺悟了就是能轉染成淨，轉迷成悟，能以轉一切的劫，轉這個五濁惡的劫，變成清淨的劫。

「無量億菩薩」：有無量億那麼多的菩薩，「往詣於十方」：到這個十方的道場裏邊去。「莊嚴無有殊」：他們那個莊嚴都是一樣的。「劫中差別見」：在這個所有的劫裏邊有不同的見法。那麼這個所有劫裏邊，有眾生的業不同，所以所見的也不同。

「一一微塵內」：在每一粒的微塵內。「佛剎如塵數」：這個佛的諸佛剎土有微塵數那麼多。「菩薩共雲集」：這個菩薩共同來到這兒雲集。「國土皆清淨」：國土，隨著也都變清淨國土了。

（弟子：……是不足為奇……）

師父：不足為奇，足就是不夠，就是不夠奇怪。

（弟子：開開眼界……。）

師父：開開眼界，因為你沒有看見過的，以前沒有看過現在看見這叫開眼界。那個十八界那個界，世界的界。

（弟子：還有這個小TV……）

師父：啊？

（弟子：那個小TV……）

師父：什麼小TV？

（弟子：師父說前幾天……那個小TV……）（後邊的話剪了。）

世尊入涅槃，彼土莊嚴滅，眾生無法器，世界成雜染。
若有佛興世，一切悉珍好，隨其心清淨，莊嚴皆具足。
諸佛神通力，示現不思議，是時諸剎海，一切普清淨。

爾時，普賢菩薩復告大眾言：諸佛子，應知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塵數無差別，所謂一一世界海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世界無差別。

「世尊入涅槃」：諸佛國土有佛出世的時候，那麼眾生都有福報了。佛入涅槃了，這個一切的國土「莊嚴滅。」所謂「莊嚴滅」就是不莊嚴，這是一個講法；那麼又者，這個莊嚴都寂靜了。「滅」，滅者是寂靜，並不是沒有莊嚴；莊嚴不現出來了。因為這個莊嚴隨佛入涅槃了，它寂靜了，寂靜的意思。莊嚴還是依然是莊嚴，並不是莊嚴沒有了；它不過寂靜了。

那麼滅，也可以說是莊嚴滅了。在眾生份上看著是莊嚴滅了；在諸佛份上這個莊嚴沒有滅，不滅的。「眾生無法器」：這個眾生都不修道了。「法器」是載法之器，就是有成道業的有修行的，這都叫法器。有人用功，有人行頭陀行，有人不愛錢，不貪、不瞋、不癡。

好像我們金山寺就出這麼兩位行頭陀行的，三步一拜由這個三藩市開始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一拜；拜得警察給做護法，拜得一般人來做隨喜眾。最低限度就有一個果回，要跟著他們去三步一拜。可是，他是在半路上想參加，然後又回來問我好不好參加。你去參加沒有問我，為什麼回來的時候要問我？這是一點。還有一個比丘尼，也想去跟著後邊拜，三步一拜。我說：「啊！那妳要是跟著去拜，那真是世界一個大新聞。兩個比丘在前邊拜，一個比丘尼在後邊拜，這是拜得一定是特別誠心。」那麼這是一點。

最主要的呢，這個兩個行頭陀行的不要錢，這是很難得的，很不可思議的。我當初問這個果道，我說：「你們去，大約這一路上要需要多少錢呢？」他算來算去，大約算了有恆河沙那麼長的時間，然後說：「哦！三百五夠了。」我說：「好！那我給你們拿三百五。」拿了三百五，結果他又給我送回來了；他三塊五也不要。我說：「那你們怎麼辦呢？」他說：「有辦法餓不死。」那麼果然沒要我這個三百五，也沒有餓死。那麼我說：「廟上給你拿錢囉，你不用我的錢。」這個徒弟不用師父的錢，徒弟要孝順師父，那我是很歡喜的。我也可以省了三百五。「那廟上給你拿三百五好吧？」他廟上他也不要。我說：「那我這個錢也臭了；廟上的錢也不香，你到外邊去找一點香的錢。」

那麼，這個雖然是一個小事情，他們這麼樣困難，能不接受廟上的援助，不接受師父的援助，這都是有志氣的，不是拖泥帶水的，不是因果不清楚的。所以，結果他們這個願力滿了；這個願力滿了，那麼也鍛鍊他們，智慧也增加了。那麼修行也認真了。所以今天……。（師父問：「果道你多少天不吃飯了？」

弟子：十一。

師父：十一天啦。那麼十一天會不會投降啊？

弟子：會的？不會！

師父：不會？不會投降。那好，作戰到底。你這個能堅持十八天或者二十一天的，這以後可以繼續地再修這個法。那麼六天的和七天的，以後如果不得到我的許可，不可以用我這個法。因為你第一次已經就是沒有做到圓滿，第二次我也不相信的。尤其這個法，法是差之絲毫，就謬之千里，差一點就是不行的。無論什麼法，都是差之絲毫你就謬之千里，差一點就差了很多。那麼這是這個，我今天告訴你們的一個消息，不論你是「大具」（恆具）是「小由」（恆由），你修這個法沒有修圓滿呢，以後再要修的時候，得要得到我的許可；我不許可的時候，不能去做去。如果你要是不聽我的話去做去呢，假如你有了意外，或者有了什麼accident，有了什麼想不到的事情，那我不負責任的，我不管的。要是得到我的許可，我還要觀察觀察這種因緣，看看可不可以。你要是可以，就可以做一個法器；要不可以，不要說做法器，那做一個不法器了。所謂「法器」就是依法修行，能以荷擔如來的家業，這都叫法器。

「世界成雜染」：因為沒有法器了；眾生無法器了，世界就亂了，就成雜染的世界了。「若有佛興世」：假設若有佛出世了。「一切悉珍好」：所有一切一切的都是非常的好了。「隨其心清淨」：隨眾生的心都清淨了。「莊嚴皆具足」：一切的莊嚴都現出來了。「諸佛神通力，示現不思議」：諸佛所有的神通力，他示現不思議。有的聽經的說：「哦！師父這又讀錯字囉！

一個『示現不思議』，師父讀個「悉現不思議」，這又弄錯了。」

好像前幾天晚間我講那個提婆達多，我說菩提達多，就有好幾個心裏頭：「嘿！提婆達多怎麼說菩提達多？唉！這個都不記得，都講錯了！」對師父就不勝懷疑了，「哎！師父說記性很好；有的時候記憶比誰都不好，記憶力更壞，比我都壞。我都記得住了，是提婆達多，就硬講成一個菩提達多。」那麼這示現不思議。

「是時，諸剎海」：這個時候這一切的剎海。「一切普清淨」：一切剎海都普遍清淨了。「爾時，普賢菩薩」：這位普賢菩薩，佛的長子。「復告大眾言」：又對大眾說了。「諸佛子」：說你們各位佛子。「應知世界海有世界海微塵數」：你們知道這個世界海有多少嗎？有世界海微塵數那麼多的世界海。「無差別」：沒有什麼分別，都是一樣的。「所謂一一世界海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世界無差別」：這個就是所說的每一個世界海裏邊，有世界微塵數那麼多的世界。「無差別」：都是一樣的，都是有眾生，有樹木，有飛的東西，有在水裏頭的東西，有活動的，走路的，又有在地下生出來的植物，都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分別。

我想明天是八月十五了，今天是八月十四。在今年呢，這個月光又要圓的前一天。本來現在香港已經是月圓了，但是在這個地方還差一天。那麼，大家在一起，今天人也不少，影一個相。過了明天大約又要散了；散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再圓？那麼尤其我們明天，今天本來想要開一個會的，開一個
Sangha（僧伽）在一起研究研究在美國這個佛教，應該怎麼樣去發揚光大。但是今天時間不太夠了，我們明天大家吃完中飯就開始來開一個會。你們誰有什麼意見，都可以提出來；甚至於無論什麼事情，只要對佛教有益處的，於大體有好處的，那麼誰有寶貴的意見，都應該提出來，大家共同來研究。這是在美國佛教好像需要的事。看看他那個影相機，是 work
不work（做不做工）？可不可以影個相，問問他們誰會影相？那個照相機，今天是懶惰是做不做工？你翻譯了再說。

一一世界海中，諸佛出現所有威力無差別。一一世界海中，一切道場遍十方法界無差別。一一世界海中，一切如來道場眾會無差別。一一世界海中，一切佛光明遍法界無差別。一一世界海中，一切佛變化名號無差別。

在今天中午的時間，那個翻譯者問這個，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無差別？」究竟這個「無差別」是有多少呢？我也不知道。但是這個翻譯的人就嫌多了，嫌這個「無差別」太多了。那麼「無差別」太多了就來問。我叫他問釋迦牟尼佛；釋加牟尼佛又入了涅槃了，不說話了。那麼現在我們問問這個經；佛入涅槃還有法呢。問問這個經；這個經也不會說話，這個法也不說話。那麼就應該問僧了。我們現在在這個金山寺，有很多的僧，你們各位說，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無差別？」各位講一講，看看哪一個是大智者，那麼講一講，我們大家都得到一點的受用。因為我自己是不能答覆這個問題。

（弟子：得一點受用？）

上人：「受用」，我也不知道英文怎麼說？「受」就是接受的受；「用」就是用。你用不用的，有用沒有用那個「用。」 useful , no
useful；受用是receive。（因為剪去了英語內容，下面的話不連貫。）

.....是什麼？這個受用也可以往清淨的法講，就是得到法的利益了；要是往染圬法來講，就是很歡喜，很自在很快樂的。這都可以說是受用，所以看你怎麼講。那麼現在說得到受用，就是得到佛法的利益。所有的人有什麼講解都可以提出來，不是單單僧家，俗家也可以的。.....你們都得到受用了，都得到這個無差別的受用了。他說：「他就是我，我也是他；你我他摩訶薩不管他。閉口、藏舌、舌尖頂上顎，入定去了。」

（弟子：我的問題就是差不多還在，因為我.....）

上人：.....怎麼樣講相？怎麼樣講性？

（弟子：還是這個「無差別」，就是說在每一個世界有一樣的東西，好像或者光，它的性是一樣的；不管它是娑婆世界的光，或者旁的地方的光，它的性是一樣的。）

上人：什麼是性？什麼是相？

（弟子：這是，我還是不太明白。）

上人：「相」就是每一個世界，那叫相，有形相的。「性」是無形相的。雖然這個說「無差別」，「一一世界海中，有世界海微塵數世界無差別」：說這個世界海很多很多的，每一個世界海它那個性，都是無差別的。不錯了，你這一說，我這個夢也醒了，大約是這麼回事，或者是這麼回事。這個相是有差別；性是無差別。就好像我們大家都是叫個人；人有人性，那麼人性可以說是無差別。但是每一個人他又有他的相貌，和其他人不同。那麼你能看這個注解把它看出來了，這還算有一點研究的忍耐心。

這是，「無差別」是這個一切世界這個性，但是這個世界相裏邊呢，也有一些個無差別的，也

都是大同小異，差不多。那麼所以說：「一一世界海中」：在每一個世界海裏邊。「諸佛出現」：每一位佛出現於世。「所有威力」：那麼他的威力都是一樣的。這佛的威力出現於世的時候，這個所有的這種大威神力，「無差別」：都是一樣的。佛佛道同，所以佛的威神力也是無差別的。「一一世界海中，一切道場遍十方法界無差別」：那麼每一個世界海裏邊，所有諸佛他都坐道場，在一切佛的道場裏邊。「遍十方法界」：都是遍通於十方法界的，這種的性也是無差別的。「一一世界海中」：在每一個世界海裏邊。「一切如來道場眾會無差別」：所有的佛的道場眾會，這個性也都是一樣的。

「一一世界海中」：所有一切的世界海中。「一切佛光明遍法界無差別」：無論哪一位佛在哪一個世界，他的光明都是遍法界的；盡虛空遍法界都有佛的光明，那麼這種的性無差別。「一一世界海中」：在每一個世界海裡邊。「一切佛變化名號無差別」：那麼在每一個世界海裏邊，所有的佛他都有一萬個名字。一萬個名字，以後又減為一千；一千又減為一百；一百又減為十個，所以這佛有十個名號都是一樣的。這個名號，一切佛的變化，神通變化，和他的名號，也都是一樣的。

一一世界海中，一切佛應身普遍世界海無邊劫住無差別。一一世界海中，法輪方便無差別。一一世界海中，一切世界海普入一塵無差別。一一世界海中，一一微塵一切三世諸佛世尊廣大境界皆於中現無差別。諸佛子，世界海無差別，略說如是，若廣說者，有世界海微塵數無差別。爾時，普賢菩薩，欲重宣其義承佛威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

我念的時候，念這個經文念得慢一點；免得念錯了，令徒弟都不佩服了。所以要特別特別小心，教這麼一班有智慧的弟子，這不是那麼隨隨便便可以就把人騙了的。對不對啊？要很小心地，一就是一個，一還是一個；這一個一個世界海，你說這是多少？這就是一個，大約是這樣子。究竟是不是這樣子呢，你要有智慧就不要問我；你要沒智慧，我也不知道。就是這麼樣子。

「一切佛音聲」：這個，一個世界海裏邊這一切佛的音聲，這不是一個佛的音聲，也可以說是一個佛的音聲。說：「那是不對。這說一切佛。」這一切佛也是從一個佛即為一切，那麼也就可以說是一個佛。因為《華嚴經》的境界，說多也有道理，說少也有道理；那麼不說，更有道理。那麼不說有道理，為什麼又說呢？你就當我沒說不也一樣嗎？說是：「法師講法竟講戲論法。」我要講真的法，誰聽啊？說：「我聽！」你有個你，你就不會聽；你要會聽就沒有你囉！

各位！你們明白這個道理，那我講得對不對都沒有問題了；你若不明白這個道理，我講得對，你也說不對。明白這個理，我講的不對了，你也說是，「啊！是這樣子，一佛的音聲，也就是一切佛的音聲。」如果不是這樣子，怎麼會「普遍世界海，無邊劫住無差別」；如果不是所有的佛的音聲，那麼每一個世界都有佛的音聲。這個音聲雖然是一個，但是是一切佛的音聲。一切佛是一個音聲；一個音聲就是一切佛的音聲。「普遍世界海，無邊劫住」：沒有邊那麼多的劫住。「無差別」：它那個本性是無差別的。

「一一世界海中，法輪方便無差別」：那麼每一個世界海裏邊，那個轉大法輪都是用方便法。這個方便法就是權巧方便；權巧方便這個法就不是個真的，是個假的。假的不能說是假的；你要說是假的，人人都不相信了。啊！就說是方便法。那麼不懂的人呢，就說：「哦！方便法，那是方便法。」那是方便法，他不知道方便法就是個假的，就是個騙人的法。那麼要不騙他，他就不會信那個真實的法。所以「欲令入佛智，先以欲勾牽。」說是，你想要叫他得到佛的智慧，先要對他有點好處，也就是或者給他一點糖吃，他就會叩頭了；不是給人叩頭，這個小果芳是給那個糖叩頭。那麼這個，所以「欲令入佛智」，你令他得到佛的智慧，先給他一點他願意的事情；他願意的事情你給他了，他吃著甜的味道了，那麼就研究佛法了，這是方便無差別。

「一一世界海中」：一切世界海。「普入一塵無差別」：那麼每一個世界海，也就是一切的世界海這個相。「普入一塵無差別。」那麼一切相就是一相；一相就是無相；無相也就是無差別。「一一世界海中一一微塵」：一一世界海中，每一個世界海裏邊，每一粒微塵。「一切三世諸佛」：一切的三世諸佛。「世尊廣大境界」：在這個諸佛世尊廣大的境界。「皆於中現」：就在這一粒微塵裏頭現出來。那麼可是這種性是無差別的。「諸佛子」：各位佛的弟子。「世界海無差別」：世界海沒有分別。「略說如是」：略略地說一說就像前邊這個樣子。「若廣說者」：假設若要詳細廣博地來說它的話。「有世界海微塵數無差別」：有世界海微塵數那麼多的無差別的世界。

「爾時」：在這個時候，普賢菩薩，這位佛的長子普賢，他最歡喜騎的是那個六牙白象。這是他的嗜好，也是他的所放不下的；放不下那個六牙白象，走到什麼地方，他要跟到什麼地方去。「欲重宣其義」：他願意把這個義理說清楚一點，說得詳細一點，說得簡單一點，說得淺一點。「承佛威力」：他仰承著佛這個佛的大威神力。「觀察十方而說頌言」：他普遍觀察十方世界一切的眾生的因緣。「而說頌言」：而用偈頌來說一說。

有甚麼問題沒有？（弟子的英語當復聽。）

上人：甚麼A、B、C、D？說的甚麼A、B、C、D、E、F、G、H，她說甚麼？說的甚麼？

（弟子的話被剪。）

上人：怎麼樣？有的是一樣的；有的是不一樣的。有的奇怪的；有的不奇怪的。你這認為它奇怪就是奇怪，認為它不奇怪就是不奇怪。

弟子：……這個是不是說的……這個向……。

上人：這個道理不能講清楚了；你要講清楚，那就沒有可講。你就可以講的一半；一半就夠了。甚至於你講一少分已經就可以了。這個世界的道理就一個道理，你講千萬個道理都可以的，不過沒有那麼長的時間。我們壽命沒有那麼長，所以這講經說法，只是各人有各人的意見，把他那個意思發揮出來就算了。你一定說哪一個講得好；哪一個講得不好。怎麼樣謂之好？怎麼樣謂之不好？最好的講得「天花亂墜，地湧金蓮」那個二祖神光，那個生死還沒了呢！還得要去給菩提達摩跪了九年，才能把這個向上一法弄清楚了。

所以這個講經說法，只是我們出家人沒有工作找一個工來做一做。他既不能去耕田，又不能去織布，又不能去做生意，那麼就可以講講經，說說法，好混兩頓飯吃；我們這兒只混一餐飯吃就算了。沒有旁的意思，你何必那麼認真呢！何必那麼放不下呢？到死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了。「若要人不死，須下死功夫」；現在活著，我就當我死了一樣的，在這作夢呢！講經也是作夢；不講經還是做夢，那麼作夢講一講不作夢的經，那也不錯的。

一微塵中多剎海，處所各別悉嚴淨，如是無量入一中，一一區分無雜越。
一一塵內難思佛，隨眾生心普現前，一切剎海靡不周，如是方便無差別。
一一塵中諸樹王，種種莊嚴悉垂布，十方國土皆同現，如是一切無差別。

「一微塵中多剎海」：我相信你們各位善知識，已經都明白這個道理，可是我還要講。為什麼還要講呢？因為還有人會沒有明白，或者沒有人都明白；或者已經人都明白了，可是為什麼還要講它呢？人明白了鬼還沒有明白呢！說是：「鬼很聰明的，這個鬼，講它都明白了。」也有愚癡的鬼。那麼聰明的鬼明白了，愚癡的鬼還沒有明白。說：「愚癡的鬼也會明白了。」那麼還有一切眾生，天龍八部它歡喜聽多一點。所以就是人都明白了，我還要講。

「一微塵中」：就是一粒微塵裏邊；一粒微塵是最小的一個世界，可是能容納無量的世界。這一個世界能容納無量的世界；無量的世界也能容納這一個世界：微塵裏邊有它的這個大世界。

在《楞嚴經》上也說過，說「於一毛端現寶王剎。」有的人說：「又唸錯了，那上說是『於一毫端現寶王剎』。」那麼就算你唸得對了，我學你唸「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坐塵微裡」就是坐到一粒微塵裡，在那個地方轉大法輪。這麼樣要講起來，你看看我們這個佛堂裡邊有多少粒微塵？每一粒微塵都在那兒轉大法輪呢！說：「這都是虛無飄渺的。」那麼你說什麼不是虛無飄渺呢？說這個人，不是虛無飄渺的。嘿！人到死的時候又有什麼？就歸空了。可是歸空，那還有一個「性」沒有空。他要真能空得了，那也沒有什麼關係了；就是因為有一個「性」還沒有空，所以這個「性相不二」；性也就是相，相也就是性。「一多不二」，一粒微塵就是無量的微塵；無量的微塵也就是從一粒微開始的。那麼這個多剎海也就是從一剎海而開始的，所以這一多無礙，一多相攝。

「處所各別悉嚴淨」：「處所」就是每一個世界的方位。這世界的方位，就是這個世界或者在南贍部洲；那個世界就在西牛賀洲；那個世界又在北俱盧洲；那一個世界又在東勝神洲：各有各的世界。「各別」：這個處所，方位不同。可是「悉嚴淨」：都是莊嚴而清淨的。「如是無量入一中」：像這樣子一多相攝，一多無礙，性相無礙，事理無礙。這一切一切都無礙，理事也無礙，事事也無礙。那麼這種種無礙，所以「如是無量入一中」：那個無量世界入一粒微塵的裡邊去。「一一區分無雜越」：那麼是不是會雜亂而無章呢？一點系統也沒有了呢？一點也都不清楚了呢？不是的。「一一區分」：每一粒微塵還是每一粒微塵；每一個世界還是每一世界：它絲毫也不會紊亂的，就不會亂七八糟的，很整齊的。「一一區分無雜越」：「無雜越」就是不會亂七八糟的，不會沒有規矩的，這叫「無雜越。」「一一塵內難思佛」：」每一粒微塵裏邊，有無量不可思議那麼多的佛在那兒轉法輪。「隨眾生心普現前」：這隨著這個十方世界的一切眾生的心，普遍現於一切眾生的前邊。「一切剎海靡不周」：所有一切的佛土，剎海，都周遍而充滿。「如是方便無差別」：像這樣的方便法門，「無差別」：沒有什麼分別。

在昨天我講，說這個方便法是個假的，這又講錯了，你們翻譯不要跟著我這個錯的翻譯；還是翻譯方便法，不應該翻譯是個假的。我這年紀老了，說話顛顛倒倒地，有的時候心裡想那麼樣說，口裏就想這麼樣說；口裡和心裡常常作戰，常常打架。心裡叫：「你不要那麼樣講！」欸！口它就不聽招呼，它就那麼樣講；講出來我自己覺得都很可笑的。那麼翻譯的時候呢，不要說「哦！這個方便法是假的。」那麼，又假的就錯了。也不要翻譯那個普賢菩薩發脾氣了；普賢菩薩怎麼會發脾氣呢？這是以凡夫之見來想。凡夫，你說他一個不對他就發脾氣了，也這樣想：「菩薩也是這樣！」這是不對的。那麼昨天講得不對，今天也講得不對，明天講得還不對；那麼沒有法子往對裡講。你要認為不對，什麼都是不對的；你要認為對，甚麼都是對的了。OK！你看！我自己講自己也聽著很可笑的。

「一一塵中諸樹王」：在這一粒微塵裡邊，有一切的菩提樹王。「種種莊嚴悉垂布」：種種的莊嚴，不是一種的莊嚴悉垂布。這個菩提樹是七寶所莊嚴的，所以說「種種莊嚴悉垂布」：「悉垂布」：向下來垂布。「十方國土皆同現」：十方的國土同時都現在這一個城裡邊；不單菩提樹能在一個城裡頭容納，十方國土都能容納，「皆同現。」「如是一切無差別」：有這國土

像這樣的，沒有分別。

弟子：虛無飄渺？

師父：「虛」就是虛空的虛；有無的「無」；「飄渺」就是不實在。這麼飄飄搖搖地動盪著，那叫「飄渺」，就是沒有邊際。

一一城內微塵眾，悉共圍繞人中主，出過一切遍世間，亦不迫隘相雜亂。
一一城中無量光，普遍十方諸國度，悉現諸佛菩提行，一切剎海無差別。
一一城中無量身，變化如雲普周遍，以佛神通導群品，十方國土亦無別。
一一城中說眾法，其法清淨如輪轉，種種方便自在門，一切皆演無差別。
一塵普演諸佛音，沖滿法器諸眾生，遍住剎海無央劫，如是音聲亦無異。

「一一城內微塵眾，悉共圍繞人中主。」你們各位來研究一下，「一一城內微塵眾」，每一粒微塵裡邊，能容納十方無量的諸佛國土；十方無量的諸佛國土裡邊所有的微塵，都在一粒微塵裡邊那兒包括著。那麼在一粒微塵裡邊有這個眾微塵，這個眾微塵你說它會不會守規矩？不會守規矩。七上八下；你看這微塵，這個往上飛，那個就往下落；那個往橫飛，那個就往豎飛。上下都這個各走各的路。那一粒小的微塵，它不管你佛這裡轉法輪是不轉法輪，它願意往上去，就忽忽悠悠地往上去了；願意往下去，它又往下去了。你也不聽我招呼；我也不聽你招呼：這叫亂，也是亂七八糟地。所以你怎麼能怪這個口不聽心裡的招呼呢？這是不足怪的。

你又怎麼能怪，說是，「哦！我生一個兒子，不孝順父母；生一個女也不孝順媽媽。這麼不聽話，一天到晚跑到外邊去不知道幹甚麼！」唉！這是很難怪的！自己心裡想要支配這個口，叫它講甚麼話，它都有的時候就不聽招呼，它就不講那個話；那麼又何況一個沒有本事的師父，怎麼可以叫所有的有本事的弟子都聽話？這沒有辦法的。但是就是try（試），或者那麼一萬個裡頭，十萬個裡頭，百萬個裡頭，千萬個裡頭，有一個那麼能成就大善知識，這也已經夠了。所以不要希望太高了；因為不希望太高，所以甚麼事情都可以的。「悉共圍繞人中主。」這個微塵雖然這麼眾多。這微塵就是代表眾生，就是微塵那麼多的眾生，在一粒微塵裡頭，有所有的微塵那麼多眾生。「悉共圍繞人中主」：都在那兒圍繞著佛，在那兒好像非常渴，非常餓的時候；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那麼現在沒有法水，沒有法食，都等著要飲這個法水，吃這個法食，所以都圍繞「人中主。」

那麼這些個眾生，大約裡邊的貪心又多一半。這個眾生裡邊多一半有貪心的，少一半呢是影響眾。多一半呢，就想要到那兒，「哎！我吃多一點，我吃多一點。」這個貪心都很多的！

「出過一切遍世間」：「人中主」就是佛，在這個一粒微塵裡頭說法，超出一切。你以為這個一粒微塵裡邊小嗎？可是所有的世界都在這一粒微塵裡頭容納著，所以「出過一切遍世間」，超過一切的世界，它能普遍這個十方的世界。「亦不迫隘相雜亂。」方才我雖然說是「亂七八糟的」，這又是講錯了。它「不迫隘」，見著這句經文就明白前一句了。「亦不迫隘」，也那個裡頭不會見著那個地方是小了。一粒微塵裡頭是很小，不迫隘，在裡邊你也碰不著我，我也碰不著你，還是互相不會打架的，在那兒地方很好的。你也有座位，它也有座位，不會 no enough room的；一定enough room。「相雜亂」：也不會亂的，還很整齊的。哪一個世界還是哪一個世界，哪一個眾生還是哪一個眾生；不會說在這一粒微塵的眾生和眾生，碰到一起都擠扁扁了，甚至於都擠死了，在那兒。不會的！不要擔心這個。

你不要「看《三國》掉眼淚，替古人擔憂。」有的人看《三國》，看看就掉眼淚了；掉眼淚就是哭。這叫「替古人擔憂」，替古人來憂愁。所以這一粒微塵容納十方世界，你不要以為把這個十方世界都擠得那麼小；那眾生不都死了嗎？不會的！佛法就是不可思議。那麼說，「說這個幹甚麼？」說這個就叫你人也不可思議，叫你人沒有那麼個執著。你看那一粒微塵能容納十方世界，你何必那麼執著？如果你有了神通，你也能那樣子；你也可以「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裡轉大法輪！」那麼這這是說每一粒微塵。

「一一塵中無量光。」前邊那個是「無差別」，那麼多的無差別；這個四句偈頌就是那「光無差別。」「一一塵中無量光」：那光是沒有數量。「普遍十方諸國土」：普遍到十方一切國土去。「悉現諸佛菩提行」：完全把諸佛那個菩提行，以前修行怎麼樣修行這種的方法都示現出來。「一切剎海無差別」：所以在一切世界的裡邊，這種光都無差別。「一一塵中無量身」：在每一粒微塵裡邊有無量佛身，有無量菩薩身，有無量聲聞、緣覺身，又有無量天人的身，又有無量人的身，也有其他的無量眾生的身。「變化如雲普周遍」：那個變化如雲，就像雲那麼樣子，滿天都是雲了。「以佛神通導群品」：用佛神通來教化一切的眾生。「十方國土亦無別」：十方國土都是這樣的，都是沒有差別的。

「一一塵中說眾法」：在每一粒微塵裡邊都說一切的諸法實像。「其法清淨如輪轉」：這個說的法也是清淨，轉的法輪也是清淨；清淨法輪說清淨法，清淨法轉這個清淨的法輪。「種種方便自在門」：這個時候隨心如意，願意怎麼樣怎麼樣。這「種種方便自在門」：很自在的這些個法門。「一切皆演無差別」：所有說的法都是沒有差別的。「一塵普演諸佛音」：在一粒微塵裡頭，普遍說所有佛的音聲。「充滿法器諸眾生」：這種法音，充滿一切法器的眾生心裡邊。「遍住剎海無央劫」：遍住所有的剎海「無央數」：沒有數那麼多的劫。「如是音聲亦無異」：這個演說佛的音聲這種性也是沒有差別的。

（弟子：「一一城內微塵眾，悉共圍繞人中王」，那個眾多，微塵眾？）

師父：那是眾生；微塵數的眾生，（此處脫文）……塵內所有的微塵數那麼多的眾生。「人中主」：人中王啊是人中主？「人中」，我這個是個主字；你們那是甚麼？「人中主」就是佛。說是這一粒微塵裡邊那麼多眾生，都是圍繞恭敬，恭養這個人中主，這個人中的佛。……（此處脫文）「微塵眾」不是微塵，是微塵眾那麼多的眾生。因為要是微塵，那麼多的微塵的話，那個微塵是一個無情的東西，它不會繞。「悉共圍繞人中主」：圍繞人中主一定是有情的眾生。

（弟子的問話聽不清楚。）

上人：就是說很大，超過一切。這「出過」就是超過一切；超過一切怎麼樣超過呢？就遍世間，它遍滿世間。

（弟子的問話聽不清楚。）

上人：是這個世界這一粒微塵就超過那個一切的世界。「亦不迫隘相雜亂」：就是方才我說那個不會互相擠死。一粒微塵也就超過一切世界，遍滿世間。這可以說是這個眾生也是遍滿世間，那個一粒微塵呢，也遍滿世間。很多的眾生在那一粒圍塵裡邊，還不會互相這麼，沒有地方。（此處脫文）……有道理，《華嚴經》上的道理都是沒有的。（此處脫文）……智慧眼一看，看得很清楚，真是這樣子。

剎海無量妙莊嚴，於一塵中無不入，如是諸佛神通力，一切皆由業性起。
一一塵中三世佛，隨其所樂悉令見，體性無來亦無去，以願力故遍世間。

在經文上常常說的重複的句子，這個意思都差不多。可是再要往深了研究，它就各有各的不同的地方。這是說「剎海無量」：那麼剎海無量和無量剎海是一樣的？不是的。這個剎海是說的「剎海無量妙莊嚴。」這個不是無量剎海，是無量的「妙莊嚴」；這個「莊嚴」是無窮無盡的。「於一塵中無不入」：這種莊嚴在每一粒微塵裡邊都顯現出來，但是還不會雜亂，清清楚楚的。這是甚麼原因呢？甚麼道理它這樣子呢？「如是諸佛神通力」：這就是諸佛這種不可思議的廣大神通的力量。「一切皆由業性起」：那麼由諸佛的神通力，也是由眾生這個業性所生起的。「一一塵中三世佛」：每一粒微塵裡邊有三世諸佛，在那兒轉法輪教化眾生。「隨其所樂悉令見」：隨眾生所歡喜見的，就令眾生能見著。「體性無來亦無去」：那麼在諸佛的份上來講，他的體性是不來不去的。「以願力故遍世間」：就因為諸佛廣大的願力，才普遍現於世間。〈世界成就品第四〉到此為止。